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四冊目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録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二）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
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二）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書　時事出處

與趙帥書　子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鄰附籍事官司皆已施行但此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户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非已附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況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爲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鄰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去處即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疎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即須論訴鄉人以爲不申附之罪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擾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户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數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鄰某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須四隣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關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討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

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
不美觀矣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車責民間徒
被搔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
意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牓編排甲
户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及
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向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
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煩官司不

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
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
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
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
爲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僞印圖牓
到熹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
印本因思如此乃是爲實前謗遂報諸人罷其
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爲穩便乎向嘗稟喻
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
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爲之於義既不可於

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二則不能如
法篤一爲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
恐急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白意然
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 與一本作答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已者既而思之言語過
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
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產鹽錢州縣
自合給鹽償之今既例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椎
賣議者之言亦未爲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

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丈入閩正值沈漕罷去
王與道任責之後亦深以此爲疑後不得已竟
復榷之想亦是別無擘畫處也不知使司今欲
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且如此暗行貨賣姑
爲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者若遂相
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
名之賦自我而始況泉漳興化未體一同勢必
援例公行則其爲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
乞深思少緩發之不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
手劄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爲然更以書白廟堂

論公亦嘗慨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祠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監事者頗及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昌士人無禮教官事幾爲要路所擠今日風俗大抵不甚歸是令人憤懣伏想高懷於此必有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旱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槁苗尚可救否此中燥濕不均山間有頗得雨處有極枯槁處度其勢短長相補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

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患些小米穀爲他處般販則亦無以爲繼而實有飢餓之憂以速變亂耳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近聞永嘉亦有米可來此皆不可不早爲之計如福州閉米則此間米不可仰近觀其所處置却又是禁上流攔米及遣人來收糴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吾之境內譬如一家之中二子皆飢乃奪甲以哺乙耳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以爲然否幸以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癸未陳應之守建時禁港甚嚴而汪丈在福州

一無所問此最爲得其後趙清卿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在建與之爭王瞻叔在福州則任希絶在建與之爭三公雖悍然卒不能奪建人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於民而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慮大建劍之俗一有紛紜則將爲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只如建寧向來憂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説不得般米下船然後村落獲濟城中又泝流發米以

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爲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説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爲一路之計筭其長者而爲之耳聞延平積粟皆已匱竭此可深憂宜撤諸州照例禁港不得般[illegible]村米無致將來闕食生事大凡盜賊皆起於深山遠官府處不可不慮也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招邀運致外道米斛入界乃爲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勝本路如温台則粒米狼戾今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也如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少

必不若且看將來如他處米來多即不須糴若
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間晚禾成熟後方可
糴此理的然前日書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爲
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與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知
到城中居甚處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曾
言之否閩汀寇甚熾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
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
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
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
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
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
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討盜起縣分合
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
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
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
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
時接見賓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此謂平日之是大闕今說得可備萬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効若只

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
閩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
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宄本
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
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
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
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喚得商榮者
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
欽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
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
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遥爲
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
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
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
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
相犄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歉供億之費不
貲不知何以爲計耳聞沙縣宰頗有才南劒推
官趙師淵劒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
劒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
談恐或可裨思慮之所不及相見煩爲言之前

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聞行下建劍云恐上流州郡關米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更不施行仍委[illegible]州逐縣隨宜相度措置儲蓄以備賑恤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鄉兵二事甚可慮西南處衝突此北處曾經此間諸公只宋倉尚可告語然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亦未有長策即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嗣便託

渠先發此書此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與趙帥書

熹竊聞究心荒政以爲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蓄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關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貴亡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爲無補也又聞浙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爲收糴以勸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廢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漑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筭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閤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

必盡乎利病之實也熹闇疎闊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覺其可厭而未能遽已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狂妄之罪亦惟并亮之也官自運米弊病百端須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欲掊拾發舉官吏乃劾縣葉簿即黃丞之表弟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致雖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然亦可采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過之頗厚凡百更

亟下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人嘗記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特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疎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息也諸公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禧輩議論無甚可採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温公兩篇當爲章悖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不可

以爲後世法也使紹聖元符之間羣小得此蹤蹟豈不爲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鑒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録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意以爲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爲感又蒙軫其乏絶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爲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爲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虚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瀆台聽不審高明

以近日所處劉家與庫事爲如何若熹鄙見則竊以爲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窺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爲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讒絶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

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祈望之切并幾台照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儒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豪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恐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豪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約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已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何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議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歉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眞者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為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究之計最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為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illegible]除官其後乃聞盧帥王希呂奏虜為契丹遺種大石林牙所襲失亡以殘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卻云湯海所襲虜亦不得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為此虜猖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謂未必得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僭擬凌斥特為虛聲以懼我耳然朝廷已為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正彭頡王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其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地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略無警惕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咎避位之章舉朝嬉何相倚為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為明主忠言以指陳時弊闕失固邦本達民情者開其訐及天

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爲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不以爲慮耶熹以爲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極言於上勸以博詢羣臣深求己闕之失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寄陳秘計然後爲論事哉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亳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小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況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固無諸公之嫌而上心不忘使者寵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斥之域也亦何惜而不爲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爲此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

上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免於晚節浮沈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熹竊以上思見故老有所咨詢非獨備常儀禮之所爲而得林壑之人書側聞丞相亦有意於此久矣朝廷不得忠懇且以向來嘗以此言因循未果乃復有此幾會誠不可失計今或已在道矣胷中事不足言今日之憂正在將驕卒惰習於燕安朝堂無經遠之謀近列無肅規之資州郡乏明賞賢知伏藏軍政弄於刑臣邦憲屬於豪吏民窮兵怨久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於顓臾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并伯書云熹大有學易之意誠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熹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

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熹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韙近得泉州黃寺丞書云陳休齋病中嘗爲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爲其女求嫁資令其兒語復以稟聞熹實不記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旣而思之此老之意止是欲令熹與黃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故設

此言以發之意丞相閔其屬纊深悲之言必當惻然憐之也故敢因黃回便先附此劄其詳黃必具稟熹更不敢覼縷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勲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

以良奢自佑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守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羣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揣分守當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諄罄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爲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尤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高言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孔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共以爲憂然熹淺陋竊以爲境外之虞未足憂而譴告之深爲可畏也今朝廷於此不足慮者旣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其甚忽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以有故

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嘗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發憤之思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庇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僅三四易紙收

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彊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無收殺只得封納可用與否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工識字體者倩那取正其墨水漫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滅乃佳碑額元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并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別紙具呈更詳酌恐可略脩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丈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

善類方以爲喜今乃以區區一方贍鄰之故輕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然急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鹽不能無弊閩中今亦尚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

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乞一過目又如牛年年不能不離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漆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款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不敢默默僭易及此愧悚亡已欽夫甚欲圖有賴於衛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率行版曹文書不依

省自限所先期下了民困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
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校此其勢
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略無忠言奇策以開廣德
意而所以椓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奈何學
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
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
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
恨地遠不得攜以請教閑中又無人抄寫拜呈
深以爲恨耳益遠聲光伏幾爲斯道斯民千萬
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
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
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
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
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
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
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
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
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況既

益聲横逆口語玷黙之禍上及前賢爲
可攻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
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
性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
較彊弱爭勝負者蓋恐其未能有補於世
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
謗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
但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
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況所
固有嫌於時者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經之類

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
偶爲刻稽作感興詩遂爲諸生注釋以爲
而納之憲諫此數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
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
直觸此發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使乞寢罷
文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熹今
狀申使府欲望特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
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
也如其不然此事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
足道正恐以是反爲此道無窮之害耳

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徳慶刊本
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
切處多不滿人意耳序中所用善學聖
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
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
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齊戒則兼詆釋迦
一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
室邑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
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
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貽為道學之害
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辨
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
豈有憚於此耶蒙喻欲夫說曾點處鄙
近已於中庸或問鳶魚章內說破蓋明
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已意說
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
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
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體小可便
而以必整理者為過當非獨此事為然
見揚子直說是最迂僻之曰先儒經解

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
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
在下此為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
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
恭亦深以為然為換却發學易傳籤子以此論
之則今者所諭猶若有所未盡也如何如何近
傳得一文字祇據某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
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為便而
仕於廣右者無一人不以州縣窘乏為言近又
細詢只桂州諸邑之鈔已是不免箕斂村賈凡
此皆與莘野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
尚欲高明更加詢究籌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
之也其范守文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
有所取則彼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
人之所不忍棄也僭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
察

答詹帥書

伏蒙開諭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為所
著未成次第每經翻閱必有脩改是於中心實
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

來方爲羣小反日竊味張賢卽戒欲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之旨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
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
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爲病
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
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挹之此稷下弄陵
所以甚坑焚黨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諭公以
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爲說則亦無可言者但兩
年以來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
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

改終覺有病者今不免就所亦印本改定納呈
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即見前日之繆本誠可傳
之者削而焚之上也鑴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
則姑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
可此則最爲下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
粗滿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談無
非自愛而貫之實懼其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
斯道斯民而反爲之禍也伏惟兆鑒試深思之
若能斷然用熹所陳之上策則並前此兩次公
狀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以前狀未蒙省付

曾今再納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久刻來
成俗人背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即納去
次孟子說深已不幸無復增脩刻亦無害恐未
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大事記甚精密
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
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智慮豈復能辦此事
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謂
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
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
心術彊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

伯恭侍郎丈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邊幅當爲深
歎息也楊子直近爲趙帥招致入蜀不知已發
臨川未尚未得書也此間官鹽利病參半而臨
汀受弊爲尤甚趙帥欲更之而諸司議多不協
至有遷言子直亦遭指目興事之難蓋如此錄
示與笑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尤見所以因時
救弊加惠一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無關乏否
賣鈔果無科擾否將來不至復爲招糴折苗之
計否近見一相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患闕其
論此事甚悉云家帑有數十年平日亦嘗深持

鈔鹽之論今得家問乃知此有不易行者此必
鄉間之公論聞張已移廣西漕必相見面叩也
此人亦甚有志節必不苟合□問與之更與詳細
反復辨論遠方傳聞其人未必皆賢而言未必
皆可信也若於此事本無所預出位而言非其
職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己也但欲慕道德之深
得之傳聞之眾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
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耳今既蒙喻逮
切至到茲亦未有以灼然見其無可疑者且以
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

計遠慮屢省其成有所未便隨事變通使不失
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固不必深徇而
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只如諸州條給後
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
既罷去雖得朝廷及諸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
家之俸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辦若不從行裁
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己贓法則只此
一項終為久遠之害又不如他事如何恐亦合
討論究索預為之防也聞中□□郡上四州不產
鹽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

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
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
利病大率如前所二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
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為病也不知今廣西
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為錢幾何鈔鹽
一斤為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
有不□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
見邵□七郡四州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於
辦課□然捉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
為討論□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

□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學
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未刻不敢復以
舊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教也中庸
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
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
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真若論語孟子二書皆
察明服似此者破則鄙拙幸甚今日之憂久矣
而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
□為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
□□必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依倆

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愨之爲愈也太極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同附呈欲乞并賜詳酌而去留之序甚白鹿堂揭示以時世華行言之不當在高君之前亦乞改正仍以高氏修學門庭爲目其教官後語所謂欣然無吝色以下數語似該目以此書已就而喜於流行者尤爲非便區區此則若知其所已有流傳之意即不敢承命納呈矣今若毁棄此序固無所施如其不然即乞易去此言及下文數句乃爲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并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生分校者有疎密不免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脩改處甚多不免稍留來使助其口食令更俟三五日方得了畢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不免重刊即不若依舊本作夾注於體尤宜向見子直道晁景迂之說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經之意若不再刊不必議也若但脩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人覷自監臨贊那字數減處空闕不妨多處不分作兩行如夾注狀不可使以此本直付匠者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曾改得又復爲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見以爲粗免疎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易若隨時脩版即版有不勝脩者且亦無時而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者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熹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刻行遣而已也懷不能已再此具稟伏乞台照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爲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不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數刻剝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荒田土其良田則爲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爲王土實無常得少霑恩澤殆與化外羈縻州卓無異甚可痛也近因户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狀復業然

正一事在家人姓下以為便縣吏鄉司不以為
便者莫之無見識樂於簡者不以為便往往皆
欲以此為浮語肴惑上下獨有貧民下户欲行此
事有同飢渴而其冬生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
任監司妄有申述以格成命使首之鼓舞者今
變而為咨嗟首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顧
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
所幸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
而汀州歲實大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力
可以倚辦決今不為編恐向後難得似此幾會

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晰前項利害明述取旨
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臣趁此農隙疾速推
行庶幾永為一方久遠之利

與王漕劄

熹伏蒙鐫教并番即日秋陽尚驕伏惟府治清暇台
候萬福不勝感感熹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
既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財賦源流之
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為要切
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
明見其平闊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

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下問再拜誦懌俾盡其
說此事既非今日之急而其條目繁多亦有非
熹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務得使司於
此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illegible]
略之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使官享其利
而民不以為病州縣可以近脩而漕司不失歲
輸之實而已[illegible]然此
事乃在使司審熟討論而後可發非一旦
猝然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
不過視部內被災之稍重者使之實檢放[illegible]

[illegible]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
各展一月其以縣日言之於剝而其可行者
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
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稍得有所顧籍而不
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illegible]保其家族
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
則視荒歉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
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

縣勸民廣種大小麥雜豆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隨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司有錢則借而爲之亦不爲侵官也鄙意如此未知當否姑以仰塞下問之勤伏望裁擇行下幸甚幸甚山間之旱日甚一日祈禱經月略不見効連日隨衆登山祈神周視一村太半焦赤竊此四十餘年未嘗有今日之旱令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奈何奈何使還具此布謝冗迫不能多作字伏乞台察

與周丞相書

熹杜門屏跡無用於世一昨不相知其如此特加除用使得仰奉列聖真遊香火於受命之邦感慨之餘方竊自幸而未及半歲遽被恩綸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來吏部經由出示所被賜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不自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方自擬辭躬臨遣聞命惴惴不知所爲既而方知正以

丞相關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惟丞相前日之賜不終而虛爲此紛紛也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能去然腹心之患再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勢若不自揆冒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躋亦或反貽丞相軫念之憂故今輒有劄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陶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祧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還墓道無復有遺恨矣熹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叡聖聰明無由趨拜下風以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爲國家益隆寶衛亟躋元宰以慰四海具瞻之望熹不勝祈懇願望之至並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承惠問未能一一奉報吝卿又承近教獲審比日雨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禍及幼稚第三女子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苦之極殆無以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惱日覺疲

悴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當路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爲福而日下便失祠祿又須來春關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況未請之間敵機一發又未必敢更請祠衰老患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不遺下燭幽隱力沮邪議袞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 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竟得言歸今所遣人乃空手來而所賜教中見喻若又非熹之所

病也區區之意正爲禮節之間有不能强顔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之此豈可信敢使可信吾亦豈可爲此而屈哉老大杌揑無復餘念於此世顧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一吐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違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熹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欲而彊之以其所不堪也哉再遣此人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念使得早歸千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此間糴米若干等其一已遷併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皆高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户口數萬建昌四鄉中到計一月已當米以千石餘雖艱倂未到然以鄉計之尚當七倍於此則一月已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諭上户所得可給一月御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糴到錢再糴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未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許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即所欠尚有月

餘之方欲借或可借得大參都昌小户尤多恐用米數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左很狽矣欲乞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以慰安善良弭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周丞相劄子 六月

熹屬區此來竊知曾出丞相推挽之力向之所以次且而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會遂得一見聖主吐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此僥倖有以效其愚於左右而事乃有出於生乎意料之所不及者卒煩爲相委曲調護然後得以

遜避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
厚矣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
數舍深念此行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
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既紛紜而所坐之罪
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憂懼謹以
公狀申省因輒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徧詣公府
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者之中狀詞尤詳且
見本末伏望鈞慈取以奏禀早賜譴黜而改命
使臣則庶幾猶可以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
幸甚抑以熹之無狀辱知不為不久而未嘗少

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出而
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
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
及外自近而遠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
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為
固位之術卑籠媚嫉以為植黨之計則固前人
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
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
轍也干冒威尊幷深恐懼

與留參政劄子

熹不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參政所以
不遺獎借不後於衆人越自頃年叨被改秩之
恩參政實掌書命褒與之詞已浮其實而所以
告戒之者又若發其不能保之晚節不終之難
此其所以受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亦知
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
疏遠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
力然每起輒仆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
雖獲扶病進窺清光然獨未及一見參政而衰
病復作遂以煩言遜避引去切聞進呈之際參

政猶欲少加寬貸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
君子之門也愚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階念求
章所指在臣子為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
目以見吏民今輒具狀申省待罪幷具劄目禀
劄伏惟樞政之餘少賜垂念使熹便即得罪而
江西不久闕官則所以寬其後咎鐫責者莫大
於此庶幾收之桑榆有以率勵前日丁寧眷予
之意幸甚熹素苦病目作字不成瀆問之初遂
獨草率并望鈞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劄子

負罪以來奉頭鼠竄偕塗酷暑不可休當連
日行衢信建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晝羣行道旁
居民多爲所食哭泣相聞無所赴訴惟倚薄
尤竊憂懼茲幸偶不相值得以善達田舍人還
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而丞
相賜書開喻勤至又增悚怍理合拜命即日祇
塗而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
大愛惜事體量度重輕必未能別爲處分則熹
之孤蹤只合杜門屛迹以俟議論之定未容冒
此疑似出備使令未論後患如何但只如此行
止便已非熹夙心且如向來退避七年及今乃
能一出猶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
之意非專爲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
矣今日之事亦何以異此耶又且久稽上命心
不遑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訓詞已極溫厚而
熹實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批江西前
月亦已闕兩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
至生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
無根而已也若論私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
祠祿今適書牙貧窮之態不言可知江西迸兵

又已遣去只此亦足以是私稱使之往還勢亦
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
致紛紜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一事尤係利害昨
聞去歲朝堂之議欲使今袁少卿易處易鎮而
丞相以爲贛卒悍而袁性剛不可不慮此見高
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因京守經由漳
治贛卒之橫其黨首端又非袁之比矣弊從滄
急自度亦似不在袁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
直不容回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
敢援此自言者政恐復如頃年避奪牛之嫌而
自西北東璇動兩路竟歲不寧也今不獲已聊
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右之不可行耳熹已有
公狀申省及具劄子徧扣諸公之門矣又有封
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悉投進不得
亦於狀內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間全不敢及前
事亦已切前書枉劾曲蒙聽受不勝反側區區
亦尚欲有所言以承遣人不暇然在私計天下
之事則未嘗不爲丞相惜此歲月幾會也
熹頃有私懇率易干瀆昨過玉山見其邑宰鄭
君乃十二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陞廣陽

絕及此再見恍然如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為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其人溫譜有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摧敗日久其勢必不能支嘗作文字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祠務添倅或營幕之屬仍屬熹為面禀昨來忽忽不暇它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禀知不審已蒙鈞念否熹後來不得其書想其事勢只有急迫儻蒙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黃大監求存亦云向來蒙恩奉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禀丞相不知鈞慈如何屬熹乘間言之不敢不達其意并乞垂照

未能自脫乃欲為左右言良覺可笑伏惟宏度有以容之

答劉滔書

熹平生戇拙無以適人揣分自安非有他望公朝過聽拔用過宜方起輙仆上累聖德之知於此再矣尚賴皇明洞照幽隱所以矜全撫循有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彊扶衰朽起奉明詔而内變孤危尚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攻有不容自力者以是低佪顧慮反復熟思引義陳既詞旨不凡三復竦然敢不斂衽然削請已亡

歿一二日當有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為大幸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劾幸上照知申以嚴譴行有非小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除未敢即引適耳祠請之上勢必可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考異

第一與趙帥書　与一作答

書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戊戌八月十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已當徹聽日先所遣人還拜領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既恩奉祠得請又出陶鑄尤以御戢然而丞相方且歉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為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己之周又不自勝其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嬾名之聆由荷記存此於禮律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以避伉自列而彼黜之亦內揆於心尚覺未免上九鞶帶之嫌況於他人豈容戶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託以為號令此何名也哉又況溫陵之行情狀未白此必怏怏尚有餘言且其為人亦若頗有時譽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為之不平者與聽得以藉口則非獨為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為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太分公道正之道翩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此則小患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至於左右拘牽俗累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引子遍懇諸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微懷乃荷大賜昨辭還秩想亦已家鈞念若使未上得年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再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僕可為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為上之故近列有被薦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吾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久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闊柰何柰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可便得歸否但遲滯之見書中已說熹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入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

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
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
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
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擬援留取閑漢在山
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
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
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麽死了底何
限顧此僞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
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
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乃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
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
未聞可報跼蹐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
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
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僥
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
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
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
粗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

勾當一箇身心尚且柰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
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諳
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
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
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
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
以思慄慄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
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絶流輩
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
之重而不慮其蹶跌狼狽以爲知人之明也辭

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朝論又
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
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
如所傳則狂躁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寧闔
門却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
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炎象矣萬一再辭
不得即不免東裹糇糧爲生行死歸之計然當
且訪於前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
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卜筆
墨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細繹而面諸

集 311 021

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
也

與周丞相書

熹間者側聞光麻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
外交慶熹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
奏記少見下懷瞻望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
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喻丁寧眷念有加尤深
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所措
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鈞聽則
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泛參以進職

近例爲請伏惟小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
與熹之辭受其當否得失已曉然矣蓋朝廷於
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偶失參照則亦未爲大
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
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
容但已蓋與其閔默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
榮耀也然熹之本心亦豈樂爲是亢激若狀中
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力陳之庶幾聖
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之幸
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

爲無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尚荷開納
愧悚良深顧今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
爲門館計矣袁侍郎歸來道間一見語及未款
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甚未能自
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
生無從復望履舄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
愛熹不勝至願

與李誠父書 己酉五月二日

久不拜狀茲聞深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職深以
爲慰比日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

不試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人弟子既不足
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
蓋非常人之比況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
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
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
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
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當日往還厚善之私深
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
上而陽長於下政事修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衰懶深厚不

敢效常人進謏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為如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寀責此相輕之甚謂兄必不能為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辯冤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為賢者之累尤以慚悚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煩門見扣之狀若作呈區

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卻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已盍平生爲害只是而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云如有差妄卻與此事體不同若是不等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但名位超躐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國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晚如此精力皆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假諫人者何足事

之遲耶觀二諫之去江貢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斡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鷙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詳且切矣而東西掠乃為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窒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況前輩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非既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枚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為計此等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剗之此公雖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為人須力

從史之以遠為上稍遲一日即壞一口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忍曰互盡曰將以有為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禍根卻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誠曰無後段不知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甚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見否閩漕曾與之鄰居极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

同戈奮擊且得不為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憒憒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月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為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熹向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二萬[illegible]減其四萬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甚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區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害之必不至大為民害今復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為此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得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為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為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為迂闊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鮮矣[illegible]凡所發[illegible]此端此[illegible]已為彼等所惡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為平生議[illegible]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illegible]不論甚事皆從此話上指出夫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說[illegible]而易操矣若[illegible]此諾別為一書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為一事則內外精粗不以[illegible]而其不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illegible]然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因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兄弟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深除內脩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安安放倒

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祭職事計亦黙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善而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已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不勝幸甚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齊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欿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惟若熹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闊踈其於時事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行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熹亦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爲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以短拙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鐫諭丁寧褒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淩兢誠宜即日拜命使道之官服勤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劄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丞相因公詳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爲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從退處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衰病之實謂尚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間甚煩陶鑄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使與祠祿之爲便可抑僥倖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朝綱者甚悉中外之望熹雖愚陋亦不勝其喜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爲宗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不衰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治亂之

機而皆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爲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由伏謁黃閤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惓惓伏惟上爲國家俯爲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真切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異色濃淡行道敬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欲數出於手略勉强作此率略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幸甚甚　熹皇恐上覆

與留丞相劄子　乙卯十月二日

熹竊以中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頃以衰疾再辭恩命方懼僭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爲敷奏改畀符竹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那移闕次不一而止倍覺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閙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目疾浸以增加臨涖雖名事簡然一郡千里生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喪身之故漫不加省而委之他人豈得自公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日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爲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祿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熹必求閑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爲蔑薄詔除而加以傲上無禮之罪者是以今者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祿爲請蓋已出於迫無聊之計而陰於今日首荷求之識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

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祿使得休養神明遊遠謗誹庶幾未死之間及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衆賢彙進姦言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田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明目開口爲太平之民其與懷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身於吏民之上者屈伸苦樂萬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之請願垂意焉然此已爲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見次則又不必隣郡增創以致人言但與祠

竊乃此種物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
日灑埽之勞於門下而丞相知之之深念之之
悉至於如此故熹不敢不盡其愚伏惟丞相擇
而處之千萬幸甚未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爲兩
宮倍保崇重永扶公道以福合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
及先賢若非神聖靈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
肖而已負此悚惕無以自容竟不免臨漳之
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此其橫斂擾民爲害有大

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
洩此意若過劒福得左右在彼面議乃幸或出
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
體本自生疎又多時不出意思疎懶既承當了
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
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
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
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賈田舉子
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恐
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官不如紋散既可懲

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豪民坐欠催督
費力此兆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抵事
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筭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機爲却如此才無討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
旬便得接濟極爲利便但支米官獨員自支或
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
收輕米浥惡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舁

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
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爲三月一支
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
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
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
誠爲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
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
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
舉因循積弊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
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其弊

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
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添云仍攜關集諸附籍
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以上）仍於
後項立法支米以論其私（三貝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
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
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爲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户人户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户送納租課諸鄉人户
回納息米今佃户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
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

而無敢催督之者訪米人户間有形勢之家詭
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
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爲納
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謗而姑爲避
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
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
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㴱沙常平社
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
適值大赦遂言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
俗視傚今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己物歲久月

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
司勘判監納佃户即令召人刻佃則數年之後
根本廢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
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
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
支供給錢若干（若折米）遂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
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
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爲善）

與陳憲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黃尉不納軍
糧營私廢職致寨兵飢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
具狀申省部諸司倒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
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
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因已愕然續得勘
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住行起發不惟熹竊疑
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怪以爲使臺舉措不應如
此熹雖已具回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
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前此申狀初不謂其

以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已蒙台察
否如何也然兩日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
區區敢容私意正爲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欠闕
軍糧事勢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
事體削弱不能使人向後迭相放效無所栗畏
萬一旦稍有緩急事將有不可勝慮者所以
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欲遽
爾具奏既見使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
處而不意一旦自爲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
刑郎中以清名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

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意也熹昨已具狀申
省部諸司乞避此嫌又念台慈顧遇過厚不應
遽爾妄發遂且引郤區區衰病雖已求去然一
郡之防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
不能已而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
惡而無爲因循中輟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
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閤下之光也頃年
嘗讀鄱陽去郡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辭之
語嘗竊壯之以爲此眞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
直之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

容夫度外逆耳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
惟幸察

與鄒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
叨蒙誤恩假守遠郡南來吾謂若幸無他疾痛
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
此依準通融酌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
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
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
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

前郤首尾兩端之意退而詳究巨細本末不敢
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竊意無他議
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
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
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
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
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
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
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
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

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疆顏扶病亦不虛為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荒散錫安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把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踈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消耗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什伍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為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能者如此使熹學從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為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于下執事伏惟共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illegible]之至

與趙帥書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不可同日而語適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嘗封入告當復以何為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illegible]縛之憂因來寄喻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剩員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饋運防緩急戍則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

甚自然不敢退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
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
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冒濫
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
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
人尤爲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
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
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
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逃去并與部轄
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俾捕甚急此等之

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
者在帥司亦合一一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
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
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秋帳本名之下
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揖則猶
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
必及次高墻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
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 辛亥三月二十三日

竊見元降指揮將每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差
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户只在本州界
內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見幽遠務從寬恤之
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所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
方始被受則船户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
不省察遂行追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
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户畏
憚不齊如期到岸聽候點檢欲望使司特賜
明乞降指揮令後當番船隻逐集到岸日下差
官點視即隨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
自守臣專切措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

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爲利便恐或未欲如
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
户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
致誤事

答陳漕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
申聞伏想已塵台覽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準
使牒便令差官熹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
近聞朝論大以爲不然此亦小事不欲固爭姑
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事蓋

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仗不須差人龍巖山
多田少只一劉尉亦嘉士人嘗從王亞夫游頗
知經界利病足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
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廣而官吏
貴區處而簿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使只有一
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
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
[illegible]有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既未
即施行即且小做詳細差擬庶得其人乃為有
補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已具公狀申述拱俟回

降即當遵稟

與留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疏闢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
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開命之日已是
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俟十月
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
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必不
致有誤事但此章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
家右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
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

何如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
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惟於騰口閒說之
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坌泥塗之中上
為國家均愛赤子而徼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
避敗軀自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劾而歸不
敢遊丞相陶鈞之內矣熹以本郡不曾被受省
劄不敢具申只因漕司狀撿謄錄一通冒瀆
鈞聽竊聞省已為減錢物額知已下漕司亦當
一面條具申稟彼司聽候分更望廟堂力賜
主張使有發行出納之吝則非熹之幸乃

此邦之幸亦此邦之幸乃此民之幸也國家愛
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傷之詔令所盼
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為言而其所以
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為禁止而陰實縱
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主在御丞相秉
鈞豈忍為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冒越進所
聞中間伏奉手教開納誨諭周至三復以還其
惶交集然邀聽累月竟未聞公論之勝邪說之
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以消當消而反
勝者則有之矣州縣遲留不合議此惟丞相主

圖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區區吐露激切不勝
依仰敢乞上爲兩宮丕加鼎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
行經界以底疲甿方幸得以盡竭駑頓仰副使
令而不幸遽聞長男之訃悲痛不堪自度精神
思慮將有不可得而強勉者已具公劄申稟乞
賜陶鑄曾觀者遣使得以歸營喪葬收拾孤
孀切望哀憐早賜敷奏千萬千萬甚懇又有愚懇
本州判官黃錢假滿百日依條離任念其貧窮

已許爲伸請祠祿之懇不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
食言并有劄子乞以納伏惟鈞慈不忍一物
之失其所并賜垂念則不唯集機之幸亦區區之
幸也方寸迷亂言無論次伏紙不勝皇恐俟罪
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並以長子非命傷私計
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
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遐鄉之意伏讀反
復不知所爲某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即非
染瘴不知趙倅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
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
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
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
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盡丞相察其素懇
而陶鑄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并資所不當得
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露
悲從欲之報也計若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
但今郡中却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

來所乞蠲免經總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
計郡中自可樁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
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
除減無額一頃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
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
登忠言直節不幸殞死欲望聖恩特與恩澤褒
錄其家二事並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
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
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
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

州郡而下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位卑
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
其罷久矣兹者又蒙垂諭訪厥尤切感歎此事
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
羣言胥動嘩然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
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深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
少其力能沮說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
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
墻之下承時候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
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結

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
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肉骨之恩矣
昨來陳憲云若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
行賈聞之無不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
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
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陷門舍
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
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
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
設不出此子孫決不全食獨何以過爲之慮而

蒙此訴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
及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
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
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
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
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
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
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
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
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

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
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
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
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
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
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
之心尉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
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
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私故爲迷亂昏
錯之態以詶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

敢汲干祿之意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
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
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
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
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
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
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
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
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
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

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
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
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
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
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
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熹雖何知
擬而未遂掃門之願獲蒙出語之勸似不為無
可取者是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
且妄也干冒威尊伏深惴慄伏惟寬容有以裁

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
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為相一時收用
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
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彊彼弱故雖少
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
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
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彊此則區
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
之說為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

熹又蒙垂諭陳憲趙守曲折謹悉陳憲於此
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發節方竊憂
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
心力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言勉之幸
甚近因還官下鄉分界且遍喻父老以所為
方道之意并以算法授之人見其簡易易行
無不悅喜今見熹去頗以為憂而不知丞相
主張之力初不為熹一介作輟也更乞加意
乘念千萬至幸熹皇恐又覆
與留丞相書七月十日

某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
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
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
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
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職名
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
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
之説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衷悃款
罄竭亡餘不敢重瀆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

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
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喻經界利病乃是溫陵
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
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倅按
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下自安政送之請殆必為
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聞及此云恐朝廷或從
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
紛紜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固
下喻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
深感戢然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

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
漳占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
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
來亦嘗為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揭
前姦曲數陳特與昭洒則不唯直既往之冤申
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羙
遜直之心亦不為無所助矣如聞此日朝士有
以不顧家忠臣之説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
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
不得為與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墻

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
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諒之
賢置之束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
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
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
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
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
諫之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
侯之言……款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夕

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鐫喻至於勤繇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某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

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眞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業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懷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

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愚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誡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

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某無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謹并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倚慰四方之望加踐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喻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祓祗拜告命奉表稱謝矣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固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亦有不敢孤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實僅蒙照察千萬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淵泉之澤九原冤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益不及此第切惶恐無額錢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額從來拋下諸邑漳浦爲多此縣比年殘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爲抱認罷科茶錢數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蘇之望萬一今來方是行下漕司指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俯從所乞並賜蠲除則熹昨奏抱

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拋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以此爲名妄行科罰此又永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數不敢求免本州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灑埽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共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眞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勢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憂國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卒之大幸瞻望門牆無由伏謁伏乞

以特為國千萬自重冀垂察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悃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欲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患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

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閒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若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閒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留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

於相與進對之閒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逆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群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為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

頃步之閒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刃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徼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

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變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除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

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為言也厚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發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擣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冰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

昨蒙賜書起送職秩懇辭不獲[illegible]又得祠食祠官之祿以便私計而[illegible]誤恩於熹已為厚矣故熹前日奏[illegible]其能以仰謝閤意謂必蒙矜從不[illegible]又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已具申狀稟劄一二條陳以下公劄之所顧猶有未敢盡其言者而復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寬假使得歸視埋葬以答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以驅

策驅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舊聞以副聖主華褒之寵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又將被于存沒而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灼又以近方拜辭不敢復以累幅仰勤覽聽[illegible]冀垂察惟是暌望門牆無復趨拜之日下情尊仰不勝拳拳敬乞上為兩宮倍保崇重長輔聖主永康兆民熹區區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兩以道左拜違不勝悵悵終刻伏惟台候動正前此所需文字適未得暇以向呈復有少

而乃適聞所忘記者熹辭免文字度今已到久
矣台旆到闕日者已得請則無他礙爲一未遂
則望特爲一言及此私計未使之實使早得從
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昕
夕見教之勸且復隱忍但此事不可不使彼知
之亦幸爲詳言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
此一事貧民以爲利而[illegible]豪家[illegible]之徒以爲不
便其理甚明故當時[illegible]請而朝廷行下諸
司諸司行下諸郡泉[illegible]之[illegible]雖有異同而諸司
察其無理寧以熹言爲[illegible]從[illegible]難蓋千百言

以聞於朝則其慮之已不[illegible]矣今雖有此
一人之訴朝廷亦[illegible]下諸司再令
審覈則其於[illegible]之罪必將可得如其
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以爲前郡者此謗
猶有所分不[illegible]朝廷[illegible]所施行乃匆匆
如此是朝廷不以[illegible]之言爲可信又不以熹
之言爲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爲可[illegible]而偏聽
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
甚深爲引存問不爲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
然平時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

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爲不出之計而於
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
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庠
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
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佐拙奇蹇一出而遭唐
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
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
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illegible]其以此待天下之士
也幸侍郎一爲誦之千萬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昨者妄以[illegible]夫箭干冒崇聽方懼僭瀆
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紙加以真翰所以慰答
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
憐委曲譬喻而馬侍郎黃寺簿呂司令又皆以
書具道鈞意甚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
已御釁感旨不敢復以家事爲言但經界妄議
竟煩寢罷則熹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寬
大雖不忍真之重辟亦豈宜返加[illegible]擢以紊賞
刑之典而熹雖無狀不[illegible]然亦豈宜適當

此特復加任使以班去就之方哉有狀公劄別
具浼聞伏乞鈞慈幸賜財察趣付部前日經此
亦嘗託其尚異今以被受日久方將得人亟此
申陳不暇他及瞻望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爲
國家千萬自重異不任祈懇激切之至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 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温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
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兹者竊聞榮被追詔
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
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
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
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
官是蓋將援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
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
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
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
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
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
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
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
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奬成就已
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
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為

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
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
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
偵伺以布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
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况於其學行醞畜
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
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
之才者益重右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
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
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

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
而靡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
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
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詘指
之中則熹之虛實可槪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
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爲
無益之空言也未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
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叩首再拜上覆文部尚書台
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淫雨寒凉
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
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
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面較
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亦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
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
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
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
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開標的已建
而未見惜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

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審其後未可以便謂
繼業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
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
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務留豈能久
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
媚舉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
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
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
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次則宗社
之靈生民之幸不淺則與其抑首一心前進後

無以保此須史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
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
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覩得實使
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愛國愛民之念淺恐未
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
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
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
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脩
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悚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
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奕却

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
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已不猶已之視人
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
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
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
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
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
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
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細弱然後行步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

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輩
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疎愈增罪累耳閩中自
得林幸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
整頓得財賦源流即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
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
論良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
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
不宣

與趙尚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

絶戶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絶院二十五所田收
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
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下催督義莊租
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
內劄下泉廳亦云拘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絶
産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
例出賣唯是兩縣絶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
買今日雖以拘占然今倉司拖行甚峻縣吏奉
承唯謹固不容辯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

理則此田日下便爲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爲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聽學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爲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錄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絶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括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絶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爲永久之利間宰亦已有書懇丘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

彼乃有據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皇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禀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絶院則入擬江驛江大吏程如崗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絶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禀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必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無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捄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

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至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無弊百出既已應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當或疎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辭避不能盡此曲折今有遺恨蓋策之末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

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
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嫉忌嘲笑於流俗知時
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
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
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
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
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
得失之正而深探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
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
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

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
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
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於救今變
應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酬以小
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
有識亦無不竊疑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
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
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
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必有以取之
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

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以下猶然而
況於南鄉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爲
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
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吾
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
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
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
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伏自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厚復安祠館
區區感戴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
姓名自通門牆之下不意今者曾未踰年又叨
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才
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
良厚感激難勝但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
從政其所施爲悖眊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
西一路地廣民貧邊面闊遠得失所繫又非內
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
令之意謂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

與將上今身終蒲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老
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矣不敢復辭避也干冒
成嚴俯伏俟命惟某官裁之甚瞻望台躔無由
趨拜覆冀伏乞上爲兩宮垂意府鼎之衛光輔
神聖永福寰區某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照

與執政劄子

六云熹伏自違遠門墻積有年所疾病不問無
從修致賛御者之問邇者竊承延登行密中外
交慶辱知有素欣賀尤深而亦不敢造次數以
姓名自達不意今者誤恩擴被俾自閑散付以
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推揚
有以及此 貂何前

與漕司劄子 癸丑夏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
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
官鹽則必泝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
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
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产非亦
抑私鹽而無售者蓋縣道窘乏後緣而州所漕
司不作北路平成之入若有年矣中間知縣袁
采始爲出賣叁李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
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
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
願買出官坊賣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
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
一歲但起兩綱鹽數析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
之額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
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致申舉追呼之
擾比之衮窘之術尤爲穩便上下方以爲安而
漕使陳右司改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
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勒令
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
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
而積其餘以爲循環之本前不至爲冒法行險
販私之計後不至爲逐綱撥本盡以還州之
擬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爲此今
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
增鹽至於移責就職倒罣煩擾則又未論於民
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
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籌計每斤只賣

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滷大折之數乃用衣寧之餘謀陰許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從來趂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要貴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欲望台慈特下司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熹輒有愚悃仰瀆鈞聽孤戕鄙儒迂闊有素中

問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郡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蠲賦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類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此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决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狷伸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

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熹狂病頑不堪上通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覆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慫引海內知名之士與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摅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君熹之

思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衞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者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絶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以獎許詞着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以寵綏誘思則又未蒙替可顧以元日泰饗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之意誠挾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汙之量然已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然丐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謁祠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其不云就之未定而熹得遂本志之爲愈也干冒鈞嚴恐懼殊深進退之際唯相公之所以命

與留丞相戊申書

熹衰繆亡狀謬忝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
亦以病告而佁留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
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方來
論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反復思之未得
其要吾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臨安
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詳告之
然必直書其事而勿為村語使愚者一見而曉
然乃為厚幸不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誨諭
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僚議素服事已有指
揮施行時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
告官客官屬矣過袁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塩
將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奉扣而匆匆不暇也
不知後來別有指揮御改耶抑偶未之行也至
此又有豐城縣官亦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
竊慮更當撿校討論白守倅而正之乃為宜爾
何以將迎江西入辭時恭思已入土而尚異所
御衣服皆以大布況為華夷千古之辟而百官
皆用紫衫□□乃王丞相以親老為嫌不出素

所論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緊甚
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
時方詔從吏卑惟當易服以青道未即出而何
遣已易之如所言矣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
同也并幸知之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二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
恩過厚辭謝不獲叨冒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
他而主上留神問學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
聞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掣亦有不得如

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見津
涯尚深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
謾來疲倦來使索書草草附此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脩記府之問伏蒙鈞
慈還答之寵撫循誠感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
能嗣致問候惟是尊仰不忘于中未幾遂以收
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旆移鎮支郡甚恨不
得宿留以俟參展然甚為一路軍民喜幸蒙
□澤不三月之間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

大尊槃物之中也伏想今茲已遂開府輒因遣
役敬具公牘修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
鈞察
熹糜鹿之性久放山林者入脩門尤以爲苦臨
荷閣勞之意職務優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
日夕怵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救之
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筆屯未得
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備易陳及亦皆得旨
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
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耶欲廟祀一
二忠賢以屬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
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爲
請并幾於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
譙閔王及近世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
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以時奉祠以勵臣
節即已帖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載王衣冠
制度今又申太常寺乞會諡稱何等衣冠製度
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錄到孟龍圖

令小孫兩身責付承局表超齎回投納伏望鈞
旨頒會元宗特賜處分熹又當支錢令進奏官
收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允晃等恐未發到
亦乞并令催促免致消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劄熹已具公乞賜敕額候行指揮
別具熹次申上覆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
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爲況
如何故宰廣涼新居鼎鑑行路之人忘其前事

頗復有爲之不平者此更不足謂護將有乘人
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文過大器已多今亦
不容坐視不爲收拾之計此外則無他說惟有
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
日不葺理季章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爲言此也
近事因來諭及一二大者幸幸
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
福熹伏蒙賜教并示差撥得備祠官之數皆出
陶鑄豈不知感但鐫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

盧以分深所未安復有祈懇切乞留念或
令未敢論併必以得遂窮期非若異時一冊不
得尚可俛勉冒受也矣續所陳之外又有一事
蓋向來祧廟之議上意已有開納而丞相持之
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
何處今致後省復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
以熹說為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
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臺諫
而丞相實任之也夫以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
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斥逐二祖止祀八世熹

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
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略無
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奏白劾前廟不明
致此殊駭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
指摘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
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夫以十世
之祖安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而知其
得失也相公何忍為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
乃知平日已不主荊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
熟之失今乃必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此熹又

熹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
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
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
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備侍從之選矣但
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
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
不得已將出下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
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
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
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

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
丞相其亦念之熹前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
問具二劄亦已拜領皇恐之劇專此具禀自言
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為國自重千萬
至懇

別幅 疑亦所附大意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
合祧遷已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嘗廟堂講
究施行遂致太廟并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
簡宗廟久失禮經而尤非所以仰稱陛下孝養

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災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再干旒扆自劾以聞

答李季章書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作頗妨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子壽德夫之去方爲歎惜忽報德脩繼往令人尤不能爲懷今日之勢政使衆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摈之如此其將柰何不知德脩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閒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刑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耳

答李季章書

台鼎動搖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茂獻亦補外是何故耶文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脩赴湖南否近皆得書日疾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偶得却別寄也去相彈文云何因風語及聞當序遷者乃下除李參樂則當卜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劉子語簡甚是李令君必須留意但恐見黃商伯狼狽役打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騶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侍中帑人騶合時作撿正洪和其弟人也相訪於浙江亭說此利害甚詳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救荒方急不暇及說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草草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謂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爲然乃謂韓是好人不受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都當自家亦立不住尋竟何益且是舉小動靜以其逆之罪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爲國家計此可爲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向自盲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腳氣幸未發而渾身先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況辭職是公已相許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見或只得從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了一邊

却見來書所說鄭夫見識并位卑勢遠只得如此亦不柰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鄭意休官尚可少緩而辭職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喻得所未聞然事已爾無可柰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駁奏補磨勘之類皆已

引用以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此知識所說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為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繳還豈可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當帶侍從職名則其理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但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留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從職名乎嘗試屏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中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擾至今若使鄙意止為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

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定以從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所以累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為開陳若果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若類未遂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閑默受却亦羞雖經狀豈有顏面可見交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為

所卻望參政力賜主張協贊諸公同爲敷奏謂
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
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卻得舊衆所帶閣職熹亦
不敢固辭矣況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
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
人之禮於熹體殊無所傷竊望何憚而不肯爲
乎如更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略無矜念之意而
玄付之言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諉曰我
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
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敢以書干門下

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此箚內事
遂與蔭補磨勘兩事須合改正蓋熹今年本是
帶職員郎前此一郊中子已叨恩命去年自不
合奏請非但不應得京官也磨勘則所供考第
不知此之應官月日如何恐或不足則亦當鐫
廢其餘雖不繫利害然得盡削去亦一快也熹
今年選人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
附遞陳懇適龔提幹過門遂此備述并致下懷
切幸情照無由躬親馳御良深切戀以時爲國
自重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倥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
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竊志不敢少
厭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際會少有豪髮以自
效於當世不意晚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
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蕩崩中間之
貴閥權結究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
而子弟親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
累而無益於事未日疾勢遂使此乃窮命使然
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

職則與世長辭合矣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
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
纏繞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末能平一旦
過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按究
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
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
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
知其果然邪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
相去間不容髮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
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未後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此沈休文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盡書以見貽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為亦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携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令人𦲷坐作惡乃知休文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為如何也

已作前幅逆行之處恐未還行而書復從奠借人去上謝表方得并令帶去衡陽之訃聞者傷歎況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後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蔣驂修祠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俟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辯熹亦無固必但覲議論紛紛至今未已熹恭因欲知凡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又早得回字[illegible]去人歸為幸此是借人雖令久伺候也昨[illegible]閱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

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久未踐也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謗詈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

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省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歸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倖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任行甫書

衰病[illegible]無足言者今有中府公狀及府公手

書爲乞保明申請休致煩爲投之仍計會申發
一宗文字付之去人仍作來年正月抑下申發
乃佳幕僚二書併以囑之矣又此休致文字不
知更要録白繳申物色之類否案中紙扎及省
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若已批付
幹人依例支與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于細批
報爲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爲欲因
赴省人帶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即投計程未合

到須令正月下旬以後投之決不至爲州郡之
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推亡之恐必可
得也録白伏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印紙亦可去徵
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曩病愈甚甚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
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上發文字而俞
建安亦數爲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
七間有人入都須趂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
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是

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說要録白文字等今亦有
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依式恐有嫌疑其他
建安書中可互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章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喻印紙已借人寫
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即遣人送去且煩爲道鄙
意謝之倏遣人別上狀也保官俞寧書中已說
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但云託其宛轉
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說諸人或恐未
升朝或恐亦有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劒田右

司雖是放罷然屢已經赦雖役又曾經勘轉官
恐或可作已專令吳定往求之今若不是乞見
不肯與癡子作保然亦須更問法意如何以狀
式觀之但係分司致仕等人白可作也亦已喻
幹詣人令勿前正月以後俸錢并煩爲收起券
身之屬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　崔恐主字之誤

保官久求不得已絕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
申省狀又聞府坐移鎮已亟作書賀之并剝織
致此懇并行矣忽得昭武黃倅州書自求作保

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提回且發去賀書煩為投之亦一面遣人去取試僉圓文字借印紙來候到即發去求奏狀內有一書至林推令亦且抽回尺券身仍煩取回候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衰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為敵遂至此困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尚期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疎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

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黙計中外群公感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可仗不但救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

事庶乎其可濟也承喻先正經解實藏無恙今
謹封納其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
之詞今固不容輒有增損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也熹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氣已不相屬矣
即此永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至懇

答劉季章書

告老得謝固為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
之方此跼蹐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訃尤
深痛惜欲寄一書慰其子弟不知曾作何差遣
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
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戾夫略盡其勢必從頭
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捕吏有訴
冤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知在晉輔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
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
節更生患害不可知獄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冊
勸其且與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為此舉
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但惜其擴起猶
疑自立亦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
疏

與黃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
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
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
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
意為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硇砂巴豆等攻之
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
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為撓然凡百
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
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為門戶之羞至祝至
祝（思老昏弊斷于有作憑假所言者上有外家之助不明也）禮書今為用
之最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便報之
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
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
他并望參考條例以次脩成就諸處借來可校
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紙各千番可收
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
重仁卿未行亦為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
懷千萬從切悽黯不具

與陳建寧劉子

伏見本府夏税小麥秋税糯米除折錢外並納
淨利錢關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榷至
宣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
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
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課所
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
均在二税小麥糯米折錢數內別項送納民間
遂得除去酒禁甚以為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
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將來官司不知本末
或有再榷之議欲望台慈詢究本末申明省都

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公所以惠于鄉
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説及當時以鄉黨
親戚之故親見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為利中
間偶聞官司有再榷之意因以此説告之得
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耆舊凋零已無知其説
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府
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出臨此
邦得賜台念幸甚幸甚

乞給由子與納税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税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
具逐戶産錢出入及合納税物逐項數目給
付人戶以憑送納近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
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既成
虚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
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人戶送納税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
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
戶免致重疊追呼擾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
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

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點對[illegible]監納
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
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税物一㦯以上須帶
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
前只將鈔單脱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
曆已關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
使府倉庫發下朱鈔亦是如此必侵不即勾
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
者[illegible]憑擅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

違却坼已納人決撻監繫追脅案吏誅求乞
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千數千者甚
者又遣送獄禁繫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
檢坐勑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
銷其催稅官司如有人戶執到戶鈔即仰索
將疎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
令人戶通知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
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遣

與李彥中帳幹論賑濟劄子

示喻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
如此但閑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
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虞不免以
書扣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
來喻濟城發米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
竊意莫若遂卒鄉里耆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
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
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初須非
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札敷陳未必盡意不
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亦行於富民必
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
忍權以濟事若爲富民討較太深則恐終無可
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丐糶鄰郡恐亦不能有補
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
路可以運致鄰郡惟有廣東船米可到泉福然
彼中今年亦旱近得福州知識書云之甚詳此
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
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
飢餓將後有貽州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
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措置

然亦且令愛惜撙節接續支遠乃爲至策若乘
快稍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爲後日之
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甚爲難知若一例
用産錢高下爲數此最不便欲恐今勢已迫不
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下的多少斷論
恐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
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糶而不
可通販若就糶猶爲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
必須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稗商論之
本故略陳之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

二十九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

考異

與趙丞相書論祧廟世道消息　一作消長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汪尚書 癸未六月九日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然熹竊嘗富未嘗同日王韓拜相先後亦所考證益無疑矣龜山之語或恐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正以所載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非節三段不載語錄答問之言按行狀自有此節恐即解中說也六經事三經義辨中亦云若熹經所亂即離樂之罪王坐此言與所記皆爲後事起本反復評考即自見矣刑兩句絕類王氏不可曉細推其意可以在之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老莊不肯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山答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

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非謂三皇五帝之書即龜山之意卻似習於見聞不以莊老爲非者深所未喻也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皐陶矢厥謨即謂皐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以敘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皐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今曰不留於法度之威氣象卻殊淺近信乎其非所以言

朱文公集卷四十二　二

舜也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卻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斂於聞見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容已以至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illegible]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一二條證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illegible]有關一言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卻是天資[illegible]觀

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乞賜鐫誨可不可者幸甚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而未能嘿并以請教不居其聖若以爲謙辭即無[illegible]得無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謂謙而引此爲比則其意正合矣上蔡於語解好古敏求章亦云其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

朱文公集卷四十二　三

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爲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使當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絶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illegible]可不分[illegible]大而聖則不[illegible]矣化則[illegible]更以[illegible]語氣象揣度則違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語亡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明樂與人為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勝至望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慮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與指高明與之醻酢如此感戢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

止觀與克己同塗其義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援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上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

誑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既蒙垂教後不敢不盡所懷竊意台慈必賜開示不謂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更於有定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為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為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為名而脩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為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為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況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戰寇去不窮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于是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汪尚書 甲申十月二十二日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東常人所不能任者閤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卻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二事中一事[illegible]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是窮理[illegible]大學[illegible]）[illegible]彼既自謂

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惜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儒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惜然其終之亦必不能若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術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之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閣下之明敏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亦以異也（索探之深過也反偽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

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喻俾得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己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宮異論秋防已迫恐誤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力無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遵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非若誠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賤妄陳管見伏承高明垂賜誨答反

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藉習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眞箇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旣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昔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

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以可庶幾乎盡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

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於此道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旣不純乎儒者之學矣[illegible]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illegible]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illegible]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illegible]器中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illegible]

[illegible]其智識才辯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illegible]論事實則尚權謀[illegible]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

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為蘇氏發也而時門人記其辨蘇氏語錄中亦多及之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兜鬻詩乃其所假以為說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斥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躐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

為然詎不取熹前所陳者數言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逃其情哉此之愚昧么麽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愛學之論其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為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為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扶誦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尚書十一月既望

別紙誨諭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為罪而虛受之此其言所敬服歎息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為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郯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

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蓋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救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

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

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狥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此朱子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異程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亦其弊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流於排斥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此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輒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詞古人而欲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乙丑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

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
也若橫渠之於文定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
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
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
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
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
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
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學偏旁以爲害道尤
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
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

別爲敘次而刊之恐知不難辦也若後記文亦
不可辭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但足
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
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
以當誘掖之勤欽爲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
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
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
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

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
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
於謔戲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
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
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
如何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
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
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

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
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
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
書而所謂一源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
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
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
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
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
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能而明仲之僕來
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須以示伯恭

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其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

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

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伏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論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

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論家廟 癸巳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請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諭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者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

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

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絶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按御史臺正爲京官而品公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矣安可

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

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

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
亦因可見矣但干祫之制它未有可考至叢祭
之禮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
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竊據鄙見與
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
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幸則熹不勝幸甚
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
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
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寧易鶻閘未知中否不蒙辨詰
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台意無疑則亦足自安矣
別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熹之
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
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
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切若訪
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使而
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
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
之改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
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
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忘其祀矣此
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
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
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為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
助其饋奠亦何為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
如有可采願早為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為
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
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
熹竊以為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
及庶母之屬皆各為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
不審台意如何爽黃近世行之甚決不知於禮
何據所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告廟
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更乞台諭
幸甚又見王彥輔麈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
變服事橫渠理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
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則與士庶吉服相亂恐不
可行不知三家之說當從何者為是亦乞批誨

當締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獲別錄一本拜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如其有徵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必傳也便還乞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許侍疾事云有請問錄象學說及伊川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憶欲乞因書試爲詢訪或得其大略梗槩當有益於學者而亦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矣渠論

又云譙天授亦嘗事從列人言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總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爲所疑敢并以請得賜開喻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内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人回却乞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吕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彪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燭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

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
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
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
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
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
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説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
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
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
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
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

然而人欲己私汩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
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
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
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
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
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
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言矣孟
子存亡出入之説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
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
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

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
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
是顔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
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
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
是攧撲不破絶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
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
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
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
露易所謂寛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

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
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
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
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
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
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
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

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尚[illegible]

東萊擬語錄[illegible]此後[illegible]有[illegible]甚[illegible]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illegible]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illegible]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illegible]中之[illegible]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illegible]以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illegible]便[illegible]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illegible]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illegible]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illegible]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illegible]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illegible]

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絶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文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

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攻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逮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後此具禀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拔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

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又如近世諸先達闡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晩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illegible]之大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illegible]而改[illegible]語意謂此言先天與後天言之先天不同又言之言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案是所謂啐啄同時也此事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吾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窺聖人之用心[illegible]愚謂

孟子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書所
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別紙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
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曰矣以此爲稱似
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
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師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
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
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
言災祥成敗許可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

欲動其君而告戒之若尤不爲小人卷九舊問孟子最文
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
謂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
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
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辭避之意
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
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
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
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數處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
吝於序爾嫌觀其語脈文勢似專所據之本爲

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
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
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書所謂下文所
謂得其意者是也不[illegible]其用心則其用豈易
言哉故得其[illegible]能法其用語序無也其精
微曲折[illegible]行不[illegible]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
聖人則[illegible]豈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豈
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
所以用之[illegible]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
愚之[illegible]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

無心可[illegible]與[illegible]人之用耳然又
須知即心即用非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 二十七日別紙

伏蒙[illegible]問[illegible]之說定性書[illegible]處
已[illegible]其它亦多見[illegible]此見高明擇之而
從初[illegible]而小[illegible]發之意也然所謂
不必[illegible]改者[illegible]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
心[illegible]以[illegible]所謂不必改者豈以
爲文句之間[illegible]同[illegible]繫於義理之得失
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

今此乃是拜諸本而證之校其舊文然後刊正
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足類會數說而求其文
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
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
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
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所變若且遷就
於其間乃爲讀書惟其不斷然字義通暢者必
承誤强說而後通如唐樂府今便通此語句
刓闕者須以意補讀然後備之類此
文之類 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
見也

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每舉筆書
事惟務明白其肯故含所宜用之字而更用它
字使人强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爲刓闕之句使
人穩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
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猶益不勾不爲難
矣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若其內如
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
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
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將書不容再閱矣
更乞詳之可也近聞不當改者皆謝書春

私序之稿而書中所喻沿洄蘄子二說又不當
改之尤者耶以是觀之所謂方不當改者乃所
以爲尤當改也大抵是之思意以不欲專執
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可
放肆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任筆恣行塗改
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
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言
學者務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
以終不能合人
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

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
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
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
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易妄作
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
人之思始與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
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
事問存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
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
日紛更輒之意象又爲如何番此則於此宜

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
瀆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
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質前議夫
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
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
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
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術字之義訓之於文
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
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
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

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
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illegible]
與沿同猶也借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袪後人之
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
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
書有不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
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
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
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而血流
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
也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
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
崇信太過便憚此語遂改舊文自爲失耳愚竊
以爲此字決當從舊無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
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
其下云某人云當作泝不則云湖本作泝不則但云或
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
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旨亦前後世尚有默而
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偏乎猶子之稱

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
稱之而未見其實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
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意未
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
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
以釋之而反覆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
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
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
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此稱之自以
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

但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
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
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
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
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
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
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
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存之以行於世罕無
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
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它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存宣與甫謝又）

獨之類是也　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亦當存其
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
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
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
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旨
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
不可殺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此俗欲之之語
無異於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以為稱謂）
稱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
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挾[illegible]使之

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為尤所
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
文作姪注云（胡本作）則亦可矣若秩存富謝書
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
此人行[illegible]來將皆不服及矣若猶以為疑則
亦且注其下云（一本有某某字）庶幾讀者俱見當時
言意之詳又不掩後賢刪削之功其它亦多類
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
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
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

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
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
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
敢妄為主宰最為智者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
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
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其父寄兩本
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校（所以欲得一本者欲盡以前所來諸書並今日所答也）
（前所錄）儻家於怨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
甚

答張欽夫

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
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
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
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
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
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
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
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
耳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
害今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

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
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
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
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
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
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
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
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
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
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

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
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
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
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
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
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
改用卜日之制九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其它如此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
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
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
密續寫上呈乞賜訂示及幸甚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是兄已詳語之
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
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
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
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
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
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
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

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稟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絶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求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十八卷一段論此甚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物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

此皆深所未喩不知先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撥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illegible]門衆亦得效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虎丈幸甚幸甚（二十○文公集卷第三十）

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考異

答汪尚書論蘇氏學紛然一作翁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書汪劉問答

與張敬夫四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文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記多士風靡此亦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吾免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歲然亦不為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民間竊議身則有補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上戶下戶而旅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丁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以示不為厲

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久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筭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為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為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為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

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至無補於國事而需為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間者名宗思舊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然以為然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修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間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怪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得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黄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為不易窺測到此今以為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耶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

眞約爲作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一呈亦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眞合屬上句此則不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眞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眞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

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竟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心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

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到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序引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意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絡大抵剗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

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閱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了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答

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感照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强得也然聖賢本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强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徇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纖微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又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

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亦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強窺仁體又一句岐為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一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不

詳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

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
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
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
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
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
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
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
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
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

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
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亦言己及物則也言是）
（亦偏之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
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
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
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
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假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所
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

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
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
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
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
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
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
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
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
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
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

有合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
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
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
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
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
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
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
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
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哉

蒙求喻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整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庚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諭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

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某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謂以未發之中自成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雖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

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

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罕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

取雖出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之濫沽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了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此亦在言好義中當論此意矣傳不習乎疑只當爲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己恐只是不勝己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

貴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也

樂多好如此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
所由消蘼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
辱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尚也已
熹舊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
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敬愼而就正意亦相類
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碔砆此
句與後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

而進焉者似相反蓋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
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爲譬耳熹又嘗
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爲未足必
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
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益不
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患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爲取友
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此舊說已爲平易尚
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
意味當更深長也此章俟如此矣　於字疑當字之誤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
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爲之目則此句似亦
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爲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
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
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二段
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
愼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
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

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愼其獨蓋其文
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
無重複處耳
隨時爲中爲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諭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
詳略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
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
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
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削但鄙論
自覺有繁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敎之高明

簡錫爲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合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消慈欲爲沫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此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爲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爲下數語

如何

以敬爲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諭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勤能如孔子者甚少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十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爲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小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略過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竭其兩端熹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諭云云因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舉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隔驀說過了一征也

孫氏以矯矯強貌古注云爾似已程之呂楊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更思之

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
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
也刪賢當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
云故其不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
也
游子之言行相顧為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
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為一也細意玩之自
可見矣刪此亦當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

者但鄙意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
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
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止使不
至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攝
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為疏詞以見之大率
攏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
遂別白是不柰煩耳

與張敬夫 六月二十八日

矣蘇讓周行逃誅伐而餘此二事還相關否或
謂先已議固則後來自是不合更令周棠若爾

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
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更
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
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三月十四日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
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
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
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此討之
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

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
宗室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
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
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若維州
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
知春秋之義而擲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
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
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
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
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人言以恐文宗如

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虞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牛爭正而心則私李計譎而心則正）何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為嫌此惡知其非有此頃時亦嘗為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為疑乃知尊兄所論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文意頗順法脈亦瑩不啓末流之弊也知何如

答張敬夫十二月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說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槀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紃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illegible]其

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傳〕聞之必未以為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為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為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久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柰何柰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

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庶乎其小補耳（日疑自字之誤）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衆理而大備於射之如日集闕合樂成箭矣之一變此斯以樂譬之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illegible]）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illegible]）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欲論者正在言語形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傷冗費腳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卻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段卻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意舊所解又偶為人借去不及參考[illegible]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言思言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爲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脉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爲太詳然必先釋字義

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 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 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甚明白 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以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嘗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浸也按本文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 解云從其大体心之官也從其小体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 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 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乃是說得力處而立字尤爲要切 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撥著立字而只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循理小人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泛而無統之說又有一事一物皆有所以然之說又有心得其宰之云

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
意是以其說雖浸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
徐吉卿說曾聞侯先生為學之要甚云先
立乎其大者是時甚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
離聞之憫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先公
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解云反身而誠則心與理一[illegible]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
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己則無體驗之功
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
乃有落著而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
之意尤為切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
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張子之說合而為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
程子云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
所存主處便神是言凡所經過處[illegible]所存主處[illegible]動之意不待其在之久而後見其效[illegible]及便字亦見其意又只[illegible]封所引用亦可見也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從
程子為是張子說雖精然恐非本文之意

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
為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
定論今詳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
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
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
頃見陳傅良作此論亦正如此方以為疑不
知其出於此豈當以是告之耶竊謂此二
句只合依程子說為當然所厚薄亦與下兩句
相通蓋聖與賢則其高下之殊而君子所以
為聖之薄而不及者非然則此一節亦專為
棄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竊詳所解善說亦然但今觀之恐過高而
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而今為是說
則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
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
今以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
不得為自信之信矣所看此兩句意思似稍

好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為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將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己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誠善於身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容高明以為如何（此說固是 [illegible]）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兩字不能該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卻須就始終字上說得有來歷乃佳耳易之說因知未合亦嘗推原始置之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作開此說自是信不及但虛心而微玩之又當得然耳若稍作意主張求索便為舊說所蔽矣此甚近亦未暇卒業知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知得不甚費力也亦嘗為人作得數篇記文隨手頗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俟送碑人回附去求教此心氣未和每加鎮治竟不能復中間皆覺求理太多而涵泳之與少故日常匆遽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滌生而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苑後汨沒又不能遂大抵氣質動悞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事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人闢佛而要人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有包藏遂為出數百言以曉之只欲俟伯恭歸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學而惟安之說亦從而使其立志不高見理不徹者皆為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記其說亦成數篇後從折附呈次作夕因看大學傳說見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說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十有此五辟字若皆作譬則為天下僇矣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畏敬兩字初尚疑之細看只為人所惴憚如見君子位高金多之比然爾此說恐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某

而後之倘若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illegible]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自然內慊也[illegible]說者[illegible]

[illegible]事合理而中心滿足之意[illegible]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illegible]

雖不若等而其心無不薄矣[illegible]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驗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illegible]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己者不盡也[illegible]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己也[illegible]自使民以時之外[illegible]

字

毋友不如己者

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 [illegible]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久而篤之也。[illegible] 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 [illegible]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

[illegible] 厚者德之聚，而惡之所由以消察也 [illegible]

父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知 [illegible]

[illegible]

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 [illegible]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

[illegible]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 [illegible] 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 [illegible]

於人而不變於義者復之凡害於義不[illegible]
害於信進退之間蓋與[illegible]而可也[illegible]
凡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宜於義而後出
凡其所言者後然不可復之患矣[illegible]
此論破方分明此

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 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為一節而[illegible]之說何愚以定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 語此

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 惻怛公心字與不相關非有它也乃[illegible]於有它而解之之辭若縱亦設矣詩發於人情似無有它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亦須着言何事不可以有它二字解之也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 尊言敬足事而忠恐[illegible]已愛則不足忠字尤所未曉然致敬而忠恐亦未盡禮大宰聖人之言至約而所包[illegible]廣[illegible]以[illegible]恐不盡[illegible]以仁言[illegible]之字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

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
可言直蓋因革之宜而已 此一節主意甚編人公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意且如[illegible]則定聖人之[illegible]不足以盡[illegible]今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百世可知者[illegible]及再世而已[illegible]之[illegible]旨以[illegible]行之何[illegible]其[illegible]比[illegible]文以[illegible]至[illegible]世[illegible]家[illegible]說[illegible]言[illegible]景[illegible]精[illegible]有[illegible]一[illegible]其[illegible]此一事[illegible]家之[illegible]為[illegible]許[illegible]此[illegible]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無其鬼神是徒為諂而已 聖人之意[illegible]其[illegible]非其鬼之為[illegible]不識其[illegible]無其鬼之徒[illegible]德[illegible]論[illegible]

韶武

聖人之心豈有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 此理[illegible]然但此[illegible]盡美[illegible]武[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 此說[illegible]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無時而不存也造次

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 [illegible]

[illegible]自爲用功之目若果知此則當[illegible]以存其心也乃對[illegible]之易簡然思絡聖人之意也[illegible]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 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說言雖[illegible]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也若期於[illegible]下同而各有[illegible]可[illegible]先後則正以其偏[illegible]而[illegible]其以意以[illegible]可[illegible]而反[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知義[illegible]其[illegible]也說

求爲可知

若曰使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所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此誠[illegible]當若曰[illegible]所謂求爲可知 者亦曰爲其所當爲而已非謂務[illegible]以求[illegible]人也則可笑

一以貫之

道無稱謂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隱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 [illegible]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 言行自當如此 [illegible]以爲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只[illegible]言行[illegible]小[illegible]必[illegible]天以[illegible]大之[illegible]言行之[illegible]

書曰

知仰精矣 [illegible]

臧文仲

山方以小慧爲知 [illegible]

季文子

非誠其身 [illegible]

南容季路詩

爲善之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安施 [illegible]

存乎公理 [illegible]

質勝文則野

先而爲野史之史乎若爲野人之野乎 [illegible]

庸止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論以好點承上文直字揭出

而言則當爲與罔之罔

中人以下

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云云不屑之

敎誨是亦敎誨之蓋爲不屑之敎誨不已是皆之而不復敎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已而可多敎曰是亦敎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亦至意之者也君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上而不語之以性與天道之語致之但就陽貨之語以切己者言之事乃是敎之道合如此若不得之敎萬全不合語而但堂以警之也今口足亦敎誨之也則以敎人

若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敎可謂之弊必致誨才不以此使之[illegible]法也而不著此一句則非惟有害理上文之門敎人[illegible]下文不意思而亦語成之蹟以等上氣是象乃不所住以其[illegible]之進之[illegible]使其切而問近思而自得之則於集上下文意[illegible]讀貫通而氣象無病矣此之[illegible]已依此

文寫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誣字未安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中此義甚精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讀之覺得皆

急迫之病恐加曲折則有一節意思發出乃往大抵此溜之病在於太急節節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言過衛而已小君者禮之

常然非特衛國如此也

夫子既居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

身始正理固然其間必曲折只如此論則方卻是何說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衆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六四

不當而不可以其所以不當之故不足以發明人之意先言仁者而後以

仁之方結之近人者人仁也能近取譬與此自是兩事而以本一事而先言勝出

出然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平易二字說不著老彭

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老彭未見其所以異

人皆知之自不須說[illegible]

[illegible]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像億度驚怪恍惚不知聖門實學貫於踐履隱微之際無非真實

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事理如侯子雖捴老之說是已言此及聖人之識詞未達說到如此深意動此且此說雖自踐履言之然其詞氣則與所謂驚怪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

声氣不色不離其形同是一物影之於形雖日相隨然都是二物以此况彼能離而反離矣且說人声氣容色之所形方以有於中而是於外者豈獨聖人爲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

上四句解釋不甚觀功而此句充有病蓋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已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性罢得其養然物非則於是以養之也之云亦原於不胥卑近之爲是以養吾德性而已子曰藝者於此耳按張子息故耻日游爲之云詳以自以爲之而後藝是義味此句便見得藝之爲物非是可以養德性而後游藝合之有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

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爲二三子以爲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爲鄉人言耳至於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可以爲於此

行此者則是有隨而不同於正在失禮之節而己矣所以能爲心之本也此敬而不存則不失於中也正而已不存於心也此則皆由於其不已之心也

慎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

此兩說字與先儒正相反

不知所則言其無以言則知之悱不達而不發以俟其自得之於辭氣容色之間不以一字吝章而之中而意見得於兩聖人之物所以意思見於心而發之者也

子謂顏淵

不知有別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

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意期必之心耳未嘗不以物之意爲行其可以行之於舍之則藏矣其於不可謂之意於心而果於舍之而無者也雖則行之事則故謂之行而藏

子行三軍則誰與

此則是行己有必在如之事也言此不可以害義固然中不正不已行而不得也此其所以能與之而善言不與於可以非此

行之在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之程子言之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

而成本爲行一事而敘之也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又曰此聖人之言所謂自有萬不可易之理而已精審乃見物之事有以成者自不有其辭節推之即又爲之所謂好謀而成之言乃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因是知此然亦須說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乘危二字未安

奢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寧取夫儉之失焉則其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切矣今為此說是又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也溫公謂揚子作太玄本以明易非敢別作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為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鄙意於此不能無疑未審高明以為如何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爲焉多說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愛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幾不可曉恐當加詳焉

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義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存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詞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學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為下功處而此關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不到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遠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不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遠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進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露急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似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便難名不必言其用之密也

禹吾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是本出於性然所亦為其所當為而已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論聖人絕四皆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若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說最善先解說得幽深却無意味也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此句亦不可曉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人但不能養其性而流於物耳性則未嘗物也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默然發見於顏子日用之中此之謂不惰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墮之義字自作墮或有通作墮者不作惰也且其爲說又取禪家語墮之意竊意於此亦所未安也

衣敝縕袍

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爲反經合道誠爲世難能之事世俗所謂權者乃變詐詭習非偷安苟得如公羊祭仲廢君之類耳正不謂爲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刊、雅常子亦無與皆爾物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得行之兩常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旅遊棣之詩證向聯爲不聽別有一章加日善蘇詩蹋論說止下兄爲一音不連三文說之耳氏尸如此歸但以寫思宮之詩則沐於然無戎㳄此爲孔子㳄觀小游詠中之一章亦三所考且以良懸盖之今時之汁當爲第幾亡頁

食饐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於此哉此句不可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此句乃解經文之意恐言所以三月之中食之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所以敬神明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按經文意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耳前篇論朋友處不可則止之意亦同今爲此說穿鑿費力不成文理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頓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至故行有不掩焉也此論甚高然反覆玩之則夸張侈大之辭勝而篤實淵深之味少且其間文意首尾自相背戾

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于此也亦以見夫與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所重肩看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簞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談也然須宮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蓋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耳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大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若夫曾皙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詠歎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學者欲求曾皙之胸懷氣象而舍此此事之則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言則其異有如此者今乃以後之意為此之說豈不誤哉且夫子之問故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對皆以其平日所心而言也今於曾皙之言獨謂其特以見

夫無所不得其樂之意則是曾皙於夫子之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指曰撰成數句無當之大言以夸其無所不樂之高也如此則與禪家拈椎豎拂指東畫西者何以異哉其不得罪於聖人幸矣又何喟然見與之可望乎至於此下雖名高推說曾皙之意者然盡點其言而直伸己見則愚恐其自信太重視聖賢太輕之說太高而乎歸於無責也且於謂無不得其樂者與以人之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乞坦也然不可支助了可過不又不可何若名釋之則不知其以理而言耶抑以人于之而以理而言則與上文得真諭舉之云以不相應以人而言見曾皙之心製危恐迫傾倒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樂而為天理之自然耶且以為敘秩命討天則所存堯舜所以集為仰合者中求諸曾母之言殊求見此曲甘且此既許之以聖人之事矣又以為聖門實學存養之被則另存以為學者之事也志可姑以為學者之早方巳而又以為行有所不講焉則是又片所謂

編發者而實之也凡此數節殊不相應之所不泥咏者竊惟此章之旨雖明道先生發明分當若上蔡之說爽贊其無所系著之意而不明其對時有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之事為此則其雖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尤躐業矣凡此說中諸可發意恐告原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說意必如禮異先生所謂灌去甫見以來新意者盛有以得聖賢之本心耳論語中人節日似此者不過繳像不可學草知此說過也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　至　無所見夫克矣　此一節意思以示因向來以克己為後段事故有此反覆之論今但如此發之

焉端怨不求敬問答以迎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若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　理因如此但此契未應違如此說奪郵本文正意耳易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

別有意否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幾何其不若是哉　此不知所指古者謂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

為命

雖然　至　言外之意也　恐聖人本作此意但作今乃惟說得不妨耳

人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　古注亦經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管子曰之人也物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

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

古之學者為己

所以成物特成己之推而已（按此為人非成物之謂）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得之）

微生畝

包注訓固為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

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

原壤

幼而孫弟　至　見其弊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為當）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此說已見顏淵章）　此亦子貢

初年事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

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未須說此說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爲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以成仁者亦但以逆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其一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怨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爲我能如此則可若使是心以爲善則已不安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爾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亍逮汝邪責其自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且此益帶聖人之心大過故凡百費力主張不知氣象卻似輕淺直快與真情渾厚意味也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執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恐謂著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稱揚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譽

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然其意而已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揚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非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之緩而揚其善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爲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只是聖人尋常有毀但於此若其有譽而因其有毀以致忠厚之名也而可乎

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毀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爲己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意見原壤夷俟子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此地位也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語甚備蓋存養之熟素所牽加發耳然若如此則是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語當刪去於解經之意亦未有所闕也

子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當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方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為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所得文義不分明而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至抑可知矣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貢

之對亦未見檢身之意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此說仁字恐未親切

荷蓧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為人蓋有餘裕又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舜失其親為解然却訓施為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為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

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楊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極其所至也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有諸躬然此經意但謂極其所至耳不為有諸躬者發也曰有諸躬則當別致為致所之致如蘇氏之說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說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

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耳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為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固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在之意也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焉有李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為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辨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為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然身不改故夫子以爲難焉善之也此臨川鄧丈乙亞說諸家所不及也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近年若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莫爲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凡擧而一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考之然後得耶

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牽吾說以從之故其弊至此讀若平心退步反復於句讀文義之間則自以知其失矣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所解不明恐謂天下之人其生皆榮其死皆哀無不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蘇氏所謂生則天下歎而死則如喪考妣者也

謹權量

此亦帝王爲治之要此篇多闕文當合考其本文所出而辨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漢書量以下皆武王事實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爲一章蓋與識

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民食喪祭節式成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書 汪張呂劉問答

答敬夫論中庸說

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甚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疾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詁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

過計懲羹吹虀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及卻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恠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探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爲可取也今來諭發明因以爲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爲說恐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

見切者以刀或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鑢或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椎鑿鐫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礱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爲治骨角琢磨爲治玉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爲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爲治玉石之事而謂

切爲切其璞琢爲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遽磋磋之既平而復加摧鑿則滑淨之上却生瘢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琢爲道學磋磨爲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彊爲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况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寛著意思紬繹消詳

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諭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胷中似此等草木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提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况其才質又有高下皆未

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乃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周君恨未之識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建康連得書規撫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計功勲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爲如何然亦只説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

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絶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衆人已皆出其下矣交戰猶好之説誠爲切至之論吾輩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弼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爲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况埋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吴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材與温良悍猾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

謂大心衆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書籍石刻感感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誤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爲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學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役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句只

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稍貫不覺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監綱目近再修至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何時可得脫藁求教耳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考索强通終是不該貫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

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爲客感語聖人則以爲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

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内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絶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内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禀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

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

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怳然不知所以為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

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
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
好有惡者為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
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
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
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
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為善
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
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
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
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
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
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
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
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
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
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
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
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
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
中節者乃心耳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
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
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
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
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未發然苗裔發見却未
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

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
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
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
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
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
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
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
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

之先覺之所仰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
乞裁諭 答云栽近與相州朱論頗同要當以存
亡出入中識得此心之體識得則道心初無外
是則識只為人心亦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則何

問張敬之

甚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
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
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
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
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
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
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
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
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
非若眾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
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
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
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
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
事焉卻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
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
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
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
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目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
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
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
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
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
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天蓋不離此而一以
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
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
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
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
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
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

若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欲
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
深有不同爾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殀與夭
同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
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
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還謂盡心者
私智不萌萬理洞貫然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
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
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

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貳其
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於氣稟之偏而天
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
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
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
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
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
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

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
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
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
驗也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
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盡失
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
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
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
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
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
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
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
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
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
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
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

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
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
能終不動者哉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
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
無内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
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
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
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
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已身而不敬其父母所

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仲尼焉斈者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
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
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
此立言矣但向來貪閙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
了李先祖雖欲曲爲之諱然終費氣力似不若
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
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
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
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

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
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
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
惟寂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何
夫易何爲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
其用如此
是故蓍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
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
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

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變以
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
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
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
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
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
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
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 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
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
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
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然易不
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矣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
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
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曉夫
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
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
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
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
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
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
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
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
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
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
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

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范
曰哀樂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
歌不同日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尹曰于此
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
此之美使其愰然忘其身世也
愼而無禮葸絲里反畏懼之皃絞急也
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
言睡欲踡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
也緅絳色飾者緣領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旣
朞而練其服以緅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
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
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
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
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
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
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
黃黑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
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為
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
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可欲之
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
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
此幾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
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情也子思之爲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
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
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定於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
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
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
外難開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詳常言
語也亦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
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
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
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
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况如此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
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
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
也

答張敬夫

道即本也

道即本也却恐又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
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
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
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
本並常離而爲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遺

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
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
以爲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
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
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
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
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
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
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
天理流行自無間斷耳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

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
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
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
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
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
前人爲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枘入不得
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
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它雖有

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如
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
此只毫髮之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
　知也謂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
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
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
　然水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
　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
　曰夫子自道也

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道之有餘也然亦有
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爲一之意不
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
　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
　理

昔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一云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可易也

羅先生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體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

語太簡不知它指何人此亦好高之弊

強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強則無以主恕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恕而

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故不知有恥故用不著它

爲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恥也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爲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爲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

行蓋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須有毫釐之差況此本不相似耶

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爲用范說極好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

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而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已見禮便知政聞樂便知德禮樂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亦不必是夫子只是泛論由百世之後等校百世之王皆莫能逃吾所見

吾所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宰我子貢有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世而孔子所以超出百

世終不能形容也
此説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
理也更商量看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爲
政聞夫子之樂而知夫子之所以爲德也如知
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貢聞見所到也
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
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
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

容氣也
此説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
盡也若要充類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
把爲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擧此無可與
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
與其絜之義如象曰以殺舜爲事及見之象
喜亦喜義到此有何盡時
不必如此説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
至義之盡也熹舊嘗爲説曰充吾不穿窬之心

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豈可緊以此責
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道云
答張欽夫 論仁説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
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
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
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
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
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

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
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
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
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
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
亦如此前説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
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該而已對義禮智而言

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哉天地之心𪫧
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無一
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

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諭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

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爲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爲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亦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爲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去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

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且熹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

潔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齋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論仁說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

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意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爲仁矣又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必有病蓋欲極其廣大而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未知焉得仁章

此章之說似只說得智字

井有仁焉章

此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己復禮爲仁章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據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擬望學揣摸之病矣向見吳方老說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爲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顚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冥然莫覺皆爲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爲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之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爲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按此似以察知悚動爲仁又似前說冥然莫覺之意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爲仁而已論之

博學而篤志章

□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度也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己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貫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乞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爲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即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

又曰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

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
者而非彊爲之也（此數句未安）蓋己私既克則廓然
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
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
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
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
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
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人之理便是仁若無
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
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者可得而言

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
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
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
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
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
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
何見得耶

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
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
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

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
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
脉中失之更之初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亦似
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
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
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
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
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
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
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
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
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
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
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
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
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

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

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

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

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

謂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書 汪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

三山之別闊焉累年跧伏窮山不復得通左右之問而親友自北來者無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比日冬寒伏惟侍奉吉慶尊候萬福熹不自知其學之未能自信冒昧此來宜爲有識者鄙棄而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過厚昨日韓丈出示家信見及枉誨甚勤不知所以得此顧無以堪之三復愧汗無所容措區區已審察一兩日當得對恐未能無負所以見期之意而心欲一見面論肺腑不知如何可得自度恐非能久於此者故專布此以謝盛意并致下懷餘惟進德自愛爲禱

答呂伯恭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昱者氣沒劇伏惟道養有相尊候萬福易傳六冊今作書託劉衢州達左右此書今數處有本但皆不甚精此本雖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喻書肆令子細依此謄寫勘覆數四爲佳由折數條別紙具之或老兄

能自為一讀尤善也前書所尋語錄果若欲之
今來取尤幸近世道學衰息售偽假真之說肆
行而莫之禁比見婺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
誕幻無根甚可怪也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
恐懼而已不知老兄以為如何因書幸語及前
此附便所寄書至今未拜領也未即承教萬望
以時為道加重

答呂伯恭

郎中文伏惟安閒日至熹近亦領賜書即已附
便拜答今有妻兄一書煩為附的便有報章只
託漕臺遞下建陽可也右司韓丈因見為道區
區幸幸昨承惠教便遽不及拜狀趙卿所刻尹
論其精鄙意卻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曾知其
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為
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
伊川教人果如此固否語次試為扣之為幸
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來
受之理極知其間氣質不無偏駁然亦未嘗不
痛發警之庶幾不負交朋之責卻聞門下多務
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為

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已不知亦嘗擿
其邪偽否久欲奉聞復忘記今輒布之然其曲
折非面莫能究也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
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
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
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
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
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
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
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
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所未
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
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
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
不可以毫釐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
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
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

誠無内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禽獸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内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

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即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一以循其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錙銖尤爲猥俗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呂伯恭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

養敝箴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詆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熹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殆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詔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

者亦相貫矣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免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文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本之恐邪其取所畏之唐景之列始欲陽擠而陰予[illegible]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處以浮誕

目之而舍人文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
蘇黄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滎陽可謂能
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之微旨有所未喻也
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
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
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
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
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
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
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

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
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
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端的
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呂伯恭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
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
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
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
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

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
生傳習益以流濫重爲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
反之則學者之幸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
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爲秘密之密察爲
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蓋密乃細
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毫釐之間一一有
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
相反以相成之說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
然不可掩覆何必潛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爲得
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

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
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
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邪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學
只以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
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
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爲二子各有所似
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

其德爲似之也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
爲有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大抵伯恭
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
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
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
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
偏爲至當也無以報箴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
然否因來及之幸甚幸甚欽夫書來具道近事
曲折少釋憂慮想賛助之力爲多出入無疾朋
來無咎大率致意此語尤切當然想已有成規

更願凡百益重以圖萬全最是人材難全懲其
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
大段子細著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

所喻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
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
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亦
不辨析是非攻擊同異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若
便以爲務焉攘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形爲
則恐其所閑者終不免乎衆聲之差也若顧

乎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痕迹耳此事本
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
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
自不須如此回互費力也所論智仁勇之意則
其精密然龜山之說亦不可廢蓋以其理言之
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
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
勇者強焉又自各有所主如龜山之說矣然此
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緯以觀其意始足如
何動靜陰陽之說竟未了然何耶豈非向來奉

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比再觀之
方以爲病欲別爲說以奉報今以來喻所引者
推明之似却更分明也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
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
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
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
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是則安得
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
體義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
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矣

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之
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為中正
仁義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
盾杌梲之甚乎意者專以分別名仁者似猶
不得為靜恐當因此更加究察所謂仁者似不
專為知覺之義也

答呂伯恭

又不聞問方切懷仰得元履書乃知賢閤安人
奄忽喪逝驚悼良深伏惟伉儷義重傷悼難堪
區區所願約情就禮為君親族業千萬自重幸

甚然夫去國聞之駭然想聯步講論之益無佳
況也道遠不敢請其說然吾道之難行亦可知
矣奈何奈何因便草此奉慰不能別具狀統諒
蒙識察不次

國器云亡祕可傷今日又聞賓之亦逝去年
類凋殘甚可慮也知言疑義再寫欲奉呈又
偶有長沙便且寄欽夫處令錄轉寄若謂仁
爲勿示人但痛為指摘為幸功夫易間向義
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前日因便附書今既達否比日冬深氣候陰寒
伏惟進德有相尊候萬福熹去喪不死痛慕亡
窮它無可言者但塵務汩沒舊學蕪廢思得從
容少資講益而不可得欽夫又一向不得書懷
想既深憂懼亦甚奈何今以舅氏之葬當走尤
溪魏應仲來基次得以略聞動靜因其行附訊
匆匆不及究所欲言者歲晚願益為道學自重
因便來時枉書有以警策疲懦者不憚煩深所
願望前書許寄條對之文亦幸早得之也

答呂伯恭

近因元履之子附狀必達比日冬溫伏惟德業
有相尊候萬福建人劉氏兄弟炳焴同預薦送乃
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熹新阡與
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嚮學可教因其
行復附此為先容幸與之進餘已具前書此不
縷縷幸察

答呂伯恭

使中辱書感慰信後已經新歲伏惟君子履端
多納福祐熹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
之葬奔走尤溪過歲方歸而日前俗冗事叢雜

道狎無佳思循學益荒蕪矣向所附呈諸說
反覆痛箴藥之區區猶有望也立論相爲吾人
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不易耳論治固
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無今日言此
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
殊然亦甞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
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
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
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
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

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惟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
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雖多要其歸宿
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奏篇伏
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未達者此人之
僕未暇詳叩臨書傾想無已正遠惟益進德業
自愛重是所願望

答呂伯恭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比日中夏久雨伏惟純孝
感格體力支勝熹自泉福閒得侍郎中丈教誨
求以契舊之故愛予甚厚比年以來闊別雖久

而書疏相繼獎屬甚勤皆盛德之言感激銘佩
何日敢忘區區尚冀異時得奉几杖於寂寞之
濱以畢餘誨豈謂不淑遽至於此聞訃悲咽不
能爲懷而山居深僻無婺女之便以故至今不
能致一書以道此懷且候左右哀疚以來興寢
之狀往來於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亮之
否左右孝誠切至何以堪此然門户之寄朋友
之望責不爲輕千萬節抑以慰遠懷人物眇然
伏紙增涕

答呂伯恭

襄奉卜吉定在何時只就婺女否意者營葬之甚
不能致一奠之禮又以地遠不得伏哭柩前楚
愴之懷無以自見柰何此書因趙守轉示韓丈
書始得宛轉附此却託韓丈致之不知達在何
時過此又復悠悠無通問處矣熹向以召命不
置欲自載一至近縣庶幾得以一見審念無益
且亦貧甚無辦裹糧處遂復中輟已瀝懇言辭
諸公儻得報聞何幸如之所欲言者無窮此書
亦未敢多及也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手疏伏讀感愴不能已且審及虞之
久又恨不得從執紼者之後也即日霜寒伏惟
哀慕有相孝履支福熹窮陋如昔比復遭叔母
之喪苴悴之外無可言者舊學雖不敢廢然章
句誦說之間亦未見一二新得處所欲相與講評
反覆者非書札所能寄也示喻深知前此汗漫
之非幸甚比來講究必已加詳密矣累得欽夫
書亦深欲伯恭更於此用力也別紙數事求教
幸一一批誨比日讀書此類甚多少冗不能詳
錄當俟後便耳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

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
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本寄求訂
正也因便附此復因韓丈致之未由承晤千萬
以時節哀爲遺體自愛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專使奉教承新春以來尊履支福感慰深矣教
告諄復箴警殊多離羣索居其害至此良可懼
懼蓋初心之善未始不明但失照管即隨事汩
沒不自覺耳來介市書未還偶有便人亦欲令
持此書以往因復附此未暇它及先此少謝區區

意言行二書亦當待草草爲之其間自知亦
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
示及爲幸餘俟盛价還日別得奉問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伏奉近告竊審已經祥祭追慕無窮尊體神相
多福買茶人書尚未領當是已徑之府中矣謝
遣學徒杜門自治深爲得策所造諳想日深矣
恨未有承教之期爲悵悵耳但爲舉子輩抄錄
文字流傳太多稍其所敝似亦有可議者自此
恐亦當少謝其出也如何如何禮運以五帝之

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略有
此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
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
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
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
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高明復以爲如
何因便附問草草
眷集伏惟均慶山中有委勿外熹拜問
薛湖州昨日又得書其相與之意甚勤聞其學
有用甚恨不得一見之然似亦有好高之病至

謂義理之學不必深窮如此則幾何而不流於異端也耶其進爲甚駛亦所未曉書幸見告以其所自喜又拜

密菴主僧從稍近已死其徒法舟經管幹此菴元只作古丞莊屋如可且令看何耶求一穩并帖付之恐或別有可令往者遣來尤佳但此菴所入亦薄非復謙老之時矣只以法舟守之亦便也古本作右

答呂伯恭

便中累辱手書伏審已經練祭哀慕如新即日溽暑孝履支福感慰之至熹昨已作書欲遣兒子詣席下會連雨未果行後悔斷看亦何也但此兒頑惰之甚在家讀書絕不成倫理到彼冀親警誨或肯向前萬一只如在家時即乞飛書一報當呼之使歸不令久奉累也仁字之說欲夫得書云已無疑矣所諭愛之理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亦爾者似頗未親蓋仁者愛之理此理字運動之端端字却輕試更以此意評之即無侵過用處之嫌矣如何劉博士墓誌不曾收得早錄寄幸甚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求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士龍相欸所論大者幸喻及一二亦甚恨無因緣得相見渠更待闕耶其改命必有以也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不知收得否因書煩扣之并爲致千萬意也菴牓已付之其僧有狀令附此便去擇之來此相聚甚樂有書納上元履春間不幸不起疾甚可傷近方爲卜得地旦夕往與謀葬也承問及之因便拜狀草草餘已具所遣兒子書矣

答呂伯恭

潘守附致所予書得聞近況感慰之至信後暑毒異常伏惟讀禮之餘孝履支福熹窮居碌碌無可言召命竟未能免近被堂帖督趣逾峻勢須一行至衢發聞恭俟罷遣或得承晤何幸如之子澄過此兩三日諸況具能言之因其行附此不復縷縷餘惟以時保衛區區至懇

眷集伏惟均安此間有戢勿外兒子寓食之計似終未穩豈可終歲擾人耶幸更爲處之使實屯之間可久處而不厭乃佳可與叔度書不欲

深言此但老兄以意裁之則善矣叔度遺書想其論說氣質良厚不易得也聞薛士龍物故可駭可歎且恨竟不識斯人也

答呂伯恭

昨以召旨之嚴不免爲造朝計意經由必獲一見子澄之行草草附問已嘗及其故矣既而忽有改秩奉祠之命知獲遂退藏之願然褒寵過厚又有所不敢當者力爲懇辭未知諸公頗見亮否萬一再三不如所請其將何以爲計有以見教幸甚兒子久欲遣去以此擾擾未得行謹

令扣師席此兒絕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游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幾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爲荷千萬勿以形迹爲嫌也賤迹如此又未有承晤之日臨風悵然惟以時節安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書所諭仁愛之說甚善甚善但不知如何立言可使學者有所向望而施涵泳玩索之功又無容易領略之弊耶因來喻及幸甚幸甚劉樞

士誌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間所已有者多録呈切告據此以訪其所無異時成得一書亦學者之幸也近得毗陵周教授數篇論語大兒子帶去試一讀之以爲與程門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語及爲幸長沙此三兩月不得書欽夫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頗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耶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吾人安得歲月相携於深

山無人之境共出其書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乎更有數條又具別紙幸早垂教也

答呂伯恭

方作書欲附便未行而兒子還辱書至感又得竊聞比日秋涼孝履支福至慰至慰且喻對免未報爲撓不爲已甚之戒甚荷愛念[illegible]但坐邀禮命有所未安以此得力[illegible]相捨若其不獲又別相度耳[illegible]欽夫得書觀其語意亦似不以爲可憂也[illegible]審思復以見教[illegible]

敬承欽夫移書見戒一二事亦類此頗恐偏蔽
已甚矯革爲難未知終能副朋友所期否耳今
歲紛紛蓋爲初不爲備卒然整頓故有此患近
已預爲嗣歲之備亦自不至此也周教授語解
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
熟或不及也高明以此語爲如何小兒無知仰
累鞭策感愧深矣在家百計提督但無柰其懶
何今得嚴師畏友先與擊去此病庶或可望耳
及入也又得叔度叔昌書兒子書中及回兵口
說荷其照囑之意良厚益深愧怍偶欲入城臨
行冗甚作此附便餘俟後便也匆匆

答呂伯恭

人還承答字感慰之深比日秋高伏惟尊候安
福熹碌碌無足言者誨諭舜愛之義此亦方以
爲撓若知來教雖可逆避將來之患顧恐於今
日義理未安耳幸更爲思之因書見告爲望懇
懇兒子既蒙容受感佩非常不知能應程課入
規矩否凡百更望矜念過懇痛賜鞭策爲幸之
甚即不可教亦告早以垂喻即遣還尤幸也横
渠集刊行甚善但不知用何處本北蜀中本即

所少文字尚多俟寄來看或當補即作別集也
說文此亦無好本因便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
矣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
比之向來收斂已實則已多矣言仁諸說錄呈
渠別寄已論其[illegible]亦答之并錄去有未安處幸
指誨也[illegible]收較閑正遠節哀自重爲請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illegible]矣
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illegible]人之
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

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
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
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
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
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illegible]其
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illegible]其
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illegible]
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illegible]
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illegible]
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

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
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
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
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
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
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
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昨日作書欲附便行今日忽得手示獲聞比日
冬寒孝履支福既以感慰又得別紙誨諭之詳
伏讀再三警發甚至其爲欣荷又不自勝但所
謂飽經歷貫切磨者不敢當耳區區已復詳具
求教頗俟益論也辭免文字附沈尹專人自七
八月間去此意其已到近託人致懇廟堂求罷
所請得報乃云文字未至良以爲疑得子澄書
乃其人更過何處取書討今必已至矣當時若
知其迂回如此只發遞去自無浮沉也然部中
行下建寧又云已給批書此須作熹狀申部出
給熹既不受不知此文字是如何行遣都不可
曉亦不知此物今在何處杜門無事乃有此撓

聞是韓又拈出前此亦未必能救得否
損仁韓文出手大家收救甚　批收拾處乃
荷相念然又不欲作書彼亦　以爲誠然不
知可煩若見因書一言所以　受之意非通
矯偽得自廟堂上辭免文字只依所乞再授元
官差監嶽廟便是一箇出場也前日作書忘記
又此因問之及復此切切千萬在念也康節恐
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此是
叙復元官還在舊職又可遂迴解去卽與今日
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自比然夫書來亦
十五
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沮所作之意此語亦甚
直截然渠知不曾爲思量如何解免得脫若只
如此斷唯恐非臣子所敢安也千萬便爲盡心
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幸甚幸甚夜作此
書不能它及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教感慰之深信後忽忽已迫長至伏
惟感時追慕何以爲懷神相孝履起處萬福熹
昨以叔母之葬來政和往返月餘今適反舍沮
洳無似況它無足言者而行寫書有所次扣枕

已聞徹得早報及爲幸兒子極感教誨不知近
復如何正唯懶惰不肯勤謹檢飭此爲大患耳
必有以變化之爲文稍能入律否初欲歲下今
路歸今思之恐徒勞往返不若且令留彼度今歲
既蒙矜念如此當不異父兄之側矣但久溷潘
宅不自安耳子澄一書告爲附便陸子壽聞其
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不
知今竟如何也學者用工不實之弊誠如來誨
不但學問今凡一小事才實理會便自然見道
理漸漸出來也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

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
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
編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
不獲文勢反突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
不足深論也因便冀此草草

答呂伯恭

便中連辱手教感慰亡喻即此歲除伏惟處時
追慕神相純孝起居支福熹碌碌如昨無所可
言但懇辭既不得請又被堂帖撿尘近降行下
然觀立法之意乃爲有官職之事者設與此雖

恐恩辭遜祿者初不相關已後注釋此意恐得
丗回中矣亦得韓丈書最敢勉甚至却爲合下具
得此一邊義理稍重未能勇從萬一果擬題怒
亦無所避之也韓丈必已開府前日臨安人回
已附書致謝此便遽又當除日百冗不暇再作
也兒子蒙教皆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
大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
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
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
肯非他人所能强也子澄去就從容甚可喜聽

聞周子充辭郡得請今又趨此益知辭受由人
而不在於時也彼能之而我不能哉若來喻所
云覲切用工處誠亦更當致力想相見必熟講
之矣范伯崇云歸途亦欲請見今皆已到未耶
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兩處文字告更趣之祭
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不知何爲至今未
到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別錄呈求訂
正也所論克己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遠慶之病
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要識得仁之名義氣味
令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竟

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將克己功夫占過詐習地
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
一段其詳幸更考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
敬承也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稍
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聞其
園池增闢盡得江山之勝幸來相招屬此蹤跡
未自由又鄉里饑儉未敢遽語之也王教授來
值熹入城不得相見以老兄所稱也如此甚恨
未及識之耳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
稟大本校雖不爲不精尚亦有闕誤掃塵之喻
信然能喻使改之爲幸聞又刻春秋胡傳是喻
使精校爲佳大抵須兩人互讎乃審耳兩人一
誦一聽看如此一過又易置之橫渠集已畢未
耶得本早以見寄幸甚如此閒程集似亦可作
小本流布蓋版在官中終是不能廣也向忠欲
刊說文不知韓文有意否試扣其說因贊成之
爲佳偶便附此除日百冗不能既所欲言惟千
萬節哀自愛以振吾道爲祝忽忽不宣

答呂伯恭

歲律更新伏惟感時追慕何以堪之神相孝思
體力支勝熹此粗如昨歲前附一書於城中想
便不知達否紙尾所扣婺人番開精義事不知
如何此近傳聞稍的云是義烏人說者以爲移
書禁止亦有故事鄙意甚不欲爲之又以爲此
費用稍廣出於衆力今粗流行而遽有此患非
獨熹不便也試煩早爲問故以一言止之渠必
相聽如其不然即有一狀煩封至沈丈處唯速
爲佳蓋及其費用未多之時止之則彼此無所
傷耳熹亦欲作沈丈書又以頁辭免未獲不欲
數通都下書只煩書中爲道此意此舉殊覺可
笑然爲貧謀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諒也正遠萬
萬節哀自重餘已具前書矣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日經新歲未及上問爲慰惟孝思有相起處之福
祥禫計亦不遠追慕悲難爲懷也熹屏居如昨
向來辭免堂中竟爲檢會近降指揮行下
不免再具狀懇辭矣梁公至此相見之後始知
前此請之由來亦爲言於諸公今茲之請其必
遂矣此外經致力處姑復任之但惕息俟罪而
已去冬了叔母葬事又人事出入追歲未定

開正復擾擾才得旬日休息又以梁公遭喪不免入城弔之訃又須旬日往返加以親舊間死喪弔送奔走不暇鄉民又已嗷嗷告飢此皆不免勞心費力殊覺費次廢矣學業因無由進益至於尤悔之積亦有不暇點檢者每一念之如此紛紛竟亦何益欲舍此以求講論規誨之助而不可得則亦悵然而已欲夫得書相招爲洞中之游以此未能行然它亦有使人不欲前者至於老兄相去不遠亦無從相見胸中所欲言者無窮偶有使行臨出不及拜書道中作此寄家中令付之匆匆不及究所懷之一二若畏要之後不免復爲祿仕能求一官南來否乎引領馳情尚冀節哀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

便還奉教感慰之深即日春和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追慕何窮然循就先王之制誠有難於賢者焉爾辨未報惕息俟命未知所以爲計承問感感衢溫文字幸早留意寄及橫渠文集比有一寫本比此增多數篇偶爲朋友借去未能得寄來可作別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衰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只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兩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旨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因便附此不盡所懷餘惟節抑餘哀千萬保重

眷集伏惟均休子約已獲奉書矣兒子久累教育學家愧荷不可勝言更願終賜使隨其資之所下有所成就幸甚匪不敢大望之也呂伯恭到彼所論何事伯崇且還江西尚未到里中也叔度寄得薛士龍行狀讀之使人慨歎不已

不知所著諸書嘗見之否今有書弔其家煩爲
致之欲求中庸大學論語說及陰符經許梓諸
本政叙凡七書不審能爲致之否此委却望不
外

答呂伯恭

前月末及此月初兩附便拜狀不知達否府中
轉致近教獲聞比日春晚尊候萬福感慰深矣
熹屏居如昨近出展墓遂登蘆山小菴在孤峯
絕頂之側少留旬日舉目雲山盡數百里足以
稍滌塵滯它無足言也然動未報若不將上則

不若不報之爲愈今幸如此且爾偷安耳示喻
專心致志之功警發昏惰亦幸甚矣但年來浸
益多事雖書策功夫亦不能得不接續此爲可
懼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人大抵氣習已偏而
志力不彊殊未有以慰人意者門墻之下深亦
有其人乎誘掖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
易明白處漸加功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
爲正法耳弟子職女戒二書以溫公家儀系之
尤溪欲刻未及而漕司取去今已成書納去各
一本初欲遍寄朋舊今本已盡所存只此矣如

可付書肆摹刻以廣其傳亦深有補於世教或
更得數語題其後尤幸也外書淵源二書頗有
緒否幸早留意兒子荷教誨舉家感刻昨深慮
其經義疎闊今得略有條理甚幸甚幸新茶三
十夸謾到左右因便附此草草不宣

答呂伯恭

昨已具前幅而便信差池便中又辱況書慰感
亡量聞拱壽入山水撈[illegible]講學之餘日有佳
趣小兒亦得從行尚荷愛厚尤感刻何敢忘也
所論吳才老說經之旨切中其病然在今日平

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學記深造自得之語初
亦覺其過欲改之則已刻不及矣以此知人
心至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也平昔
之在唐人特然知中庸之爲至亦不可多得然
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特於序文發之蓋不
遠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爲無意似不可謂不
足而略之也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
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
正謂如此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
而未有以證之及讀家語乃知所疑不繆耳夫

則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譬諭似以天地爲指而至於大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幸見教從所欲請者甚衆臨書忽忽忘之顧未有面論之日茲爲恨恨耳

答呂伯恭

子約惠書已奉報矣不知何故如此猶豫前卻此不誠不敬之本於進道中正是莫大之病須痛加治療來書中已極言之甚從容之際亦必有以警之也元晦叔妹葬其母之喪今日方見之能道欽夫病狀亦得欽夫書今已復常矣疑叔亦多病磨癢也人各有偏非見徹克盡所不能免此誠至論佩服不敢忘也小兒無知荷教誨之意甚厚異時稍識去就不知何以爲報也但久擾叔度兄弟甚不自安又聞浙東艱食恐向後道路難行今專此人去恐可遣歸即從韓丈借人送歸或尚可少留即亦唯長者之命鮎來卻無讀書處也來書中已許果讀文矣其去住遲速卻在裁度也大學中庸略刻本已二十本煕五十尾并以伴書幸留之它殊多外未暇輕

上問

答呂伯恭

熹僭易拜問台眷伏惟上下均安子約賢友不及奉狀前書所講必有定論因來幸示及兒子久累誨督春來不得書不知爲學復如何向令請問選録古文之意不知曾語之否此間異時文皆已刊行於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無書之弊熟矣正當以禪學朴素矯之不當崇長此等推波以助瀾也別若以爲如何尤川新學二刻令兒子持納求教幸爲一觀記文之謬千萬指示也

答呂伯恭

便中連三辱書感慰無量即日庚伏酷暑伏惟禮制有終永慕何已神相尊候動止萬福責社門如昨辭免不遂今日已拜命矣屢煩悖勤誨荷之深前日得王漕書亦具道盛意也三登之樂求賁初心方此感愴忽又聞一表兄之喪明日當復鼎赴亟遣此人喚小兒還家草草不此未暇它及此兒久荷教育舉家感德無窮今遣試朋幸聽其歸異時復遣卒業然以累高明也已作書懇韓丈借人更告借以一言得早還為

㬰幸承從人嘗至三衢汪丈必甚款所論何如
因書及之熹欲歸免已決秋冬間無事或可出入
甚思承教但未敢預期耳正唯以時進德自重
為禱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
聞懷玉山水甚勝若會於彼道里均矣如何

答呂伯恭

兒子歸承手書之貺感慰良深秋氣漸凉伏惟
尊候萬福熹昨以事一至城中還家諸況如昨
蓋無足言者懷玉之約遲以明年無所不可但
兒子說車馬自會稽遂如天台鴈蕩不審亦可
留此勝槩以俟來春相與偕行否若爾則不必
登懷玉只自此徑去婺女相就而行也兒子歸
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為亦比往時小
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
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
堂之列耳還日又蒙借人津遣尤以慚荷但歸
來為家俗務汩沒不得如臨行所戒次第拗捩
殊失初非所期亦復任之耳損減收斂之喻極
實切當謹銘坐右不敢忘也汪丈進德不懈後
[illegible]甚但其所辨石林燕語頗留意於儀章爲

數之間此曾子所謂則有司存者豈其餘力之
及此耶東萊於此則亦非區區所敢知者矣長
沙頻得書地遠難得相見此公疎快書中不敢
盡言心之所憂亦微詞以見晦叔歸因託寄懷
想其亦樂聞之但事有足生者須推類以通之
則告者不費而聞者有深益耳中庸章句一本
上納（此是草本切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
後便寄去有未安者 條下為幸大學章句
并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
為五章闕文（之意）可無疑更告詳之系於經文
之下却無言也淵源外書竹如所喻但亦須目
下不住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別紙所論更俟
參訂奉報汲度過人已留數日不欲久稽之且
附此書遣還也未即承教馳想亡窮惟千萬為
道自愛

答呂伯恭

昨自叔度人還之後一向不得奉問豈勝向仰
比日冬溫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杜門如
昔無足言者昨附去中庸大學等書如何未相
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幸近稍得暇整

頃得通監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
得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為此功夫不知規摹
次第如何此間頗苦難得人商量正唯條例體
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
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
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
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
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所欲言者
甚衆此便又遽[illegible]及寄一二春初即治溫台之
行承教且[illegible]向寒伏冀為道自愛不宣十
月十四日[illegible]拜[illegible]狀
熹備易再拜[illegible]問眷集伏惟均慶子約賢友不
及拜書兒輩附拜問禮大兒本即遣去席下又
一動亦費力來春當自携行但恐又難去叔度
處不知當置何許也前書所扣一二事因便告
早及之欲為之備貧家辦事為難須及早料理
也此書附建陽范澤民解元渠去赴省云欲便
道請見其人老成孝友誠慤所舊問所難得者
若[illegible]此行甚費力或有可[illegible]手處得與垂念幸
甚幸甚此委不外熹備易 拜問

韓文攷成想多暇日相見便遽不敢草草為
書語次告略及之幸甚幸甚熹再拜懇

答呂伯恭

近以書[illegible]范澤民秀才計已次第聞達人
至伏奉[illegible]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
劇功衰之[illegible]不易甚懷疚[illegible]想一向平復久矣
杜門[illegible]所造[illegible]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
目此不易之論[illegible]功夫根本至謂祭助長之失
乃其習[illegible]宜[illegible]却恐未盡蓋平論之
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自是四事不應偏察其
一若偏論之則助者已是用意太過之病若又
以察[illegible]之病恐[illegible]此須更審之恐或立
[illegible]中[illegible]不能無謬誤更望細加考
[illegible]以書[illegible]也叔度云欲傳錄此非
所[illegible]不可但恐未成之書若
[illegible]人耳已書懇其且俟相見
[illegible]度可傳則傳之亦未為晚也聘禮謹
[illegible]來春到彼便可就此禮但[illegible]度書云
[illegible]年[illegible]歲此則與始者所聞不同此
兒長大[illegible]欲早為授室如溫公之儀則來歲

已[illegible]爲料此并候到彼面議來日欲爲次[illegible]
[illegible]入夜有冗[illegible]報目昏不成字承教不遠
諸[illegible]以自幸未間更冀以時自重

答呂伯恭

自[illegible]不五被[illegible]敢[illegible]都不得
奉報[illegible]慚愧[illegible]之[illegible]
伏惟悲痛何以堪處[illegible]勞
神觀[illegible][illegible]福
熹碌碌粗[illegible]朋
友三兩人[illegible]一月
末聞手書來告[illegible]已不
起數日矣朋友聞如此公者不易得[illegible]痛
然其病甲極了了語不及私所以教子[illegible]語
皆可記所與熹書并今致意諸朋友今猶云一
通度其意於當世之慮不無望於伯恭[illegible]爲
懍然也然不必以示它人爲幸熹開正當往
爲料理葬比來甚覺衰憊不堪稱走然不得不
爲一行也兒子蒙收教極感矜念更望痛加鞭
策千萬幸甚昨所獻疑本末倒置之病明者已
能悟其失不知近來所以開導之際其先後緩

急復如何因來見告爲幸機仲攜之來皆未細
見攜之過此日熹往邵武未歸但留書云老兄
有所見教一二事甚恨未得聞也其間略說龔
書不須刪定與來書似不相照不知果如何然
渠開正須復來此當細扣之[illegible]亦望批喻也
渠託於縣學之館誠似未[illegible]老兄亦嘗警告
之并俟其來細與商榷令[illegible]叙也修定書說
甚善得并程[illegible]詩[illegible]傳等[illegible]次見寄甚幸[illegible]書
託求本政書[illegible]錄等望留意[illegible]
杜寄本攻[illegible]一二種文字已[illegible]
老兄處或可[illegible]
及其爲政之[illegible]
小兒強成之[illegible]
時當見之耳聞[illegible]
於老兄也熹近讀[illegible]
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illegible]刊去書[illegible]
爲[illegible]當可通行者甚多出入不能[illegible]
但由質正然旦夕草定亦[illegible]
旋行也所懼[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議[illegible]亦不爲無助耳[illegible]竟[illegible]

能行今復欲謀之亦未定旦夕相見當致盛意應仲書亦未有報也今日歲除鄉人有告行者草草附此未究所懷願言為道自重以對大來之亨區區至望不宣熹頓首再拜

答呂伯恭

昨承枉過得兩月之款警誨之深感發多矣別去忽忽兩月向仰不少忘便中奉告承已稅駕欣慰之劇信後秋氣已清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數日始登蘆山之頂清曠非復人境但過清難久居耳至彼與季通方議卅丘之行忽得來

教爲之惘然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鵝湖追逐入懷玉深山坐數日也損約收斂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前外事有不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什損四五矣自此向裏漸漸整治庶幾寡過但恐斷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也綱目草藳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向後但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勞心也向來之病非書累人乃貪躁內發而然今當就此與作節度庶幾小衰耳汪丈文字已寫寄之矣藉之近得書問清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憶劉元城語耳

因書告見教唐祭之說此亦多知其誤素實制此欲救其小而不知其□於大者之過也專人奉問未究所懷惟千萬為道自重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

別紙誨示開發良多太伯或齊事鄙見偶亦如此也復有少反復更望垂誨

已作書又得府中寄來七月九日所惠書爲慰尤深但所謂前兩惠書者其一未到不知附何人可究問也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熹又覆

答呂伯恭

昨專人反附府中一書想比日秋涼伏惟尊候萬福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頤子論爲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一作論學）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閫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

之須史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為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往時商量欲以程子格言為名不如只作微言如何雖有時氏所編已用此名然將來自作序說破不妨也更裁之又欲煩就注文處借呂和叔集檢看有西銘解否有望錄示也此三事切望留念又向時所許錄寄文字及前書所

請者或去人已遣歸所寄未盡望續附來為幸更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敬度叔昌二兄未及拜狀因見煩致區區不宣熹頓首再拜

八月十四日

所云府中一書無之誤記也

答呂伯恭

便中承書良慰瞻仰比日冬温想惟尊候萬福熹窮陋如昨諸公許不彊致其計甚便所喻謹複深見仁者憂世之心然初辭用上便有前却似似有制之者非人力所能計較也近得建業轉致定叟報甚詳此亦不可便謂無意疾要是自處有不至耳得韓丈書甚以老兄為念然諸公不先其難者以開進賢之路而區區用力於末流適足以信其讒口於事竟何補耶近事一二似亦可喜然勿貳勿疑古人之深戒適足為寒心耳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完所餘才此耳然為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

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論語說得暇亦望早為裁訂示及會稽之行計亦不多日也近看周儀二禮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即復惘然又似枉費工夫耳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難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近思到枚甚善曲折已報叔度矣無論昏議此極不忍但熹未敢輕易已具以來喻論諸往來者有可問處到即報也撰之不曾相見撰之欲來亦不見到不知何故季通有母之喪貧迫甚可念也黃氏兩

建陽有版本旦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證[illegible]
悖但不見所出使人未敢安耳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只合讀爲僻字則與上章同體而於下文甚順幸試思之見報如何桂林近得書區處一路財計甚有條理但云州兵闕習已成次[illegible]不知如何也亦甚覺向來講論過高之弊矣[illegible]到武夷留近旬月窮探遍歷乃知昔之未[illegible]遊也[illegible]衞仰陳迹而歎京遊寫古人[illegible]又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illegible]古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illegible]而痛加㩦節則爲幸又[illegible]教之日臨風不勝[illegible]懇

答呂伯恭

廟碑恐未刻間[illegible]或因書徑報桂林令[illegible]之草定如此亦以求[illegible]然亦不必示人也元晦遺[illegible]官文字而歸州郡以法不許自今進退無據前日來問從請祠或尋醫勸其不若尋醫蓋猶以自劾觸

祖母故欲如此然亦太輕率矣參前日寫得邵道詩數篇去囑其勿示人近聞乃嘗呈似子約云已寫得切告掩藏勿令四出爲幸

答呂伯恭

正初以書附便人想已達自此過小溪旬日遂來富沙見韓丈略聞近況爲慰比日春雨應候伏惟尊候萬福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嘆此始聞之猶未敢信到城中始知果然此公實爲今日善類之宗主一旦隕沒何痛如之即欲奔往哭之又不敢輒至近甸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情義所在有不得而避者然亦不敢見人幸勿語人也因擴之行附此草草不暇它及埜獲依師席幸甚凡百望痛加鞭勸餘惟以道自重爲禱不宣正月晦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春集均覆子約不及別狀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得附狀計不至浮湛人至奉告欣審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承喻以期會之所甚幸但[illegible]此行迫不得已須一至衢正以不欲多歷

鄰縣故取道浦城以往只擬夜入城寺避喧且
出知自常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爲人所知招致
悔咎今承誨諭欲爲野次之歎此固所深願但
須得一深僻去處跧伏兩三日乃往自金華一不
入衢徑趣常山道間尤妙石巖寺不知在何處
若在衢婺間官道之旁即未爲穩便蓋去歲過
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善地矣更熟籌度之又
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
度只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
介馳報回日即告喻以定處爲幸亟遣此人草

草修報它惟爲道自重不宜熹頓首再拜上狀
前書所懇爲韓文言者告留念前日自言之三
力似已蒙領略然恐或忘之脫致紛紜不得不
深防耳千萬

答呂伯恭

近因韓文遣人拜狀計先此達矣比日春和伏
惟尊候萬福行期想只數日間自此亟指以望
車音幸疾其驅慰此傾跂也叔度兄昨小違和
今已安否不知諸朋友孰能同來因便佇過間
草草附問餘惟面言

答呂伯恭

使中兩辱誨示感慰之深即日雨寒伏惟尊候
萬福熹正初從至邵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旬
而後歸將爲婺源之行未及而韓文召還道出
邑中寄聲語叔必欲相見不免又出山一巡疲
甚不可支矣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而來
歲前未知所以爲決旦夕上道却徐思其宜言
叔昌寄示[illegible]作其文曲盡其爲人之梗槩讀之
令人嘆[illegible]何兄誌文語殊誠如所論[illegible]此固
已[illegible]以[illegible]它所更定尚多[illegible]錄呈

草本[illegible]也[illegible]已[illegible]所欲[illegible]者[illegible]已
之細[illegible]大抵今日發口欲[illegible]盡[illegible]而不失時
義之中此爲難可尊[illegible]已[illegible]
以次整頓諸書以惠後學甚善然亦[illegible]早下手
已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
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
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
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
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
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

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
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
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别作一
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
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
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
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
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
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
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

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
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
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
緒書成當不俟脫稾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喻
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
欲放此接之但少遲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

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
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
否而警策之也近思錄道中讀之尚多脫悞亦
改正送叔度處擴得詳訟告早補定即刊為佳
此本既出無以應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
出耳[illegible]補處亦望補足
見寄[illegible]望刊[illegible]
何[illegible]
到[illegible]日望[illegible]
[illegible]

答[illegible]
奉八日[illegible]深信來踰月欲霖
以不當[illegible]惟德業有相起處多福
嘉前月[illegible]明黃[illegible]旬日而歸幸糊遣
日所足言者黃丈端莊渾厚者而不褻議論不
為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使人不覺
心服益自愧其淺之為丈夫也伏承誨諭覺
之說甚詳蓋一出於忠誠義理之心非世俗較
厭利害之私所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

恨其聞之晚也然中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丞許之命則臨事又覺有且泥處遂復以狀懇辭而且姚其說但昨以書謝韓丈及此并懇廟堂則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不當廢者悉已陳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然則其亦不爲有隱於今日冒昧一行蓋非所惜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則反有所激以爲身世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恭書道其所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別有所制非復諸公所能斟酌矣然月末再狀已行度旬月間必有決語亦悉以俟命而已復何說哉儒釋之辨誠如所喻前已於此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衰憊而忽所微之戒哉所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望批報也偶有使人夜作此附之未及究所欲言臨風惘惘子約兄未及別狀近蒨何書所進何如有可見語者願聞之叔度向欲刻近思板昨汝昭書來云復中輟何也此人行速亦未及作書此事試煩商訂恐亦有益而無損也未承教中正惟以道自重爲禱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書

答呂伯恭

前日專人拜狀想達偶至建陽竊聞新除不勝
慰喜而區區私請亦遂從欲尤以欣幸諸公若
早知出此則無如許紛紛矣老兄愛時之切豈
遂不忘竊計久[illegible]衰足不俟駕而就途矣所願
慨然以身任道無所回隱因上心之開有以發吾
進說以慰善類之望千萬幸甚往者固[illegible]
明之思[illegible]繼其爲害[illegible]之機[illegible]
[illegible]
處者公[illegible]
知差[illegible]
爲早[illegible]
狀便遣人取之又以懇叔度催其[illegible]
報若只此歲裏則未能便[illegible]此然[illegible]
日益造深以此事爲憂[illegible]
去[illegible]因黃行附此草草[illegible]此不欲數[illegible]
入都音問不得數通矣千萬[illegible]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日半間道人拜書及建陽附黃[illegible]一書想已
達不審從人竟用何日入都比日初寒伏惟進
候萬福任道濟時此中外所深望於明哲而區
區尤所不能忘者計所處去定以時發之當不
待旁人之贊也[illegible]祠請已遂尚未知敕命所在
不知諸公發在甚處也[illegible]所懇大兒姻事今
楊元禮教授經由專託渠見叔度面議若老兄
未行亦望[illegible]得便遣其歸也耶所寓李主
[illegible]教惟千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感[illegible]
[illegible]問
[illegible]
[illegible]得[illegible]約書聞
[illegible]得向來便中所患書尤
[illegible]伏惟尊候[illegible]福吾私門禍故
[illegible]日又[illegible]
老婦[illegible]不起[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兒子遠歸已孫
其母又切傷痛此一體所令情義不輕而自此
門內細碎便有不得不關心者衰嬾詎復堪此
柰何柰何又聞叔度之病亦復不尋常深以爲懸
念不知竟如何此公清介在朋友中最爲可畏

者且願其早平復也老兄到館西已旬月諸說
如何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潜回
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
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
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要特蔽於陰邪不能決
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權術濟之計愈巧誠
意益衰以之聽者亦不悟其爲此所以愈
進而卒不安以爲高明以爲如何然當默之
勿以語人也前此嘗有對書或未到亦不安之其
望亦有一二語恐亦人所欲聞者不可泯泯

自此拜狀不及此前矣熹向令以下傷至再
禍未及拜受上恩此何以爲報正須直自守
道以求無負獎念之意而已因便拜狀恣冗不
暇它及千萬爲德業自愛爲禱

答吳伯豐

私家不幸窀穸人隕喪悲悼酸楚不能自堪黃仲
本來伏承惠書慰問哀感之深并俾歸賻尤以
愧荷即日春寒伏惟尊候萬福史籍計已奏御
句考訂良勞然得是非黑白不至貿亂足以傳
信久遠亦非細事也熹自遭禍故益覺衰倦而
外瑣細自此便有不得不關心者加以日下衍
番窮索書問之冗至今未定形神俱耗不復能
堪矣偶黎源滕秀才珙在上庠其兄來求書
請見因得附此致謝滕生未相見聞資質頗佳
亦知向學得與其進爲幸未有承教之期臨風
傾仰惟千萬爲道自愛慰此遐誠

答呂伯恭

昨者仲本寄到所問其勤用等語並呈
以熟示所疑源所示頗謝不知今已並看熟否
春和以來惟尊候萬福熹杜門忽忽意緒殊不佳

而冗下事之今未完更旬日間且出謝親舊并
治一兩處墳可用即就近卜日也今日得達度
書知所問考異誤近思已寄來尚有誤字已校
定寄之矣昨聞已復官諸公必有以處之
但不知後來竟自陳否耳徽錄當已進呈自此
或少事矣小録過門附此問訊它不致及惟千
萬爲道自愛亟推所有以正君及物爲吾不勝
吾黨拳拳之望

答呂伯恭

前日魏應仲行拜狀想達比日春暖伏惟尊候

萬福熹所欲言者已見前書適記一事嚴州
書本子初校未精而欽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
可以改正并刻外書以補其遺前附叔玠書因
忘及此今此便遽又未暇作渠書告因便為達
此意并求一印本便中亦及容為校定送徐丞
此中已無其本也切幸留意友人王欽之主簿
赴調過此因得附訊欽之有意於學而病悠悠
因見有以警之為幸工遽為道自愛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積有馳溯近歸承書少慰其勞曾
丞經由亦道存問之意為感然久不致問訊雖
聞遷進之寵曾不能　致賀顧此亦未足以甚
慰所望云爾比日劇暑伏惟尊候萬福來書諸
諭差彊人意更願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
積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則區區之望也
今瞑眩之藥妄進未効其他小小溫平可口之
劑固無望其有補矣不勝耿獻私憂輒復及此
惟高明深念之也敬夫北歸私計甚便近收報
頁聞書云其子病繼聞其耗殊惡果爾殊可念
也棟仲到必已久子重時相見否叔度尸郎

不信書不知為況如何詩說所欲脩改處是何
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此亦得間判定大抵小序
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
也去年略脩舊說訂正為多向恨未能盡去得
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綱目近亦重脩及三之一
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須求一為檃括但
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
義例熹已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
知失服目所以須明者一為過目耳文海條例
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
者恐不可取其只為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
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
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
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為
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
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為從容說議開發
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欽
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却欲添入說[illegible]數段
已寫付之但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否耳近
時學子有可收拾者否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

訟前日偏見之説不知果如何曾丞説劉晦
叟者欲來相訪而久不至豈不成行邪近看論
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論
耳子約昨聞欲過湖秀今已歸否埶等拜起居
正遠千萬為道自重區區至禱

答呂伯恭

前日便中伏辱近告感慰亡量信後秋清伏惟
尊候萬福熹比與純叟及廖子晦同登雲谷遂
來武夷數日講論甚適今將歸矣偶浦城林叔
文見訪亦累日云嘗從徐誠叟學頗能道其緒

言今欲至浙中訪知舊以葬其親意亦可憐或
恐有求館客者其人老成篤實得垂記念幸甚
臨行草草附此未暇它及惟千萬為道自重

答呂伯恭

前日所稟寄菴事想蒙垂念近以久不得報淨
昇者益無禮至於鬬官已令回申云熹遣人齎
書往門下審其虛實矣切望早白知府令收早
發一信相報或別遣一價來追收靜昇文帖為
佳不然此事無收殺必壞此菴可惜也千萬至
懇至懇子重所懸何官未久上狀因見煩致區

區

答呂伯恭

近因劉家便人一再上狀想達人日遞中忽被
報聞之命丞相又以私書鐫喻懇切勢不容復
辭已即拜受但敕劄尚留府中旦夕當請以歸
也朝廷厚意如此豈敢不承但衰懶決不堪仕
宦其勢須專人致書謝丞相而復申宮廟之請
耳初謂會緣可得一對使君相親見其衰悴不
堪之狀或可脫免今既有任滿奏事指揮則正
自不如所料只得整竭懇請庶免蹤脫耳遞中

具此幸預為一言庶得旦夕遣人到日便得遂
請勿使至再不唯陰託孤蹤不使至於狼狽亦
使斗升微祿不至斷絶實為幸甚適獲忝覽冊
府續歐從容風議之辭獨得之於商明耳數仰
歎仰比日初冬寒氣未應伏惟尊候萬福更幾
以時深為吾道自重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月末人還承書具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
之劇進長著疑行曆獻納之選吾道為有望矣
熹所請不遂諸公意則甚勤但私計為甚不便

私義爲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益衰前日欲略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支然尚未敢出門户也未論其他觀此氣象豈復更堪遠官今亦無可柰何且一面呼吁乞爲與病獨往之計萬一隨行不堪勉彊又當別致情懇且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也不之人決不至以熹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膚瘵衰殘之身以偷安自汸蓋此餘年且萬一不免復有祈請全仗老兄力爲主張使不至大段狼狽也子約得書否亦甚爲熹憂此行蓋此理灼然況今又甚於前日耶便中寓此不敢他及惟以時爲道自愛

答吕伯恭

月初遞中辱書并劉良感眷念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祠請不遂欲俟送兵到即行今忽以此故累及他人心不自安不免復有前請納去劄子三通其中但是說病不可支更上煩一爲宛轉不欲作諸公書又非倉卒所能辦兼亦不敢家居俟命已一面前往饒信間俟指揮若得回降告只發來鉛山弋陽以來尋問也非欲故違丁寧之誨顧以私心實不自安亦以鹽司前日之舉似太輕率恐致人言故不免復爲此請切幸見亮早爲料理使得免於後日之患則所望也熹今雖行亦未敢越番陽而西且宿留安仁餘干界中俟命耳更有少懇劉樞之葬此間無曉飾指制度者府中有狀申部差被吏屬分明圖畫寫注行下爲幸熹暫到城中留此付其所遣人連日人事紛冗已不能支不復他及

答吕伯恭

昨在城中附府司作中部狀人一書不知達未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已日南康已略遣得數人來而今日復被堂帖趣行勢不敢久居家但開正須略到近處墳墓省視及欲略走邵武問黃次之疾歸來方得就道計在燈夕前後矣昨所懇三劄不知已投否幸早爲宛轉得及行之未遠而被命以還爲幸不然亦須早得一報蓋在道不容久宿留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劉家葬禮得早爲指揮圖畫注釋行下爲

筆或假未開亦告督趣行下蓋其家葬已有期欲及時早辦也渠家昨受過建康買棺錢今欲還納聞尚內翰深以為不可不識何謂試煩叩之子細批報為幸遞中拜狀不敢它及歲晚珍重以對大來之慶吾黨甚望甚望

答呂伯恭

歲前累奉狀今想皆達但得伯崇書聞嘗苦末疾甚駭聞聽不知賢者清修寡欲何以忽有此疾當是勝書過甚或失飲食起居之節致外邪客氣得以乘虛投隙而入耳然計根本完固非久當遂平復尚恃此以不恐耳熹昨緣請祠不知曾為致力否恐不曾為料理再遣此人去託機仲宛轉求之或前日所懇已有回降指揮即語機仲更不必投也蓋病軀日來雖無它苦但一味昏耗倦怠應對隨輒遺忘坐久即思睡膝此豈堪作吏者諸公想亦能哀之也然亦不敢居家俟命旦夕略過分水一兩程以俟得請而還幸語機仲早為致力為幸急遣此人不暇它及惟千萬加意調養以取全安為望

答呂伯恭

歎日來聞體中不安懸情不可言建卒還得手約書知已有退證甚慰以老兄平日存養之厚根本深固必無它慮今當日勝一日矣熹二十五日已離家前至鉛山即止以俟前請之報但機仲不為投下文字此甚費力向使當時即投前劄今或已免此行今若更不為投即下免遣還遲矣決為歸計矣深不欲至此但事勢使然不得已耳交歲以來十病九痛甚不堪此勞頓王使遂以羸罷不得祠祿亦所願欲因見機仲幸更為督之若必欲熹赴官亦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再請祠今無故忽然撞到面前亦可笑也老懶殊甚若得竟亦請尤幸此但為不得已之言耳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此引疾丐閑計已要上若度三兩月間未能就職不若力請為宜也遞中草此

答呂伯恭

自發鉛山後一向不聞動靜殊以為懷到此始得叔介書知已出都門體候益輕快喜可知也此日清和伏惟尊候萬福休養既久計日益平復矣熹去月之晦已交郡事違下風心俯仰懷

數重以衰病精力昏耗驟從吏役尤覺不堪而
幸地狹人稀獄訟絶簡少然猶治事終日不得
少休亦緣乍到不知事之首尾綱紀又皆廢墜
諸邑無復稟畏極費料理民貧財匱不得不少
勞心力更看一二日後如何若更如此則住不
得便須告歸若能少定則或推遷至夏末也始
至首下書訪陶桓公靖節劉凝之周先生諸公
遺迹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并立周象配以
二程先生尚未成也四五日一到學中爲諸生
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其它不能盡報

墊必能略道之或有未當幸口授子約細條畫
見教爲望千萬至懇廬阜勝絶粗得鄙懷瀑王
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每至勝處
輒念向來鵝湖之約爲之悵然今殊未有並遊
之日但願早脫此羈縶亟往問訊庶獲欵敘耳
未間千萬珍重

答呂伯恭　徽卅下一本空一字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
復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
自料欲小立綱紀爲民整頓一二又遠鄰兩日

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接
懇學中元範教授立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
生配食又立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
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
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
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
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
人出入只令入都人附此於汝昭兄弟處書到
切望便爲落筆却懇韓丈借一介送來或恐熹
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栗里只在歸

宗之西三四里前日路到令人歎慕不能已已
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
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
拙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清安
不妨運思故敢以爲請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
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羈縶之流甚恨夫計輕
去山林蹤踏于此如坐鉗鎚之上也相見煩爲
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徼得此祠堂
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
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

龍書才至郡徑走谷廉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鴈門之蹟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爲禱不宣

答呂伯恭

自承病訊之後雖聞已漸向安然殊不得手字今又月餘不聞動靜懸仰不可言也比日暑溽不審起居復何似計益輕健也熹到官四閱旬矣俯仰束縛良有不可堪者見爲料理一二利

害文字旦夕列上幷申歸田之請也叔度昆仲子約諸兄友皆未及上狀兒子到彼必已久矣乞嚴賜檢束爲幸顧雖無海門之禍然亦不免了翁之憂也因便附此令郡吏轉達蓋恐已歸婺女如或未行亦可早命駕也必以無階攀爲憂者惑也高明必深曉此聊言之以助思慮之所不及云爾它惟爲道珍重

答呂伯恭

近得子約書知已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亦嘗得望顏色喜慰深矣比日想益輕健但數日暑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亦無它也熹失計此來百事敗人意此月內當遣人丐祠祿得與不得徒未可知然不以病去則必以罪去矣前請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爲抒思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不惟爲此邦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足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王淵三峽蓋已委到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石龍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卧龍有卜菴已發近至

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中路又聞同中子病家其不聽人言語亦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千萬至懇聞少嘉爲眞曲折甚彊人意此亦一大幾會惜渠輩伎倆止此不能乘勢立作也此間斗海殊不聞事不知近事復如何耳　約不及別狀意不殊前蒿來此日間應接衮　莫夜稍得閒向書冊則精

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是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尚且如此漂泊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益難就緒矣近年百念灰冷只此一事庶幾少慰平生之願今又如此亦命矣夫因毛掾告有便附此未能究所懷惟千萬爲道自重因便數頻寄聲爲幸潘叔介書來云老兄能書大字書中得一二字幸甚幸甚不宣

荆州久不聞問道人去亦不回但傳其政甚偉不知果如何也

答呂伯恭

昨日方以書託毛掾附便未行今晨人還忽領手字把玩無斁喜可知也但聞尊嫂復不甚安何乃如是計今服藥調理亦當平復矣誨諭數事極感垂念學中向來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兼亦未嘗輒升講坐侵官瀆告如來諭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袞之爲區區志願亦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特仕宦之人務恤民多是放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絕不敢有毫髮之擾財賦違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免追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適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提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乃知真是腐儒不敢諱人指目也趙守規模真在但終是意思不如此自使不行然亦恐官私俱竭政使人存政舉亦未必能爲可繼也此事可慮真是使人不忍所以急欲丐去非是苟求

自供亦是下不得如此毒手也見爲星子縣討論經界流移重定旦夕申乞蠲減得三五百匹紬買米知朝廷肯相從否此爲益殊不多然亦勝於不減耳所懇漕司者乃是上供餘米兩漕近皆相許但未得明文撥下耳蓋本軍年額秋苗四萬六千石而上供四萬石餘六千石漕司椿管在軍往往亦催不足其見催到者本軍既不敢支漕司又無所用但隳腐積壓消折虧欠數而本軍官無支給並是額外加耗巧作名色取之故今欲從漕司乞此餘數科撥在軍應副

宜糧然亦僅可供四五月之用其他依舊須[illegible]辦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比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遑安處每誦韋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飢采忽往更無聊志未嘗不低佪愧歎也寄居積俸只是初到有以本身料錢為請者量與逐月帶支所費不多它如見任官員使臣任滿當去而未支者亦量事制宜不敢一例放行亦不敢一切不恤也修學[illegible]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illegible]得劉

疑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illegible]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illegible]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卧龍[illegible]錢亦不敢破此錢矣閑中蓬蒿沒人尚[illegible]除何暇及它事耶求去之說如前所云[illegible]以衰病之餘精力耗損對吏民省文案或至坐睡不能有所不堪亦恐更華采際為姦[illegible]故欲急去且承諭之及故悉具報如此只得勒尊慮也有未當理處却幸垂教所深望也前書懇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思矣因來千萬早寄示為幸甚已具石恐喜或去此又不能得了亟承教未期千萬加意調衛以取十全之安至望

答呂伯恭

數日前毛掾人行附狀想達比日庚伏暑盛竊計尊體日益清安矣熹昏眊短拙支吾不行已遣人上減稅之奏并以奉祠請於諸公矣其鳴甚哀恐必可得不然亦須再請以得為期也熹向嘗拜書以五賢祠記為懇後來不及遣行而嘗因書中懇[illegible]偶檢閱故書得此恐後首尾不見今以納[illegible]為出數語為賜也近得荆州

書已許為[illegible]先生祠若得老兄之文與之並傳貴此一方之幸也五賢欲作五君子如何更告誨諭然此文大[illegible]當以教官為主蓋劉李之祠本揚元範所立今但增茲公耳不欲掩其善且近以此著於薦書不可於此有異同也切幸留念去意已決它無可言亦不及作叔度昆仲書因見須致此意子約亦不殊此懇已成昏未亦不及與之書告呼來喻之辨志錄偶不帶來欲令熹寫一本并告語之也尊嫂所苦當已向安矣暑氣未衰更冀加意珍重不宣六月十八

日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參議直閣大著契兄
坐下
子約不及別書熟在叔度處只今就學書館
亦幸可否更在尊意裁度也適又領四月三
日所寄郡吏書不及作報也

答呂伯恭

便中屢拜狀當一一関徹矣比日清秋伏惟尊
候萬福但久不聞動靜懸想不可言向來所苦
今當洗然矣願更加意飲食起居之節以副斯
文區區之禱非獨朋友之私情也熹在此不樂

求去不遂無以爲計近因輒用劄子奏綱租事
爲廷議所折已申省自劾矣祠祿不敢冀只得
罷遂而歸亦爲幸甚也郡事得同官相助近却
稍不費力但所治無非米鹽[illegible]旋之事殊使人
厭苦得早去眞如脫兎也滋王莽不免彈射此
亦仁爲增逝之秋矣前書拜懇記文千萬勿拒
便付此人以來爲幸千萬至禱因遣人附叔度
草草附此

答呂伯恭

久不聞動靜不勝懸仰比日秋凉緬計尊候益
輕健矣熹昨懇求盛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
念得早示及爲幸恐熹去不及刻矣又嘗附隆
興書境子約借精義補足橫渠說定本欲與隆
興刻板亦乞爲子約言早付其人或徑封與彼
中黄教授可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今日釋奠
處見楊教授說有便亟作此不暇它及亦不暇
作叔度昆仲書幸爲致意黽亦不及書只乞喚
來以此示之餘惟爲道自重爲禱

答呂伯恭

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爲請廖厚教字

都未蒙盼及可否之喻竊觀書札語意似已不
妨出此數語以慰一方學者之望況發明前賢
出處之意又高明平昔所以自任之重乎非專
出於鄙意也濂溪祠記荊州已寄來矣已屬子
澄書而刻之旦夕刻成即寄但所請竊望便爲
留意及熹未去得之幸甚石謹具矣顒俟顒俟
至懇至懇熹比得穆子豫乞呼來戒教之爲幸
熹又拜懇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正此馳情忽奉手告竊審尊候日益

輕安喜不可言子澄適亦在此相與慶忭也富
娍所苦亦喜向平渊中醫藥計不難致也熹前
日所請只乞嶽星子一縣偏重耗錢又減和買
三二百匹耳此未足以慰藉上下之望前日度
力量恐不能有以加且爾粗塞責耳請祠已并
上甚悵閒嵗之晚然衰病疎拙實非所堪執不
得不為此也季嘆之事頗費巴燭其妄作亦究
轉附之但恐此人前路後有請張不得不移書
朝列一二故舊使之聞之非有答頻費意也通
書初實甚擬近因申請嶽從之例與之矣凡此

隨俗漸爭宿心豁達容久計只有力懇而去它
皆不暇計也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此餘惟爲
道千萬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

播易伴聞尊嫂宜人向來聞不安今想亦平復
矣子約老友未及別書前便奉問達否比讀何
書所進想日趨詣切求及之漸此塵冗甚矣
此來不得讀書得次覺節寒至於平日疾惡之
心施之政事亦不免有刻急之識無復寬裕和
平之氣甚可懼也不知所聞如何幸有以警之

熹再拜上問
責沮没吏事心力益衰前書記得有數事致懇
今皆忘之幸檢看一一還報也

答呂伯恭

昨聞尊嫂宜人奄忽喪逝深為驚愕即欲遣人
致慰問而未暇及便中乃承手書計告益愧不
敏竊惟伉儷義重痛悼難堪然尊體未盡平復
深宜節抑以慰友朋之望也熹罷遣於此恰已
半年求去不得深以為撓自秋中得報即欲再
請而諸公皆以為雖大臣故老與藩亦必朞年

而後敢請是不以郡守皆卑爲者是以遲遲
又以秋來苦不甚大病作書懇詞雖極懇尊覺
得亦有難說處有所不忍踰冬以應朞年之說
庶幾得之今亦新人先達此意適歲通賀正書
時便并遣也前此或恐有不相悉者或相中害
此亦無如之何任其彈射不能如此切切顧慮
也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
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十七八今或至當日而
無訟者亦緣略鉏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或
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財

定令又了復合者數家此丞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令不謂其能爾也但財計全仰商稅盈虛之數繫於風水非人力所及近以風故虧欠甚多亦殊可慮耳文字亦稍得功夫整頓隨分有應接但終不似在家專一耳亦爲黄生歸去無人相助頗覺闕事也子約書致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欲修改處今且納二冊餘却續寄也但聞又欲修定向來所集告且斟酌不可太用精巧也恐解中尤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一録示千萬千萬或呼塾子來令受其説子細寫來亦幸此子在彼如何進見之際幸痛加教戒使知有所畏忌爲幸叔度比日爲況如何前已遣人弔之尚未還也昨得其書自言於佛學有得未論是否許亦當了以處此頗乃不堪何耶子壽得書云欲往見令了到未耶向見所集詩解出東萊說戒嚴之曰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幸見教若果有諸說文義殊省力也其間亦有數處可疑今不盡記大抵挿入外來義理太多又要文勢連屬不免有疆說處不知近日看得如何亦望垂喻也此有周彦誠之書

□當此借得一二而不暇細讀大抵多出臆說然恐其間有可取處也世有林衣心易者亦出此聞人所造嘗見之否九日嘗登紫霄峯頂昨日又到陶翁醉石處遍閱先生歸山水之勝信非它處所及尚恨拘繫不得恣遊又恨不得與老兄同之也今遣此人附狀奉問并有賻禮具別狀幸視至餘惟以時自重因風時枉教督只口□諸□令子細寫來爲幸

答呂伯恭　古子下本空一字

子壽相見其説如何了無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甚佳亦似知其師説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説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説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説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立之寫得伊川先生少年與人書三四幅來規撫氣象合下使如此人了決非人所能偽作已託渠摹勒來此刻石矣云藏趙德莊增方子家也今且錄一本去見薛象鄭手筆數紙旦夕可先寄也尤延之已寄王貫祠記來矣旦夕刻就寄去今日見劉共父叢後語

令人心膽墮地奈何奈何熹再拜伯恭兄

答呂伯恭

昨專人拜狀奉慰當已達矣戒吏人來領近書甚慰比日冬温伏惟獲茲陽復起居益輕安矣拳彊之戒固知如此鄙性疾惡終不能無過當處毛掾之於建昌亦正坐此而有甚焉者雖已遣官慰喻寬租期稍早傷然終不能無愧於已病之民比復申省白劾矣去留未知竟如何然意緒益懶無復好况詩說前已納上不知尊意以為如何閒所著已有定本恨未得見亦可示

及否鄙說之未當者亦求訂正只呼塾子來面授其說令錄以呈白而後遣來可也祠錄占文質實寬平無所為作文字利病不足言正足以見養德之效甚幸甚幸顧深自憐其年愈衰而氣愈懦未知可以進此否也近作兩記納呈可發一笑耳初請諸賢祠記蒙見諭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為記卧龍山居此固其幸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為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述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

學者與有聞焉以為入德之門則此惠深矣學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恐劾章忽下不得究其事也郭功父舊記謾呈向作前輩多薄傳之果不虛得也荆州近寄一詩來讀之令人感慨今亦錄去渠以信陽事甚不自安叔度子約書云都下諸人頗不直果如何然世間人口無真是非未知果孰為是也叔度人回草此不能究所欲言千萬為吾道自重不宜十一月七日熹頓首再拜上啓伯恭沖祐直閣大著契兄侍史

復有專人詣叔度人去令候得白鹿卧龍記文而歸幸一揮付之萬建陽人來聞欲刋新文海此本已傳出聞甚恨未見向識仲許寄甚目亦未得也靖康間有處士陳安節召對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今史錄中有其事否幸子細批喻并其子弟見屬敘述以不知其本末不敢作也千萬留念熹又拜

答呂伯恭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決意學書又足為驗幸不□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

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看詫以爲賀又以爲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報此已甓石只俟定本即託人寫刻也𣲖山而東地勢略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將來規模廣狹但稼地基則亦略是如此恐此語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六八如何又此役乃是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若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上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煩擬正不必深說也誨諭數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回報間已再申矣又因地震之變心自不安不免具奏乞降付三省密院此亦固生或恐觸忤憎嫌因得遂請也未去以前郡事一日不敢廢但終是心意自慊覺得難勉強耳更看回報如何不得請即當如所教也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窘可支吾最

是上供綱運拖下兩年不足令人坐卧不安氣得不緊急然比之它人已覺寬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著即却人州縣矣傳者之言似亦是昌而發便是向來白劾事初以此縣不辦令户掾往代之此公性疎頗謂亦事不無過當初蓋亦慮之但以無人不免再三丁寧而遣之到彼果然過甚大失民和遂遽發判親往慰喻然後粗定此則選擇不精戒喻不詳之罪今已令且還矣但此縣便覺無分付處撓不可言來喻所謂木斛酌者可謂切中其病少俟訟牒事經憲司當以尊意開喻之也士人犯法者救啖扶持其罪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賊罪爲重耳然亦但送學及楚編管江州其人經赦便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遣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敎唆詞訟爲人所訴復追來欲撻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決却小杖數下再送它州亦不爲過也弊政固多躁脫至此一出徃來之人雖有苦口見規者問於道途無不以此事爲當也判語之失誠如所喻前亦覺之但已施行無及於改耳其所坐昔乃是一人與妻有私而共殺其

夫暑中繫獄病死而此宗室者乃認為已伏而
脅持官吏禁近十人在獄踰年不決勢不得已
須與放却但一時不勝其忿故詞語不平至此
耳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
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及後區區之意已
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
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喻更
容考究為如何遂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
也近看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
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為序文

所牽亦殊覺費力耳所欲言者甚多亟遣此人
未暇詳布正遠千萬為道自愛挑子更望時賜
誨飭令不至怠惰放逸為幸千萬至懇欲趣此
有人令其挈婦還家叔度書來又似留其就學
二者之計未知所處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此人
回幸報及頃丈何為忽有此命此來見報不知
果為何事今想已行矣不知却歸何處後便當
致書也正月四日上狀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
伯恭沖祐直閣大著契兄坐下
臥龍菴記聞已蒙落筆爾并受賜也欽夫

寄一討來當并刻之耳信陽事誠如來諭然
此言非獨欽夫當佩服也在於熹拙所警多
矣叔呂書中有數語可發一笑子約書中所
論却望喻其當否也熹又覆
今月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駭
人此洞記所為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
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
復如今之視昔也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當是時士皆上質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

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
士之所以為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
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
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
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
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為
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變更之議學公初亦與同）王氏之學
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
者為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
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

已稍偏邀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
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大過且所以論
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程先生 止 卑忠信而小之也
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
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
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
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
大惑耳其以忠信自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
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
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小大之辨也
關洛緒言 止 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
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
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 止 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
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
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
也

自有此山以來 止 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喩
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
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
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爲濬之今
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略帶續其風聲
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劄子後卽
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
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
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
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
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
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
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逮
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
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
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
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
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

曾晳學而道矣此語草略不文而其大體
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
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為可否告口如所
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别生弊病
且將嘉變秀才而為學究矣蓋此刻之金
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為一兩人東
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
又有閑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斷約義正

三復歎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録書到即入石
矣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
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說初得
疾又緣奏請數事例遭譴却而同寮無助之者
種種不快而然雖云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
尤可痛耳熹前月初遣人請祠至今未還今又
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
過長沙哭之也詩傳已領小雅何為不見此但
記得曾遣去即不記所附何人或已到早晚批
喻也綱目凡守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子

細工夫所脩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雷頻文蔚
之喻敬聞命矣諸喻皆一一切當謹當佩服但
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遣請祠旨不欲
稽留之别得奉扣耳塾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
言望更觀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
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
純者亦往見來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讀書講
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幸也忽
忽作此未及詳唯為道珍重

答呂伯恭

久不拜書適潘復州來略聞動靜粗足為慰比
日春暖請和伏惟尊候萬福黃祠請竟未聞命
昨再遣人亦無消息不知何故如此此心已去
住此殊無好況百事皆爛雖彊為一日必算之
計終是無十分功夫吏民知其不久亦不馴服
倍費心力駑取細思何苦造此惡業以自思歸
益切不知所以為計也荆州之計前書想已奉
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為之泫然朋舊書來
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為將來何得江
西書傳聞其柩已經歸魏公墳所祔葬矣聞遣

人言其亦未歸休知端的也江川皇甫帥之文
歲前至彼見其未病時奏請多不遂且多爲人
所賣中語亦不與之團教義勇亦不與支例物
錢放散之日人得五百金而去以此上下之情
不甚和輯馴致疾病端亦由此益令人痛憤又
以知今日仕宦之不可爲也但其身後所上遺
奏乃爲人摹刻石本流傳四出極爲非便或云
是定叟意其不解事不應至此殊不可曉也遺
奏想已見之更不録去想聞此曲折亦深爲慨
然耳洞記專人託子厚隷書未到甚以爲撓然

雖去此同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
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
語更不録呈也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
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
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
別求鄭聲也聖人删録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
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
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
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如何也得
韓丈上饒書及尤延之書皆令勸老兄且毋入

舉指書冊專精神近醫藥區區之意亦深念此
幸更於此少留意焉千萬之望學者之來略隨
分量接之不可更似前日命題改課爲此無益
而有損也埜子在彼不能無望於此然不敢以
私計妨此至情尤當家見亮耳因楊教授遣人
草此爲問子約老友不及別書前日書尾之戒
甚有警發近日更不敢申請已忍却一兩事但
惜乎聞命之晚耳

答呂伯恭

元範人回承手字獲聞比日尊體益輕健爲慰

之劇又承誨諭數條尤荷愛念信後雨餘蒸鬱
伏惟玩心有相起處享福嘉自被報聞之命不
敢復有請但前日妄發本虧密贊聖聰昨日乃
聞降村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
事主生死禍福惟其所制非已所得專也此間
只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
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
文字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
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欽夫之逝
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

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自向來人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愴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為同此懷也援筆至此為之泫落痛哉痛哉祭文具實中有它人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令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録呈盡欽夫向來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

盡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敬聞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不免時有偷心以為何為自苦如此故事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敢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思闌珊因循廢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不敢作此念又為狂妄之舉準備窠

譎元不敢為又計身寄郡舍而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言事本只欲依元降指揮條具民間利病亦坐意思過當遂殺不住不免索性說了從頭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獄訟極不敢草草然見人說亦多過處乃與熟予所論諸葛公刑相似然欲一切姑息保養姦凶以壞良善而沽流俗一時之譽則平生素心深竊耻之亦未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所諭荊州從遊之士多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今自簡省乃是自己不曾得力此尤為可懼也

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流緊切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得書甚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非己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元範立碑之說向曾見甚嘗語之云熹固不足道但恐人笑老兄耳意其已罷此議不謂乃復為之聞之令人汗下幸已家喻止必且罷休矣平生性直不解微詞

廣聲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發
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
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槃書說近建家廟
立宗法此正所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行條目
子細見教爲幸白鹿書院承爲記述非惟使事
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
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
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几
內一本裝褾與濂溪祠堂記爲對又有雜刻數
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背作一卷此

人亟行不暇也然伊川先生才說病便有藥和
靖却似合下便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眞未易以
屬人也觀書貫非養病所宜若不能已當有以
程之日讀若干以下也因人往永嘉督新簽赴
任附此其人姓薛名洪不是士龍之宗族否中
閣旱甚田幾不可耕今幸數得雨然鬱蒸未解
亭午揮汗未能盡所欲言惟千萬爲道自重不
宣六月六日熹頓首再拜上啓伯恭武夷直閣
大著契兄坐下
令子想日佳枝周子充遂參大政不知嘗有

以告之否至此若復唷默則更無可說不知
其計安出也熹又拜
此專遣人至叔度處令便歸告早批數字或
口授子約見報蓋至彼聞兄婦消息望其速
還也

答呂伯恭

承奇回承書得聞比日尊候萬福細觀筆札又
比前日不同深以爲慰熹前被不允指揮今已
三月方始再上祠請適此旱災祈禱未能感格
今早禾已不可救若更數日不雨即晚禾亦不

可保觀此事勢必致大段狼狽遂不敢言去只
得此盡竭力若自以贖敗抵罪則無可柰何耳
竊觀事勢萬一不稔即軍食所須是第一義而
後可及賑恤已多方擘畫未知其濟否如何切
幸因風有以見教於其思慮之所不及者幸甚
幸甚歲封付出乃邸吏云爾方竊怪之當時誠
亦輕發然今已不可悔矣竊其誠意待時而發
固所當然但恐如諸所謂今年自家雪裏凍殺
不知明年甚人喫大槪不托耳言之痛心苦事
若事謹密之戒乃今聞之初但不敢以草本示

人及與人說其中所論不謂乃并此題目不得漏泄此數年前風俗尚不如此自今當深戒之耳既云有謂護者即是嘗有遺怒之意亦幸密見告也近緣舉虛百事放荒又覺得兩路太勝風霜然亦且得如此前日誠有過當處也二陸役來未再得信探莊方念未暇遣人問之子靜發來遊山聞此中火色如此又未知能來否耳立廟等事甚善他時倫定當得求教也康節刻成甚久何故不曾守去耶今往五本宜刻恐欲分人亦各并致一二也墊不知果能漸解事否

人家後生只得日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試罷略令此來有可見教書不能盡者幸以語之但恐亦不是寄附處耳知看書不多甚喜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尤廷之見祭敬夫文以爲意到而詞語不若平日之溫潤鄙意亦頗嫌其如此渠令深勸且省思慮意甚拳拳也新參近通問否

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之吾輩與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手稍工不至沉醉緩急猶可恃也再去長沙人未回前日因便又作書與定叟略致盛意矣與說今日請祠便是奉行敬夫遺戒第一義時時勿忘此心而充擴之則甚善老兄因書更自勸勉之爲佳耳承教未期臨風引領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久不辱問向仰良深比日秋雨稍涼伏惟尊候

萬福熹夏秋以來以旱暵祈禱奔走日日暴露不得少休既無所效又不得不爲捄荒之備郡小財匱無擘畫處日夕究心遂發心疾上炎下滲勢甚可畏已急遣人呼二兒及約子澄恐有不測無人主宰既而飲藥僅得少定々苦腳跟痛不能履地此兩日方能移步然亦終未脫然郡中賑助檢放等事却已稍有緒但軍糧無所指擬不免具奏祈哀并以衰病之實丐求罷免未知復如何但欲退縮省事以俟終更而事勢驅迫有不自由者今且信緣未知果安所稅駕

也夏秋以來今日方得竟日之雨民間遂可種
麥蒔蔬庶幾有以係其心志而不至於流移此
後公私多方接濟到得春來則麥可食而無所
事矣但其間日月尚多又未知果能如人所料
否耳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
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
上下之情稍通官吏不敢十分扣閉凡事省力
但一味無錢没撰處耳今日見省符并致文字
有相及者此固不足為重輕亦殊可笑也比來
計益輕健詩說可見示一二大節目處否不似

書說又被人傳印也別有論著可見教者勿吝
幸甚子約不及別書兒輩計今日方終場度後
月十間可到此也所欲言者甚衆急遣此人不
暇正遠惟千萬保重不宣八月十九日熹頓首
再拜上答

長沙人至今未還亦不得明信令人懸心耳
子壽兄弟久不得書子靜欲來想以是故未
必能動旦夕或遣人候之也自明之亡極可
痛惜天亦為此曹復讎也耶不可曉

答呂伯恭

昨專人去拜狀想達比日秋冷伏惟尊候萬福
熹濫竊於此精力日衰大抵因循姑息隨閣過
日開荒不得不經心然亦失前志後不成倫
理昨歸已三請未知可得否方以為憂近再得
大農曾丈報云以可得事甚不知今已命下未
也大兒來自里中嬾慢如故令誦經文僅能記
三兩句耳數日鄉間叔然以是又遭黜矣且令
往婺州孫婿家但恐自此遂去師席愈益怠惰
奈何此中事渠亦略能言之偶作書多心忡日
益不能詳布稱曰答胡伯逢書戲語之云元來

禹稷如此不好做今日作此又恐尊兄之病未
必不為福也子約老友承書多感病倦不及別
狀正遠千萬加意攝理以慰遠悵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又不奉問向來微恙計已平復矣著述議論之
命相繼而下殊不可曉不知果遂起承上意否
熹衰病日益昏耗恐不堪郡事日下民間雖未
告饑然盜賊煩已有端日夕憂窘不知所以為
計惟望祠請之果遂耳昨曾丈報甚的既而復
不然造物之意果難測也陸子壽復為古人可

猶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令
也趙景昭官滿過此甚款意思甚好今日如此
等人亦難得也墊到復何如近得叔度書似未
許其歸比番被戒差人借請藥貲公私不少若
不成行不惟枉費向後恐亦無人可使幹見費
力幸爲一言及此令其早歸爲望元範歸偶遣
日冗甚夜作此書未暇它及惟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答一本作與

熹近因墊行已拜狀今日求得西山地黃五斤
恰毛掾有便謹以附內向見墊說藥裹所須也
朱文公續集卷四　四
冗甚目昏不容它及十月九日熹再拜
子約不及別書曾丈聞已過京口欲遣人致
問尚未暇也但所報祠請殊不敢耳

答呂伯恭 答一本作與

再㕘敬夫之文語意輕脫尋亦覺之則已不及
改矣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敢忘也弘大
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終身之念槩賦之偏
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便諭分數然自
今不敢不勉更望時有以提撕警策之也專此
布謝言不盡意熹再拜

熹既不得去景望之事可以爲法值此災傷
恐有合理會事不得不過政府書然非甚不
得已亦不敢發也此間幸亦無大飢餓諸司
頗亦指述泉司近爲奏請減得三縣人戶木
炭錢二千緡殊非始望所及卻是倉司不識
好惡雖當予者或反奪之前日作書已大罵
之復思老兄之言且忍須臾只細與條析事
理庶幾其或悟耳

答呂伯恭 答一本作與

久不拜狀日以馳情比聞已遂祠官之請良以
朱文公續集卷四　四八
爲慰即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區僥於此再
見歲晚祠請未報然去替只百餘日今亦不復
請矣幸再乞旱餘苗米已盡得之所遣人猶未
還而已被堂帖之命計此周年之力爲多也得
此不唯軍士得食官吏免責民間亦免將來縣
道預借之擾思此爲厚也賑濟當自元旦畢
行民間歲前有闕食處稍已賑濟之但聞頗苦
乏錢此則無如之何然見修江陰投工買木亦
足以散錢於民間但不多耳子壽云亡深可痛
惜近遣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柰何柰何欽

大遺文見令抄寫其間極有卓絕不可及處然亦有傳誦不必傳者今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塊此哀也遣人逕子重草草附此此亦是小三昧矣未即承晤惟千萬為道自重不宣

答呂伯恭 癸巳六月

熹辛粗安已遣人逕子重至即合符而行矣賑恤之備粗有支吾奏請數事悉蒙朝廷應副衰拙之幸大抵今歲江東諸郡旱分數稍寬緣此民間未至流徙此間諸縣鄉村四十里置一場糶官米及勸諭到富民米穀示日初糶殊未有來糴者以賞格募得三家米近二萬石賑濟當得官者四人而飢民受惠不少矣然今未敢散須俟深春也昨楊教授人還領登月批示具曉至意不復有它請矣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熹書之此不敢辭但渠作得行狀殊不滿人意恐須別爲掇思始是有發明也毛仲益自江西來過歲方領前此所惠書乃又猶足慰意又得細詢盼來動靜如著書日有程課甚恨未得一窺草

藁然朋友之論多以為病中未可勞心深不欲老兄之就此編也大事記想尤奇尤有益然尤費力此更望斟酌也二書告令人錄一二卷多發明處見寄甚幸只送潘卿處令付郡吏以來汝昭過此小欵渠當時自合請祠此行極費力於義亦覺未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奇卿人還附此雪寒手凍未能詳悉惟益自愛以慰惓惓之望

答呂伯恭 癸一本作癸

熹在此支撐甚費力子重不來已遣人通吳守書速其來矣境內目今幸未至流殍未知將來復如何但願早去庶免疏脫耳即今覺闕雨若更數日如此即可慮也少懇向來劉樞之亡以其兒女為託今其女年漸長未有許婚之所來議者多往往未滿人意不敢輕諾與平父議恐今年新進士中有佳士老兄所素知者得為物色一人報劉氏與之定議平父欲自拜書導之致懇幸與留念推擇使其家得佳壻而熹不孫逝者之託千萬幸甚幸甚 此書恐未遽達不復它及正遠惟以時加衞幸甚幸甚子約不及書

叔度亦然亦須為道意懇子望時賜檢責不至
怠惰為望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近書筆蹟輕利視前有異深以為喜比日春和伏想[illegible]益佳徙熹痰病幸不至劇飢民亦幸未至流徙單食想可支吾比連得雨雪麥秀土膏人情似有樂生之望矣子重不來可恨吳守度閏月初可到到即合符而南矣去年之旱非常幸賴朝廷留意得早措處奏請悉皆應副故得不至大段狼狽然於國計所損幾何而其利甚博此間却是闕為調護之力為多也欽夫遺文俟抄出寄去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叙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詞語人事既便中切幸垂示予約不及別書意不殊前正遠切冀為道自重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即無暇奉問而尊兄至三四感慰不可言近書報及飲食衣服已不須人尤以為喜

吾道之衰日以益甚天意亦不應如此之愁然也比日頃暑伏惟尊候益輕健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秋遂有西江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二日方得合符而歸初欲來此一走長沙自彼取道分寧往還甚徑尋以女弟之訃悲傷殊甚不可以它適遂罷前議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況然大槩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略加修訂稍覺勝前訂定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

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熹去如此
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
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
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
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熹雖唯唯
然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
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
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
渠合下有此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
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

正已亦其所訶以為溺於禪者熹未識之不知
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
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
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
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它時或約與
俱詣見相與劇論乃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
始可動也欽夫遺文不曾謄得俟旦夕略為整
次寫出却并寄元本求是正也詹體仁寄得新
刻欽夫論語來比舊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
又應不止於此令人益傷悼也劉家事極感垂

念渠家為關人來問者多煩費應酬又招怨怒
亦欲早聞定論也磐子蒙招攜令寫綱目大字
渠頗甚向令寫一二年大事記及它文字一兩
篇竟不寫來不知竟能為辦此否耳意緒本自
不佳見此等事益令人歎惋奈何奈何子澄相
聚月餘意思儘好直至湖口渡頭方分手也聞
浙中水潦疾疫死者甚衆聞之令人酸鼻諸公
直是放得下可歎服也未即承教引領馳情切
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答呂伯恭 答一本作與

夏中潘家人還奉問想便不能嗣音良已向仰
比日新秋已半天氣漸涼伏惟尊體益勝健熹
衰病如昨非但人事縈絆不得一意讀書為恨
比一至郡中鄭守時已久病應接甚費力又故
不下覺其精力凋耗而郡事不理諸司數有譴
問勸其力請引去渠甚以為然未及用而已不
起矣如此人材用之違其所長中道夭喪甚可
傷也熹一出兩年仙洲久不到前日方得往
會大雨竟日瀑水甚壯既而復霽遂得窮搜澗
壑水石可觀處非止一二悉已疏雜而聚士累

石爲臺以臨之自此往遊覩賞益富不但如前日矣但恨不能致杖屨之一來論著當益有次第每書各得數段見教爲幸比看文鑑目錄無書者固不論其可檢者尚有不能無疑處恨不得面扣其說當有深意也數時絕無學者講學便覺頹惰無提撕警策之助旦夕亦欲作一課社未必有益於人庶幾自有益耳但塾子歸家論書殊無頭緒未有以處之因來幸有以教督之并令如何度此光陰也歸自山中倦甚草草布此子約未暇別書亦不能異此惟千萬自愛爲禱

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四後

考異

答呂伯恭

近得子約書末一有六月七日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恭議直閣大著契兄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龜山中庸首章之語往者蓋以爲疑欽夫亦深不取自今觀之却未有病但集中云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此則不可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龜山之語亦不爲病如孟子語始終條理則亦豈不分別而言耶

達道達德一章發本因有兩達德字而脫去中間數句以故不成文理今以爲勝嚴本是亦喜合而惡離之過耳

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聰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然細分之亦有龜山之意但不當專以此爲說却無總統耳

誠自成也此說恐是蓋此是道理自然如此但人却只要誠之耳

尊德性一章龜山從上說下呂與叔從下說上蓋無所不通

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當從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

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不可以爲道鬼神之爲德等章實有病而來教所指却不爲疵也

別紙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

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亦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

請其僧注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兩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此鶻突也

中庸不可能明道但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言貫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决非孔子子思本意蓋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兩句若如龜山之意則文理自不通但人悅其新奇不覺其礙耳若今人依本分做文字則而遠人處下而字不得須下則字方成文理後面雖有求仁之說然其言自道言之自學者言之又似王氏說話

道若果不可為則學者又安可求仁以為道若學者可求則不可為之說又贅矣枉費說詞無益學者而反有害於義理之正不可從也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為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呂與叔說道不遠人處記得儘好可更檢看

鳶魚鬼神兩章却是上蔡說得通透有省發人處如此說雖是排著一片好言語然却無箇貫穿處也

智仁勇須做有輕重看若言仁者必有勇則仁勇一而已豈有輕重然言勇者不必有仁則又豈可便言無輕重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然逐人稟賦成就不同故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異然仁則渾然全體智勇固在其中生知安行則從容中道而學利困勉不足言矣其動以天聖人之事龜山此章若以上章誠者天之道言之則以字不為害若直指道體而言則以字下不得矣

近而不尊者謂何等事試舉一二以證之要之此章說得常不快人意也

答呂伯恭 閏正月

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別紙

川上之論甚當不逝之云極知非是然須如此說破乃可以釋學者之疑耳

以脩道之謂教為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說以程子之言為為此而設教則恐微有牽合之弊大抵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是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強牽合為一說也脩道之謂教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謂以失其性故脩而求復只是直解此文非有為此設教之曲折也故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脩道之始終也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不知高明以為如何先生自注云此說非是

中和中庸如所論得之然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有頓放處此意亦好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始學之士便可用否恐是告喻及也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其它已具別說如來喻之云固好然恐未為直截分明耳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喻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却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偏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

答呂伯恭

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
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
然以左傳爲據便謂太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
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楊說伊川
說雖於義理爲長恐文義不安帖似硬說也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橫在胸中因有
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然則非爲有其善之
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
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

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
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
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
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
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
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吳資引得
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
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
來諭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

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恐
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
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
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
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
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
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教授語解誠如所諭愚意其爲實似尹公謹
嚴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爲如何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

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
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
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
已及此矣今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
此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別紙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
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胸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
量底堯舜若謂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
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用

豈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
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
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
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
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
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喻有懲創太
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
誹毀誹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謂伯恭議
論常有過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
亦前所謂矯枉過正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

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
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知
此耳試更思之復以見教爲幸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所改易
然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大率此書當時自不
必作今既爲之則須句句字字安頓得有下落
始得不容更有非指言仁體而備禮說過之語
在裏面教後人走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
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面生然亦只說得箇

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一向說將去更無毫
髮不盡處也伊尹先知先覺伊川以爲知是知
此事覺是覺此理與上蔡所謂心有知覺意思
迥然不同向來晦叔諸公亦正引此相難蓋不
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伊尹天民之先仁否
試更子細較量便可見矣懲創大過不免倚著
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見明道有言學者須
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以且如此用功
基腳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別求上
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

同異校詳略專互章句之學而已大抵道理平
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
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爲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
之以爲如何
養忠厚革澆浮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爲主而剖
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說伊川未
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今人往往見一先生
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思此俗
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亡去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以寄為贈可也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茍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illegible]）胡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令夕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皆所聞）（未可[illegible]錄考[illegible]）邵子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起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為二公既用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

折抑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以為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因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年譜所載特辭于所錄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二字者范公語中既引以為說則此不可削史固有變例也但來喻引范公日記以為伊川所為范公未必盡知若率先日[illegible]餘則應大與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違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未盡也蓋范公所記正以獨奏

乞就寬凉處講讀而并及脩展邇英次第則國
善之之辭而非有譏貶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
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之自處則
亦或有不敢言者至於國忌齋筵軍素所宜則
以范公之賢於已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
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卻也使
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素饌既忤東
坡具酒肉亦忤伊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亦
非所以兩全矣況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它書
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所記
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
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
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脩從之
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
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辯理伊川
之奏則其心蓋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諱少
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
免乎兩狥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
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勢不
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怨之

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氣象
觳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
平生之驩也
侯師聖論二先生大槩亦得之但語意少不足
耳亦不必删去也
文潞公事但注其後云某人云先生判監時潞
公未嘗尹洛疑此有小誤
以管窺天此伊川本語見於遺書不必曲為隱
諱兼其語有抑揚善讀者當自知之若為其不
善讀而毀吾說以避之則古今書傳之得存者
寡矣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
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
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
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
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
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老佛而合乎先王之
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
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
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

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旁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吕侍講學佛老以不必載如何

溝封奉聖鄉雖非封建然亦可以爲封建之漸且無時不可爲若曰分茅胙土大封王侯則主少國疑誠非可爲之時矣但伊川决不至如此不曉事必待晚年更歷之多然後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輩議論不能無小不同今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商量非若沒公之論横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楊應之事以少見故悉取之亦變例也恐可訪問更增廢之

楊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列也

吕進伯和叔本當别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叔其非是告訪問增益别立兩條臨川有序氏及公煬也可因人問之

蘇博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迹知其言必有過當

處耳詞之未瑩故若可疑然蘇乃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爲蘇公之是非也

楊公墓志首尾聯貫不容剪截故全書之亦變例也胡公所辨發明述作之意最爲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狀取辟斥學生事乃爲作學録行學規之樣轍非獨爲後來論列張本也然明道叙述中亦有如此者胡之記叢如文學事伊川存而不去蓋欲備見事情雖知氣象之小而不得避也其它浮辭多合刪節當時失於草草耳卷首諸公當時以其名實稍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此間少文字之人檢閱須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答吕伯恭

熹昨見奇卿敬和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果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

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亂也若恐其□
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躬行之意庶
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
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
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
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惟高明裁之

答劉子澄

四月十三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
丙向再拜復書子澄學士足下熹至愚極陋自
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

古人為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
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
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
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
者遂相與疑之以為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
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為則兀然一
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
氣清節直道發軔仕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誠
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
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

擇之宜亦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
名為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畀之手書辭高
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
取信而遽為謬舉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竟日
告語不倦雖疏食菜羹相與共之略無厭怠之
色則又疑執事得若有取於熹者顧朴陋荒淺
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為慙率意妄言間亦自
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
增劇因風陳布莫究所懷連日快晴計已次昭
武矣承顏盡懽退有怡怡之樂為況良不惡向
暑千萬以時自重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
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
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病矣若不求衆理
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
為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
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
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
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

所謂熹比來溫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
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
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
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
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
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
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
養之功則非它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
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

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
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詳悉亦
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
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
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為戒
而不可以為法也伯恭近通問否比亦嘗附一
書不知達否所示二錄極有警發人處然亦有
合商量者所云只被公家學佛又願子敦治通
典之說此兩條曾與伯恭商量否既云從容侍
食告語之詳而又云云則疑若有欲告而不得

盡之意既云專治通典使應變決治而元祐經
筵駁議乃似未始略知今古之人此不知亦有
說耶如夫嘗語及告因書為扣伯恭却以見教
為幸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
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
此道之所以不明不明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
而莫之禁也不知伯恭後來見得此事如何所
欲言似此者非一無面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其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

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
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
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
亦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可略
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如何如何張呂跱
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
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
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
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所論
緇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

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子澄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槩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撝謙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

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爲是亦未易輕以爲非也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别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

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横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横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肯放過也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諭亦近之矣但却不專爲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徇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

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
與所論之事所指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矣
人之患出位犯言是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
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寧退而
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
也
卒章所問甚切在賢者處之必已熟矣淺陋何
足以及此然竊謂此事難以言語定論須且虛
心觀理積習功夫令一日之間明月次洞然則隨

事隨物無不各有一定之理矣無補於事而祗
以取名固所不為然亦有義所當為而或疑於
二者則亦不得而避也如此處極要斟酌須是
理明義精則源源自見不待問人矣

與劉子澄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覺可笑直卿
必能言之所喻學者心粗發看見成義理此亦
人之通患但雖如此終是須要自家玩味浹洽
考訂精詳方信得及此迴計亦是許多工夫也綱
目亦將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本五卷）義例益精密上

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
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討正異時脫藁終當
以奉累耳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
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
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
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
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
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
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

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
就事之計故不覺比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
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
[illegible]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反以為是必有深
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耶
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好辯
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
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
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來喻之云真知我者
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

頽波之中也歟夫得書云嘗得子澄書於所謂
云云者亦頗有所疑也

答劉子澄

程子遺書廣東未寄來道遠難晉趣甚撓人耳近一朋友借得游先生家本有飽若兩録數條頗佳昨所未見也它雖出者已一面編集但殊費心力知言已刊行謹納一本幸視至暇日熟觀亦發人意思也周丈想時過從所論何事異時來溥延平則有承教之期矣所諉記文非敢忘之亦衮衮未暇旦夕當思所以應命者幸察

答劉子澄

七月二十一日熹頓首再拜子澄通守奉常老兄詹總幹苹參議兩致手帖良以爲慰比日秋已復涼伏惟尊候萬福熹五月間因潛挺之行附書想已達矣悲惱之餘心氣間作加以瘡腫諸疾交攻更無一日寧帖恐不復能支久矣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可中絕求聞此等語因循媮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胡澧之行覽觀山川感今慨古亦足償其勞矣又有同行令弟感發精進此尤可樂者恐有行記撰録一時之勝願以見寄也李丈到闕未聞有何大議論經筵直宿足以從容啓沃亦非細事也游誠之聞到三山已久一向不得書其人强敏可喜而伎倆之根不除又計較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許生切意其飄然無累方欲約之來此教小兒今

聞其既授室此事又差此矣塊坐窮山無嚴師畏友之益其下爲小人之歸也鮮矣柰何柰何直卿赴試長沙病於清江賴向丈諮視之前日聞得亟遣人往覔信至今兩旬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渠尚可整但亦傷太狹耳昨渠行時亦屬令過省景陽公度不知病後能枉道經由否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

著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思蔵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抉擇叙古蒙求亦太多兼與灘難讀恐非啓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益也來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具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

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据撫之功哉荒田如何措置能錄示其施行條目爲幸更如何勸得離軍歸正人情願耕佃尤佳向曾於封事中及此去冬奏對猶蒙上記憶宣喻以爲善也學校頗得人表率否不然亦恐無益徒費錢糧耳耕舍四言并十詠幸早爲賦之適得郡師忠書聞書堂中元前後可立木又寄得所爲編定武當集錄甚簡當但與王叔堅林質夫論兵一二篇頗佳何爲不錄耶熹向承見語有爲昆弟之經未敢遽信而忽蒙加以非據之稱一向因循不得辭避今欲復尋故約而罷去無實之稱如蒙報書須用此禮耶大幸也千萬痛察痛察社記得爲撰數十言叙致本末亦使拙者省得一半氣力尤妙

荆州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是也若不能守直至城下則無說矣

答劉子澄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窻牖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爲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例於昏憒隘狹自以爲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扶其惑也

答劉子澄

熹一出三月歸已迫歲病軀幸無它臂痛竟不脫然去體但不甚妨事可置不問却是精神困憊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覺害事耳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些小比舊儘覺

精密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如何也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陳葵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温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後生中亦有一二可教其一已入陳君保社其一度今歲當來此然亦恐只堪自守未必可大望自餘則更是難指望此甚可慮蓋世俗啾喧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為可憂耳請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

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慍不是虛語今却為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它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為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為深可惜者且既謂之玩物喪志便與河南數珠不同彼其為此正是恐喪志耳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賊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所不足而反

益其所有餘又從而自陷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為懷不審子澄能俯聽而少留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奈何奈何小學書却非此比幸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守之文可謂有意於古矣社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狀體文章不古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已殊不可曉但可笑耳于尉策題亦不易此等人且收拾教

減得分數亦是一事桃源詩卷甚佳但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王耳詩中所辨却恐未必然也向丈詩初亦未解承喻乃荷其見愛之深當因書謝之也拙詩并序錄呈韓丈為作記來意態閑暇甚可愛渠更欲改一二處未及寫去也祁居之論兵處何為不取願聞其說說易詩誠可疑也濂溪書堂閩規摹甚廣鄙意恐不必如此將來無人住得亦只是倒了不若裁損制度而壯其材植更

爲賈少田以贈守者使其可以長久乃爲佳刊
壽安銘乃大佳恨得之晚今亦當刻版散施也
趙蘄水書來聞嘗就取庶人章解當時草草說
得不周備後在會稽因探禹穴見壁間有古靈
勸喻文愛其言簡切有理因刻印散之凡投牒
者亦人與一本并刻石置臺門外今各往一通
恐亦可散施或有益也公更聞近到建昌娶婦
甚念一見之而不可得柰何柰何因書更勸其
向裏做工夫莫又錯了路頭也知通不受互送
罪不在專殺譚賴之下可惜不作一章劾了少

快公論耳一笑一笑然老兄宿逋已盡償又有
菜飯可喫又已穿壙買棺可謂了事快活人如
僕則債未盡償食米不足將來不免求作祠官
方免溝壑儉德亦方用力但惜乎其已晚耳有
意入閩相見甚善甚善固羨備慮老兄未至此然
觀來書說得亦可畏誠不可不謀一番會合但
恐諸公迫於公議有不得已而相挽者或能敗
此約耳然若能遂吐至言力扶公議則其功不
細又不敢以私計不遂爲恨也楊子直何爲到
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不合

與兒家人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憫
也三山見趙子直稍款曲中過龔實之墓下并
見其子鈞令人感歎陛辭論恢復乃是勸勿輕
舉之意反遭醜詆甚可傷耳

與劉子澄

吳生之傳甚駭人聽不謂禍根乃爾近日此類
非一不了官事連累平人其勢駸駸恐未遽已
使人憂懼柰何柰何襄陽之役不爲無補細讀
來書及詩令人慨歎此事未知將來分付甚人
天意必有在矣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

修身傳扶大教使後生輩知有此道理大家用
力庶幾人材風俗它日有以爲濟世安民之助
而已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
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
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
自以爲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
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
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之見
近思此當痛改不可緩也近覺所聞所知真實
行得令人大段歡喜與尋常今得說得不同此

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也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為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為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顛倒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數日功夫便可辦幸早成之便中遣寄也得公度書有哭弟之悲又云其窮深以為念地遠無力不能少助之為恨季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功夫須更切已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此間學者

未有大段可分付者然亦有一二將來零星湊合或可大家扶持也

與劉子澄

喻及治財聽訟望祀之意甚善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惜乎太遠又不蒙潤色耳近略脩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又別為題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謾錄去一觀它時有暇終望為補故事之缺也羅集等異時刻就各求一二本端良止此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為薦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強作張呂書帖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

婺州學者甚不樂也李文奏議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一見此老然讀其書却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撥拾委曲計較小小家計為無用之學也它時與羅鄂州小集皆願附名於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被鄉林向文來催後序正冗未能下筆近得書乃以砚見要甚令人皇恐也社記撲拙麤踈不成文字不知端良以為如何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員如來喻之云也誠昭歲前到山間只得一宿便發病遂歸近聞尚未全安渠却

是將護太過易得生疾耳伯起聞已到官想須由必款曲君晦近一册相會皆爲人多說話了得旦夕無事當挖其入山或過武夷相聚數日也蔡季通劉韜仲諸人近日皆長進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爲同寮所抑頗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熹又三四日祠祿便滿前日因便巳託尤延之爲再請勢必得之食貧不得巳復爲此舉甚不滿人意前此聞諸人頗有蓋抹之意央難承當此不過徒與談者藉口耳然若

得其用汝昭故事亦可優游卒歲也不當明者以爲如何建陽有丘伯興者字敬詩廉謹質實今爲武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清獻嘗爲此官嘗即廨舍營一堂求名以見師慕趙公之意熹爲名曰愛直蓋取碑額云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巳語之將爲轉求於子澄矣不識能爲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爲出數語爲幸公度不及別書向來諸生頗復來集否離羣之後誰更進益耶西山詩蘇黃之外却是三孔有筆力但了知所謂攙搶枉矢指何人耳晁張一時聲價

如此詩在衆人中未覺顯出也此等小技亘是有定分況其大者功力不到處可強耶廣陵歸塗必取道浙中到衢信閒能略見過喚集朋友說話數日否老矣多病後會不可知此日足可惜也

與劉子澄七月九日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似商量也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

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知欲一來建安甚善甚善前書亦嘗奉問欲就中路深僻處相聚數時不知曾踏逐得此去處否麻姑當是佳處但聞去城甚近不免人事之擾却不濟事耳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却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擾也晉陵將來如何尤丈得書亦云甚願得毘守臨之但恐難合耳今豐守稍正當諸司已不樂之不知將來竟如何前此似有相物色作史

官者今又叙然想又有主張者此等自有時耶
但景也日見不作萬一不免耶雖出手耳句丈
著其来由之語是此老子並文用得力處然却
不是鄉林句法也序文極力只做得如此却是
好箇題目所恨筆力弱耳仰叙来此前此在社
倉宿食相去差遠近方移来閣下渠又告歸其
人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暁然似亦習成閒懶
離君子之後全不曾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
便未有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
士無踸踔投石之勇只是旋收旋支或鼓或罷

終是不成頭緒已向渠說別後將取光陰須看
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
是長進也希仲相見每間動静亦甚以晉陵之
行為慮也居晦才力有餘晦伯韶仲恐不及然
意趣則皆可喜識之久不相見不知後来進諸
賢問所進如何但向覺其物我太深胸中不甚
坦夷此甚礙者事耳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
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
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
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

之今幸少定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竪降幡
也但昨日得婺人書云子約五月間得眩瞀之
疾繼以藏府不安或作或止地遠未得安信甚
令人念之也子静寄得對語来語意圓轉渾
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
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来渠
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
動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
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
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々無話可說有志於學

者又為此說引去直是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来
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須著勇
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
筋骨力枉費十分氣力下梢無可成就便須只
是悖妄而已昊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
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悖然亦
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此々
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砒霜其
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
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

以外狂狷耳所寄諸書刻皆佳端良之亡爲可
惜也然其文意亦傷冗乃是困於所長耳郡守
題名記法戒甚備射亭詞筆皆佳不知兩君爲
如何人也

與劉子澄

衡陽改命不省所繇今日忽聞蘇訓直又有別
與近次之命此於取舍之際不無可疑不審何
以處之計必有定論不容草草也學館答問甚
佳曾君亦不易得但亦須有的當存主處此等
始爲有助耳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

當約釋菜禮爲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
可參考也時令之書恨未得見不知所補於家
國者何事爲急因便幸示及并喻及子細也子
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致懼行之不
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
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
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
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人百已千者終
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兩論正自不同
又何疑耶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

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渭
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別之亦與說游誠之周
居晦渠却云今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看此議
論似已怕此一等人了宜予作責人也更進一
步便參到周子充地位矣張甥向學不易得可
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
下手處乃佳耳直卿去冬暫歸今已復來仁卿
亦來相訪見在此意思亦甚好也便人告行復
作此附之未能盡所欲言但念果爲湖南之行
即相望益遠令人作惡耳宋憲樂善愛民可與

共事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
彼又爲戴溪偏見若到彼可力與救拔亦一事
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況深用慰喜信後秋
深益熱恭惟尊候萬福條教所先必有以大慰
遠人之望者不審謂何今既累月上下亦必已
相安矣酒引竟作如何處置宋憲亦當可商量
天下事有極要委曲者趙子直在此講求臨汀
監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

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
罪它人也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
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
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
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
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
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
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
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
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

舍也小學能爲刊行亦佳但須更爲稍加損益
乃善近得韓丈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爲似
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
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
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者更詳刪
出補入乃爲佳也衡州劉德老宋憲嘗言之二
君却未聞僻郡有此亦可喜此間却自艱得也

與劉子澄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祠祿添助俸餘無復衣食
之累杜門讀書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工復

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此功夫爲善熹病雖日
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
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
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
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
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
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去歲作高彥
先祠堂記前日滕守方送來今往一本此等議
論亦觸時忌會帶累人喫章也廬陵薦學子却
須聚集高劉諸人頗長進否今日無事可爲只

有收拾後生磨礲成就是著得力處而此間朋
友皷作不起深爲可慮不知彼中如何更望留
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
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
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
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
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
心沖沖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
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
妬九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

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為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與劉子澄

承寄示所和鴻慶舊詩三復感歎但麻糗之詠今何敢望有如此事耶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蓋所謂為切問近思之學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到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

會亦是先將己意向前擬斷扭捏主張所以有求喻云云之病景陽又忒寬慢自己分上想見是不親切也公度向時得見資質儘過諸人但後來覺得亦有苟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卷子隨看各以鄙見批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初間之以為當有益故嘗往求問目欲今諸生條對以今觀之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鑿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未

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發覺同志只合舉其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撕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今將實踐發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方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疑即問有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此却似實有功夫不枉了閑言語

不知若此以為如何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書 陸陳辨答

答陸子壽

蒙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其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以存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遷稍近裏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則猶愈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

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illegible]恐如此非惟未能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

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不動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昭不動此非今日所論之急但言之以見來諭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

於人情多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聞併及

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它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

知却元來未到它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

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

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

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

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横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

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諭猶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

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内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

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美

示諭縷縷然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有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寄陸子靜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猶沃良深其規摸宏大而
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
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
回首之嘆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
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
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
來耳如何如何一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
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
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

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
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
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
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
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磅否道
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
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
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
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
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
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
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 丁未正月二日

稅駕已久諸況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
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欲深痼者已無
可言區區所憂卻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
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
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
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
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
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
論徒增耿耿耳季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
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
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
玄說妙卻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卻天生氣質卻
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諭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
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偏恐醫來醫
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

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否
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便見示
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以居士兄遽斷來
章也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
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
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
與天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
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况兄令子姪眷集

以次康寧來學之上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
補公私第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
被已極之論不敢冒進以速罪戾之譏已遣人
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為期杜
門竊廩溫繹舊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
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
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
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
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
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

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
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
已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
表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
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
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
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
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
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
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

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
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
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
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
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
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
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縕於三者之內
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
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
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

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匀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

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内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内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

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

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

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

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量窺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本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異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其所以陷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益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

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洪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
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
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
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
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
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

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
少言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
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
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
而不能已其為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
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
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
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自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

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
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
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
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訶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

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
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
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
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
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
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
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其
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
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

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它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否來書未能無疑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不為無理而其餘皆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執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

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文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衆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前又云未嘗言上之上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

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攧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它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

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

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
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
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
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懟之氣
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
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
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
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

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
臨行不肯作（此乃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喻何故乃爾
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
言行不同如此爲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
（陸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
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
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
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
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

有病痛實無愆尤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
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
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
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
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
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
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
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
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
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

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
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
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
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
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
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
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
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
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言自滿自足強

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

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悵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督前日僭妄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為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鬧冗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遂奉問幸為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戢國

策論衍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謝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攜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意本偉論委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與陳同甫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為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熹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

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纔得課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為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饑守比之它郡事體殊不同它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提作　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

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它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憒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歊煩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答陳同甫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它亦不足言也示喻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蹇之九四向來顏曾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諭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其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遊息春間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煙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簿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文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發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妄得我所矣承許見

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漠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救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

本致凡間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
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因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

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

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昨聞洶洶常託叔度致書奉問時猶未知端的不能無憂後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脫此虎口外此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亦可歎也已還家之後諸況亦何所

謂少林面壁老兄決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它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爲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偶有便匆匆未暇索言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昇亦嘗到附問不謂尚未達也然承不遠千里

尊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已帖然矣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衆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出聞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

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顚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

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

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

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癸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説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説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説然渠家説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説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脱灑磊落耳孪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

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游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緑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答陳同甫

人至忽奉誨示傒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棲臺鬪畔揚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奉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鍼擔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那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其

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後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坐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却不可委之它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説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生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别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
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
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
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以自取容請試
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〻其說雖多
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
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
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
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
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

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
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
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
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
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
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
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
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
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
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

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
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
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
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
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
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
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
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
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

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
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
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
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
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
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
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
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
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
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

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
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
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
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
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
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
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

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
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
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
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
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
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
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
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
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
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

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
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
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
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
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
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
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
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
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
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

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
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
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
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
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
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
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
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

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說
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
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
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
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
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
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
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
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
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

朱文公集卷之三十六　三十

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
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
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
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
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
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
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
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
人私侍其父其它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

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
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
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
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
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
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
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
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
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
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

朱文公集卷之三十六　四一

正如攪金銀銅鐵爲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
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
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
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
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
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
粗厲而鄙也其它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
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
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
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

洪者乃混雜而非眞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眞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將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俯未以爲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已求諸身不必徒爲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喩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喩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眞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

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為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為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為笆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為喚銀作鐵亦已

甚矣來喻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日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

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葉丈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却見行比例矣且乞覷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

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鄙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荊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辯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為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况深

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牋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喚琴見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味歎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雨爲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用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尚未見效惹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爲世上人矣來喻袞

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捨其旨未蓋神思之衰落如此况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只得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只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之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

也全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儒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

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况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煖秋涼紅綠紛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緣得一到而不暇徧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且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

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頒遣介存問生死遂爲故事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爲譏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捐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付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

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喻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槩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

與大者爲如何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過志學之語遂于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亟究公之所樂與其所以告於魏魏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過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

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侑貺之況感認不忘之意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疢之餘霜露之感

每辱記存始生過為之禮紙益悲愴自此告略
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既老而病
無復彊健之理比灼叟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
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即死耳新詞絕韓蘇盡風
物好處但未知當塗正路與奇渦是同是別徘
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
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
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
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能與便不碌碌
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

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
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
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
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
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
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
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
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
皆為它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非二
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中

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變易
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
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強人意恨
未得款曲盡所懷耳此中今夏不雨早稻多損
秋初一雨意晚稻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
霜又早次第亦無全功幸日下米價低平且爾
遣日未知向後如何耳抱膝之約非敢食言亡
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俟它時相
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但恐彼時又
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人還姑此為報未即
會晤千萬以時自愛倚俟詔除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問答論事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慕之誠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秘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熹侍親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日拜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在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月初可到今想視事久矣官居廩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顧以開示少紓畎畝之憂幸甚幸甚吾道不幸范丈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深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所從衆議卒於渭幽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其家欲居泰寧似非良計然伯脩樂之人不得而間也熹初與元履諸人議以為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丈平日敎誨之誼未敢默默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嘗念之至此因書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月亦物故其重不幸如此可傷伯逢令姪自崇安徑趨邵武聞留止數日想今已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為恨其父數相見否近侍仁到不知為況又如何自父後月初可歸到

尚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秔收熟斗穀售十五錢小民無他苦幸可寧息護恐欲知之熹衰疾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為買得一二兩便中寄示幸甚幸甚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為隄防也伯誠仙尉尊兄想非晚可歸矣不收別狀天氣向涼伏乞順時倍重行膺壯猷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達尊視否自拜違後一向不聞聞數日前拜省二十姑宜人蒙出示家問獲聞詳審深以為喜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即日秋氣澄明伏惟尊候動止萬福熹奉親粗遣幸安田里不敢上勤紀錄但望中秋來闕而此數日來晚稻露

丐將實尤覺焦渴爲患方議祈禱護恐欲[illegible]
丈卜以重陽日葬近得伯崇書今爲處終禮一
二變節一日爲檢閱今日方略定矣遠地不得
求正於丈丈及有爲撰壙中誌石文幷俟他日
請教樸甚拜書不能詳范家事於共父書中言
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
與前日所見家間中意偶合此事勢雖稍與蓋
眞家已目無嫌與熹爲伯崇之黨矣可歎之甚
然不能息毀者政以范丈平日教誨之德不敢
忘耳得丈丈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凶何深江上
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以爲憂蓋
今出師防戍轉輸科斂所不能免閩浙江海州
縣已騷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兩兵
相加而坐受斃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此道傾
上拜別所聞詔言以爲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
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
見共父家兵士說丈丈至彼耳聽漸聰大其或
者將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料必
有規模素定於胸中熹竊謂天下形勢如人所
在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

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愈
窮豈可勝救也哉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
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
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
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歎病之人鍼藥所不能
及猶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
足利矣不審丈丈以爲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
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
拜侍間伏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
啓不備熹拜復

復范直閣

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
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
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得歐意蓋既無
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
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既子貢說吾丈
猶未以鄙論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
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
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
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

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為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近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

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覬豪粗遣未有可言者伏承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默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為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為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陷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為遠殆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為不一也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由此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幸並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

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閒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頗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

爲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識疑亦望早賜鐫誨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子之厚感戢不可以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班布多暇台候起居萬福熹奉親幷處幸粗遣兒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文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妻未須

爲武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爲賜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爲說以請益焉熹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

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宿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還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見直閣文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使人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藹終篇三致意焉然久矣其以此言謦欬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用雖不能盡滿人望然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可喜前言僭見思予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詎亦非晚矣願爲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熹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後蒙鐫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然涵泳不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再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載以奉教紙但切馳仰

與廖國卓夫人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豫廟近自春中以來頗減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奬成之且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為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官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聞有寬厚長者即以貴游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己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翫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愆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為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冒昧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見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兄長必深悉只乞因其行次試以聞之必以為然也熹又覆

上黃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致政尚書端明丈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

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歛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于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然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

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禀偏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爲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爲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illegible]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

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

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好賢之心殺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望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

熹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竊叔坏然
者則所有所不聰矣嘗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
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
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
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
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還
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
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
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
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

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
之眞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充
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
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
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
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
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
甸而熹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
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
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

不意偶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
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
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
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
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
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
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
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
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
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

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
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
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
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
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強以熹
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
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
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
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
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

蓋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此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

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疴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省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 一本作與陳少師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

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狀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售

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符士而雜之安
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
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
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
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
意於其間者也而聞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
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
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
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
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

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
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
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
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
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
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
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
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

曉此此可惟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
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
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
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
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
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
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
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
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横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
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叙述上富公與謝

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
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
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
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叙
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
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
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横
渠實父表弟開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
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
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

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它又可盡信耶只此

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足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已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

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特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為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

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立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為害不細亦不專為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為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子居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illegible]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一無

緣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外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議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必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甚）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被這滿流通決不如是

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兄未盡底己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殘而掩道貞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稱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

無近於陋耶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蠭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甚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待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云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竟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

切勿毀棄千萬甚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來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共父

修德之說但云在上（下處）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爲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

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誠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
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兼聽之度以盡
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
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
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
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
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
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
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
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

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陛下自省於是
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於從事於此而有未
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不合
乎此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
數語非是欲苟全正論蓋只此毫釐之間便是
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
夫內脩自治本是吾心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
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
以深厚淵密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

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
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
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先
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
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
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平父示別紙諭及明道冠服事熹初意既在學
校立祠竊過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
爲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

翁象亦是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外
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爲例而
未嘗詳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
有理但明道之爲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之除
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
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最盛者似
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
佳據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但知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又不然
則直用幞頭公服亦可譜見其家書本朝衣也但太不近
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

祠堂之制不知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述
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禀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
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
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
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
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
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

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
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
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
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
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
僞之亂貿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
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
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
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
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掩思於後世

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
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
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
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
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
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
久之計恩威功擧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
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
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
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

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
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精力
所及則察之擧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其不
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
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
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
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
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
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
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

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韓無咎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常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和靖兩書皆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絶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

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説以傳爲按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説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黃聱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者並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

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説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説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僞得失之爲善也況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録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録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録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燁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深求根原敦勵名撿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

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illegible]
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
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
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反復其說幸甚
幸甚然熹竊以爲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
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
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
幸而至於直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

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
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
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
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
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
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
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爲恨今日季
教授見訪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

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
州及元祐流人以爲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舉
以爲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
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
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
怨反爾之言遺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
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
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皐陶者亦
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道而
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

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
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
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
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
没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
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
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
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面誨
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
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

伊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旣犯而縱舍之謂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又別本

問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諭已不及事矣然渠所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縣以昔日歲計之額取辦今日見存之戶民力素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產均之見戶由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旣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旣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冤而姦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門出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

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悞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惟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

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朴以官府學校閭事施行不須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

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消吉必不逾期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解弛而不虔乎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僭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諭明道釋文不能無疑

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吾南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為片言半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況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豔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為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為第七徐為第八而遞儹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為第十三而遞儹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字須此刻版換不然即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為詳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者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為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版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 袤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其外之憂衰病疲薾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為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閑看疏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

差勝矣綱目不敢動著恐遂為千古之恨蒙教楊雄荀彧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

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容
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
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
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
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
竊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為何如李淙謝康
皆略識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俊即任
伯參政之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吳仲權亦聞
其名見其文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
下位後生中尚不為無人雖真偽相半然亦且

得勸勉奬就之未敢輕有遺棄也陳同父近得
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若未見
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
祖奉使葬事甚脩偉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
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
身請從留虜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
論和不可專恃且虜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
廢以死在虜中時嘗有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
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此便不的不敢
附呈鄙意輒欲次其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并

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平
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甚工也

答尤延之

垂諭楊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
意正以其與王莽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
為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
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
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
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
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

意以為如何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

答林黃中　栗

室戶之說屢蒙指教竟所未曉蓋如所論即室
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必由房而後進
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邵子之登
必自西階房戶雖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
恐未足以發室戶之必東者也愚意於此深所
未解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又見易圖
深詆邵氏先天之說熹亦嘗見其書然未造其
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

矣因來并乞數語棓擊其繆又大幸也

答林黃中

誨喻纒縷備悉樂章必已得之因風幸早示及丘推參選未還尚未得聞室戶之誨大抵所欲知者此戶南鄉西鄉果安所決而經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無也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五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爲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於書卦爻彖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爲此之旨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字所未安不妨更見熹請以邵氏之淺近踈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爲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答林黃中

所扣鄉飲酒疑義近細考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六笙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宮十二章不知何據豈有以見古之鄉樂用此律而寫其遺聲邪將古樂已亡不可稽考而別制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旨安在又所奏樂必有辭聲必有譜而律之短長必有定論凡此數端皆所未諭幸因風詳悉指教

與郭沖晦

熹窮鄉晚出妄竊有志於道雖幸有聞於師友而行之不力荏苒頹侵今犬馬之年五十有一矣脩身齊家未有可見之効而志氣不彊不能

固守貧賤之節僶起從宦舊學愈荒施之於人
尤齟齬而不合大抵志不能帥氣理未能勝私
中夜以思怛然內疚甚明不鄙不知將何以教
誨之甚所拙而挨也向來次輯諸書雖亦各有
據依不敢妄意損益然疑信異傳不無牴牾嘗
得汪丈端明示以執事所辨數事方且復書質
之汪丈更求一二左驗別加是正則汪公已捐
賓客矣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
絕遠無從致問今乃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来
無復文書可以檢寄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

尚俟異時還家則圖寫信但恐益遠難致耳近
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二記各納
一本伏幸視至廿八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切望
不棄

與郭沖晦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熹竊
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也禮曰龜爲
卜筴爲筮是已一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
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
其義熹竊謂經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
得左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
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
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
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則五
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
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
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

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
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
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
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
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二二二而爲六則
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三三
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
奇積三二二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
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
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

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為三變而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河圖洛書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數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而

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乾生一陰則為☱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離生一陰則為☳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巽生一陰則為☵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艮生一陰則為☷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

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始
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
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
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
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
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
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
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
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

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
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
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
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
也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
言不爲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
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
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
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

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
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
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
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爲我之同類
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
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
幼曰聖曰賢曰顚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
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
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
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

彊此而弱彼也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
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
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
之不慊而没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
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熹竊謂極本窮原
之善與善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
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前只有此善而
其發爲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

不善以辨爲而其所謂善者即極本窮原之發
耳蓋言所謂無爲之時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
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熹竊恐其句
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又云孟子以養氣爲學以不動心爲始熹竊謂
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
唯窮理爲能知言唯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
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
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答程可久 迥

熹昨者拜書草率重蒙枉答誨示懃懇并劉掾
轉示所製古度量及圖義一冊伏讀捧玩開發
良多其爲感慰不可具言熹孤陋之學於古人
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引房庶漢志别
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負分方分之差亦甚詳
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
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已不取其說然
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
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掾又云蒙許并
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温公周尺刻本舊亦比

放御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也
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口賦阡陌二說并
荷指教考證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二字鄙意
未能無疑因以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說
所謂徑涂爲阡者當爲陌畛道爲陌者當爲阡
蓋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
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
考之當以後說爲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橫涂
從道横今考一徑之內爲田百畝一涂之內爲
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

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横
即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
數得之而其字爲道路之類則當从阜而不當
从人蓋史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
恐不當引以爲據也焉阡陌之間成羣正謂往
來田間道路之上富者連阡陌亦謂兼并踰制
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化仟佰
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望
賜誨示幸甚 白一本作卩

答程可久

熹昨承寵示公劄諭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俯
索所未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甚愧高明
心有一定之論知乞垂教幸甚幸甚弊郡向來
製造祭器時未准頒降此册只用臨川印本司
馬書儀內周尺為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
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合悉少細田賦夫田二
書更欲求得數本以廣長者救世之心得早拜
賜甚幸甚幸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
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
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
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
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
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
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
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
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
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為證
也

原缺

兩儀四象恐雖如先天之序乃為自然之數而
始乾終坤理亦無不可若以欲初二次二乃
足以慈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
兩爻即須以乾兌艮坤為次復無所據更乞詳
考見教

乾坤六爻圖亞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

揲蓍新圖內策數下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
開諭

答程可久

臨汀盜賊既無可言經界又不得行民之窮困
日以益甚但有散為流庸聚為盜賊兩字尚屬
右首幽之人行遺甚嶮近世少見其比使令人
顧開口奈何奈何黃齊賢韻語用心甚苦諸圖
尤有功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數語附卷末
晚生淺學何足為重三復長者之言為之慨歎
科舉之弊至於如此奈何奈何

答程可久

所諭為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
異言蠭出其甚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
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纏繞而

不得以聖賢爲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求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答程可久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爲在己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胸中已有成算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答程可久

程書易原近方得之謹以授來使易學啓蒙當已經省覽矣有未安與幸摩鑴誨上饒財賦源流得蒙録示幸甚伯謨說近有刻石託文亦願得之也又有小㓗欲求妙墨爲寫大戴禮武王踐祚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不審可否眷子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答程可久

忽聞有奉祠之命爲之惘然得非反以式車改正之舉而激之至此也耶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以長者之寬平博厚處之尚未能坦然無所繫閡況如鄙狹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亦力請祈還故官仰繼後塵耳

答程可久

春秋例目拜貺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爲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懲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他尚有欲

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與互說雖易而貫通爲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爾

答程泰之大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熹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illegible]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illegible]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illegible]不得爲非數

之一也

策數

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為言耳盖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

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

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少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洛圖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當朞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又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者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

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坎兌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嬴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處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步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答程泰之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致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

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則其下不應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迆北會于匯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爲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

若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
入江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
蠡處而言即爲廬阜無疑蓋自嶓山東南至衡
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源出於此
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
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亦古
如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
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矣
必如今目見之親切著明耳閣下向者固嘗經
行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敢致
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朱文公集卷三十

答程泰之

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秘有以見立言之指深
遠與專非先儒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鞍輿誦
亢神思昏憒未容盡究底蘊獨記舊讀此書容
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倚之容嘗
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
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
客韻釋脇若符契又此凡言若其若皆有事狀
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之
者容儼然耳近見温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
本必更有可考者雖非大義所繫然恐亦可備
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李壽翁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
不得執經請業茲辱誨諭所省多矣麻衣易說
熹舊見之嘗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
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
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與□□
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

朱文公集卷三十

名師命郎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
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言而問其
傳授來歷則又秘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
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
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
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贋作
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世用此決
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
塞雖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
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

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之其人見爲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愊惻愽雅君子人也自別有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達丈大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以郡中多事韶此便人日夕且草具此拜覆早晚別尋便拜啓次

答陳體仁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

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辭則說者之鑿

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顏魯子

熹昨蒙論及深衣之說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考而增益也又有黑領

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考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答顏魯子

蒙諭深衣約紐正所未曉向借得者亦闕此制但既云條似紳而加闊則與今之隔條相似不知其制果如何又今法服并後垂綬亦是古組綬之遺象不記其以何物爲之恐亦可參考耶

俟訂正垂教也又承垂諭景望謚卦忌益之說未審曲折并薛氏鬼神事於此素亦未能無疑顧恨未得面扣其旨以祛所惑或恐有可以言語發明者幸因筆及之也區區叨蒙誤恩寬其致旱之罪而過錄微勞皆出推借之及初不敢辭適郡人應募賑濟者數家合得官資皆未放行義難先受不免申堂辭免并乞早與推恩矣恐欲知其曲折故敢及之非敢固爲矯激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考異

書 問答

答袁機仲 樞

熹數日病中方得細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

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以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

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整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illegible]儀[illegible]也兩儀如

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曰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喩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

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

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

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者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大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小陽大陰其分故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

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
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下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
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為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為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
此來教所引邵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遂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倅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

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畫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須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横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說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擘劃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乞平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其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齩其骨也設使辨得二圖眞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使是眞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歉喜處而圖之眞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

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様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喩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

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融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一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爲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來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喩一八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爲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

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

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
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
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於
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
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
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
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
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
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
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

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
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
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
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
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
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
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
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
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

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
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
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
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
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
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
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古之不盡
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
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
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
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答袁機仲

伏承別紙誨諭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
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擯斥
亦已不遺餘力矣今復下諭使盡其說顧亦何
以異於前日耶然既辱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
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
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
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
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

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
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
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
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
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
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之
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
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爲主
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
生於正南午位之過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

子位之後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
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
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
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
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
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
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牾肅殺雖似乎剛
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
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
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

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
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
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
而上二陰也巽則下一黑而上二白坎則上下
二黑而中一白艮則下二黑而上一白坤則三
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
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
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
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
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

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
之理乎此恐熹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
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
未之盡而况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
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所以不敢索言之甚恐其
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思之
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又讀來書以爲不可以仁義禮智分四時此
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時之相
配其爲理甚明而爲說甚久非熹獨於今日

剖爲此論也凡此之類竊恐高明考之未詳思之未審而率然立論輕肆詆訶是以前此區區所懷不欲盡吐於老丈之前者尚多此其爲訑訑之聲音顏色大矣若欲實求義理之歸恐當去此而虛以受人庶幾乎其有得也僭易皇恐熹又稟

答袁機仲別幅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

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適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其位在亥）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其位在巳）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後爲純坤

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爲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爲乾爲遘義亦同此（來喻雖有是說而未詳密故爲推之如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遘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輥說亂了正文

耶
來諭又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二卦彖辭小不同此亦以來書之說推之說卦之文與彖辭相爲表裏亦同以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强以溫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

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因說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强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别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

人分跡不下從自紛紛成鹵莽矣此非平生講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昔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

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声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此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答袁機仲

垂喻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答袁機仲

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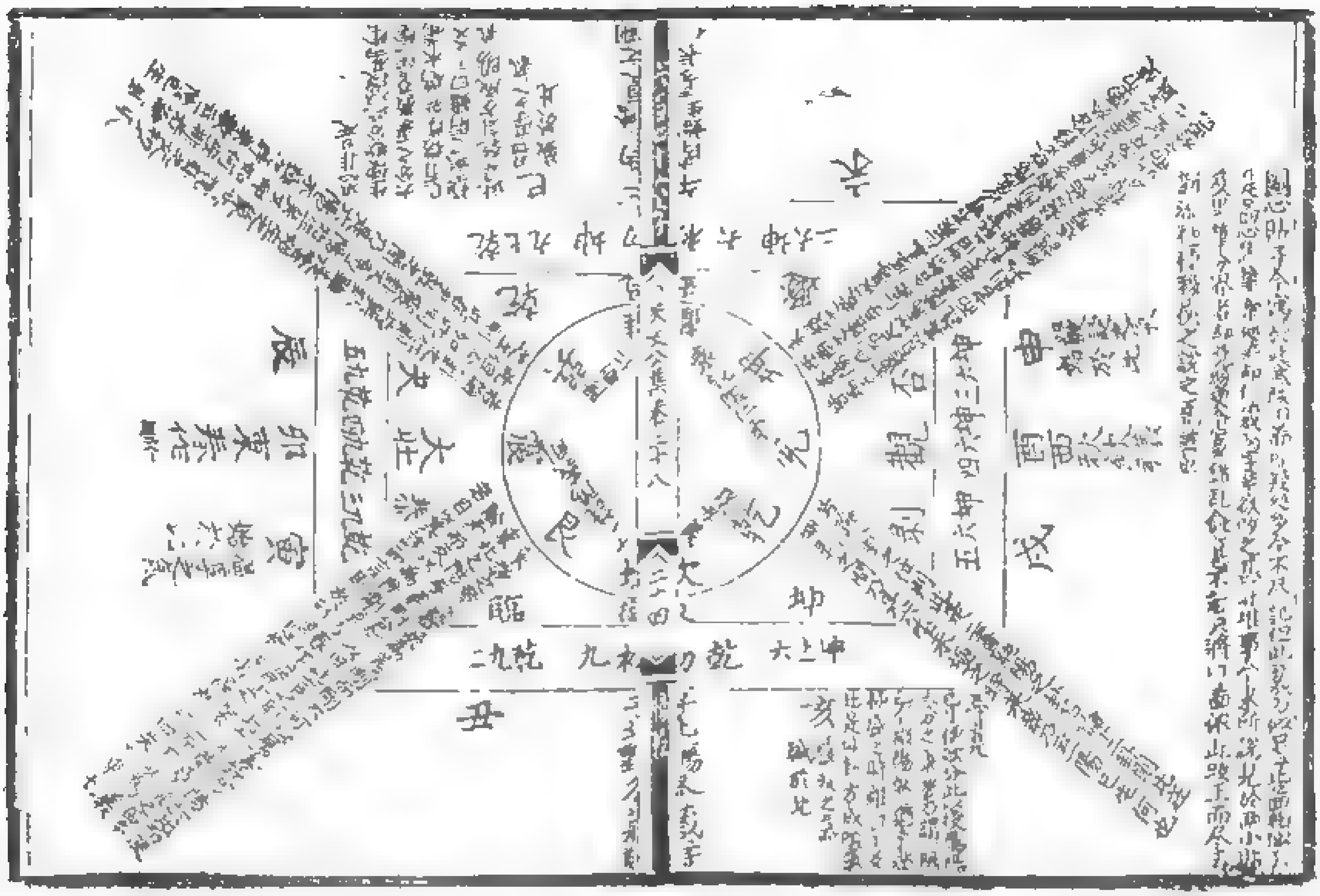
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費辯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爲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二陽繼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剌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爲說則謂一陽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

其爲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耑回義
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
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倒皆失其舊主又更
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
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
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爲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
西方已爲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
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爲穿鑿之咎反有甚
於前日者矣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
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發之又念空言繳繞難曉

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
之失及今所有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
者則又詳言別爲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
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
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
柔等字一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所圖本位
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
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
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
以畏懼不敢妄爲之說非以爲文王後天之學

又生一奇一偶則爲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
離六卦倣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爲八是
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
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
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
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
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
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
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
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

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爲知者道
也曰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爲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
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
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亦答故復
及之熹又稟



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終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温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彊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穿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嘗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

慕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
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
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
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
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
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
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
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熟窮愁而
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
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
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觀所說諸篇唯
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爲一
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
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爲仁秋斂冬藏爲
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
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爲仁義之
分此於經既有據又合於理之自然其可謂不
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爲說則又必

以爲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
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爲六畫然後能使乾居
東北而爲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爲夏秋之陰
又必錯截陰陽各爲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
能使春居東而爲乾之仁夏居南而爲坤之仁
秋居西而爲坤之義冬居北而爲乾之義此計書
之間但以前意主解如此眞眞作各之易號耳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
差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
之鑿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爲西北之卦艮
爲東北之卦獨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

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
是欲乾之廢使居艮位未知使艮卦居何處此
又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
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
則固以太極爲一兩儀爲二而凡有心有目者
皆能識之不待推尋布算而後可知也今太極
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是兩儀爲太極
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據依
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繫辭解又
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爲太極之妙

一不足以名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
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
無據依足與不是諸儒臆說之蔽而但以前論
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若不審思明之道果何如
也凡此四條皆不敢輒以為是以觸尊怒但
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
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
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

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
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
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
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
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
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
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
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
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
當置而不論以俟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

謗詆非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蒙
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亦疑
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為子
以復為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交位亦有脫
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答趙提舉 善譽

慕用之久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傯卒迫不能少
款每以為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
得之之晚而不獲親扣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
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遂辱貽

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愧亡量不
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
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
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
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
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
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
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
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
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眞也今

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

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无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遽

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

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并以爲獻妄竊自謂理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矣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提舉

易學本象指教乃有簡易之喪令人敢蹈其請
革略何足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
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
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欵伏亡已近背略脩數
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脗合終有
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
能及也

與周益公

熹竊以孟夏清和伏惟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
丞相國公鈞候動止萬福熹近嘗拜書并胡先

生墓文請教今者至城中乃知未遣已白史君
趣其行諒亦非久當徹鈞聽也熹有少懇率易
拜禀熹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收其墨蹟爲多
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
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
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
創槁本趣也嘗欲抄日錄李傳本語附其後而
并刻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而未暇也今江
西使者汪兄季路乃欲取而刻之臨川妄意欲
求相公一言以重其事庶幾覽者有以知此帖

紙數行之間而其所關涉乃有不可勝言之哉
非獨爲筆札玩好設也伏惟相公亦當慨然於
此而終惠之早賜揮染附季路爲幸甚其它
尚有與王觀文論潮事數紙異時并當附呈以
求審定也專此具禀不敢它及伏乞鈞照

答周益公

昨蒙寵諭范歐義論鄙意有所不能無疑欲以
請教而亦未暇今遇此便似不可失而病軀兩
日覺得沉重愈於前勢不容詳細更有但竊
以爲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呂

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若如尊喻却恐未
爲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詳思之也向見汲公
與呂公書引汾陽臨淮事者語意尤明白而集
中却不見之恐亦爲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
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
雖不害爲守正然未得爲可與權也不審高明
以爲如何少日見徐彥章丈端立自言嘗見石林
疑范馬鍾律之辨乃故爲同異以釋朋比之疑
昔因告之曰此事信否未可知然爲此論者亦
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爲之一笑而退今日之

論恐或類此故并及之僭率皇恐切望矜恕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而指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墨參互開發其旨益明竊意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嘗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直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

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亦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

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今讀

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者其用人才兼收取不爲者賢重取德望之偏其於范歐諸公一是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亦有之有不過者後來范公辭爲之用然其集所記盡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已則絲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爲解仇之語以見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怨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

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
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
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
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
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
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
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
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
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
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

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
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
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
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
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
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跅弛之士窮而在下者
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
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
其所取者爲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
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

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
可捨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
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
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
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
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
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
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
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
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

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
之賢而欲陰爲自託之計於是寧負范公以結
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
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況其所書但記解
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舉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
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
贖前言之過而媚此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
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
洪毅開豁終有未一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
而未可與權者乃翻解仇之事則其心未必不

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
此等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形
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況龍川志之於
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
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爲歐
公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沬血飲泣貽書歐公
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
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
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
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

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
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爲其不爲彼之明白而
直爲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
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
所爲以爲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
者若據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
非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
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芥之可議若范
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
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

所見雖殊然亦不害其爲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
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狂僭
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鐫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諭
又以昭錄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
爲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
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成
歐公固已不爲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爲時
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
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
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

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
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爲史者知之必不能
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爲隱避亦不足怪恐亦未
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
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爲得之公
孫當世而子約以爲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
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
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
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博近
世則温公之誠皆所不免況於後山雖頗及見

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
不能盡得其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
非其所著也卅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
當為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
但以一時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
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為公之言而亦未可
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
餘論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為
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
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惑焉而尤以為不可以

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
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
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
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
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疎闊而不必學耶則道
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
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
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
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
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

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
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
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
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
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
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
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
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為宗工巨儒而不
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

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
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
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
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
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
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枚劉之等期
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
己之嫌耶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
言其服田為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為夸
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

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爲從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諭者蓋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考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彙讎正流通用力爲多其於此事必不草草況又當此正道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便有所分竊計念之已熟而處之亦已精矣顧熹之愚獨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默

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所恨偏學習氣已深不自覺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別紙

伏蒙別紙垂諭楊至曲折不勝皇恐熹前此本以異議得罪於丞相幸蒙矜察今又失於周防有此蹤跡意必已重得罪而遂見絕矣不謂丞相采聽不遺洞見底蘊至於誨諭之詳雖使熹自爲辯數不過如此幸甚然聞州縣奉行之間不無觀望因繫錐挺横及無辜程督之嚴至今未解遠近傳聞過有疑論此殆未知丞相與其外家自有契分而仁心曠度本不忍使其狼狽至此也熹既蒙鐫誨感懼之深尚恐未有以此聞于鈞聽者輒復禀白伏惟照察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

前此蒙喻楊至秀才事率易報禀似聞已荷寬慈許以容恕足見大人之度至公無我有如此者不勝敬服然聞有司尚以前日符移之峻追捕不已其人至今竄伏無所容寄有足矜者如蒙推念更得一言明喻所屬罷其捕逮仍俾互

相關白使知盛德雅量不讎匹夫之意則此人終受賜矣熹非不知妄言不敢復避嫌疑而冒昧及此并冀容察惶恐死罪

答留丞相

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教拜領伏讀感幸已深至於垂喻諄復勤懇則又竊仰德度謙恭樂取諸人不難舍己之意蓋有一介布衣之士所不易者歎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偶因垂問率易呈獻亦以姑備燕申餘暇遊眼止睫之次不謂乃蒙親賜點閱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樹所取

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
執贄遷贄之心畢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為
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
然其用力於此不為不久而歷選平生講磨論
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乃有遇於明公
也更有它書欲遂傾囷倒廩以跪進於几下而
私居之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
一一悉蒙印證則亦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
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之晚而其所質疑
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能不

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還便奏記叙謝目昏不
得謹好尤以皇懼并乞矜察

與曾裘父

求仁之方竊意潛心久矣方恨未獲躬扣昨欽
夫寄示送行序文其說似皆的當不審高明以
為如何

與曾裘父

向聞垂意齊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
造日以深矣恨未得聞一二也敬夫得書否比
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疑否元履適合

非常未知所以稱塞士友蓋多榮之而熹竊有
懼焉想高懷正如此當有以敬養之也

與曾裘父

敬夫為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
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崇
安二公祠記熹所妄作輒往求教雖不及改尚
警其後也

答黃叔張維之

示及三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諭不敢
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

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
釋氏以胷襟流出為私心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
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
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
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答耿直之秉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脩身窮
理守正俟命之說雖行之不力有愧夙心亦未
嘗敢舍之而從人也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
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

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心理名實直
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顧雖未及一見而
職事之間適相首尾乃有不約而合者於是始
復益信前日心期之不偶然也茲者又承示及
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說不唯有以見賢侯在
泮弦歌之盛而潛心大業體用圓融之妙所以
警發昧陋者又為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然
項於此書粗嘗討究亦見前輩之說有如此者
因以文義求之竊疑聖言簡直未遽有此曲折
而孔顏之所以為聖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

固我之私者以為之本然後有以應事物之變
而無窮以是止據舊說不復致疑今睹來示雖
若不異於前人而其規模之大體用之全則非
彼所到而熹之愚亦未及也更俟從容反復玩
味別以求教它所論著亦有欲就正者私居乏
人抄寫後便寄呈也去歲救荒後特狼狽殊甚
不謂其人乃復見恕如此來喻所及令人恐懼
不自安耳

答薛士龍 季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
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己成物
之大致區區愿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
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
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
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榮膺簪出試輔藩宣
布之初譽處休洽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貽書
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推說皆
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
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一焉請陳其說而
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

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
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
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
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
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
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
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
髮遂如許矣懍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
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
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

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瘵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爲彯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久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

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傾末斥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聞諸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

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廖齋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遥想郡齋之閒伏紙不勝引領

答薛士龍

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弔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複仰荷不鄙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

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尤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譴而已無它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爲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發明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又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區區之蹤未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棄外時賜一言

音以鞭策之實爲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
讀之愧汗跼蹐不知所以自容竊望矜察自此
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
誘掖此眞區區所望於門下者鄙懷悾悾亦得
無所嫌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
能容而聽之否

答林謙之 光朝

熹承被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黃亭
所賜教帖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
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

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
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道也熹愚
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
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
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誨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
爲切至竊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
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
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
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
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

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
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
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
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
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
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
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
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
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

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
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
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
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
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未如之何
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
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
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
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況辱
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適

熹孤陋晚生屏居深僻未嘗得親几杖之遊乃蒙不鄙使賢子遺之手書致所發明道要之文三編加賜親札存問繾綣反若後進之禮於先進熹愚不肖不知所以得此於門下者拜受跼蹐若無所容退而伏讀以思至于三四雖昏惰無聞未奮直闚所至之堂奧然竊有以識夫所謂求仁之端者而知非玩心高明深造自得非世儒之習也幸甚幸甚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矜其過而未能也日者誤蒙收召草野之臣其義不敢固辭造朝之際無以待問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豈意中識有是道以進之吾君哉特欲致其入端冀萬一有助焉耳不謂流傳復誤吾丈之聽伏讀誨喻慚負不知所言然厚意不可虛辱敢因所示文

編其間有不能無疑者略抒其愚以請於左右伏惟幸復垂教爲撰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統實於毫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易易曰殆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涬鴻濛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與識訓詁皆斯齋之土苴耳土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譏之今相其言以爲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子釋氏付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致蓋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

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本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士殊本末該備說天人貫通其餘指示仁體極其親切三要書推天理而見諸人事其曰體不立而徒恃勇斷以有為一旦智窮力屈善後之計索矣可

謂切中今日之病又曰體中心之誠實者達於禮樂刑政之間而加之四方萬里之遠可謂善補袞職之闕皆非淺陋所及也然熹竊嘗聞之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凡此謬妄之言皆不知其中否正欲求教於左右以啓其未悟故率意言之無復忌憚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來發切之誨爾因來不吝垂教實所幸願而非敢望也

答江元適

別紙所喩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熹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

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求教所謂傷肺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

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illegible]
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
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
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
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
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
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
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
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
大指所繫然此乃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

故從陳之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江元適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
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
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
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
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
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
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
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

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
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
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
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
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自名
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
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
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
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
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爲名又無

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既失
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
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
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
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 名宏字仁仲 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
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考
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
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
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

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决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儱侗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儱侗亦已大矣曩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眞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抵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俯覽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 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盖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楊庭秀 萬里

程弟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放懷事外不以塵垢粃糠累其胸次之超然者三復歎羨不能已已數日偶苦脾疾心腹撓悶殊緒無聊值此便風不敢不附報自力布此僅能問何如他皆未暇及也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交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

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適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

答李季章

兩書纏纏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果以何日決此計耶熹懇祠得請深荷上恩既還舊官無復可辭之誼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姑無媿於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藁中劄子第三篇疑即此奏豫章所刊集中有之今以納呈巳加籤貼於其上矣筆削之際儻得附見

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達諸公同入文字皆史院同寮也當時此一宗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履所集戊午讜議一書甚詳亦嘗見之否耶如館中未有得行下建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

應遠計程巳到零陵久矣又聞其自變柔然亦不易也但未知便得一向安坐否耳前年與陳君舉商量拈出孝宗入繼大統一事當時議臣如婁寅亮趙張二相岳侯范伯達陳魯公皆未有襃錄恐可更詢訪當時曾有議論之人幷與拈出也

答李季章

昨承喻及先君奏疏巳蒙筆削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君早歲讀書卽爲賈陸之學遭時艱難深願有以自見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世者止此而巳今乃得託史筆以垂不朽豈不幸甚但恐賢者去國之後或爲不肖之孤所累因見刊削未可知耳又聞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爲尋訪刻得一枚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卽依謝莊方丈

木圖以兩三路爲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矣切幸留念

河西爲一　陝西爲一　河東河北燕雲爲一　京東西爲一　淮南爲一

兩浙江東西爲一　湖南北爲一　西川爲一　二廣福建爲一

大略如此更詳闊狹裁之相合處須令脗合不留縫罅乃佳

答李季章

熹罪戾之蹤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又幸寬恩未即流竄杜門念咎足以遣日不足為故人道也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衮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為憸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稍洗滌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勿

廣此說恐召捄焚之禍

荊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往一通可見當日規摹亦不草草也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翻刻然東南諸水例皆疎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從其北入江者反為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牂牁南下水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為南北耳又自瀘以西諸州今皆不聞必已廢併幸為詢究一一見喻其圖今往一紙可為勾抹貼說却垂示也

答李季章

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胷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

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

未之講而愉安之旣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
嘆也喻及仁里士人有志於學而能不事科舉
者近亦似曾聞說但不知其姓名此殊不易得
章因風略報及也舊來諸經說二四年來章兒
煨燼今亦恐未可保然間因講說時有更定欲
寄一本去恐可與西州同志者共之而未暇也
留衛公得詩說日閱數版手加點抹書來頗極
稱賞仍盡能提其綱亦甚不易老年精力乃能
及此又不厭章句訓詁之煩也要是天姿淳靜
純實故能若此亦恨其聞此之晚不得早效區

區之愚耳德脩文叔家居亦何所務各有一書
煩爲致之子直亦然也今年閩中鄭黃鄭皆物
故氣象極覺蕭索楊子直得祠又遭駁頃乎父
閩亦杜門不敢見人其它吾人往往藏頭縮頸
不敢吐氣甚可笑也熹明年七十已草告老之
章只從本貫依庶官例陳乞亦不欲作朝堂書
劄而或者尚恐觸犯禍機顧念禮律自有明文
而罪戾之餘尚忝階官亦無不許致仕之法並
已決意爲之不復顧慮致使不免亦所甘心蓋
比之一時輩流已獨爲僥倖矣尚欲低回貪戀

微祿以孤平生之懷復何爲哉
前此附書似是因李曾州便書中欲煩借黃
文叔家地里木圖爲與一枚不知達否此近
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
照尤佳但恐此書或已浮沉不曾與得即亦
下必爲矣禮殿圖舊亦有之但今所寄摹畫
精好想正得古本筆意也三五之日不可考
古事類此者多矣今日豈能必其是非也耶
但旣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
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
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耶洮研發墨鋒銛可
畏此所難得是爲佳玩矣

答李季章

熹伏承不鄙旣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并及
三夫人二壙刻文踞領伏讀是慰平生高山仰
止之心而反復再三又見其立德立言明白磊
落所以開發蒙吝有不一而足者幸甚幸甚至
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之幽
宮以視來世則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
勝此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文簡公之履舄

而諳其書仰其人則爲日蓋已久又嘗聽於下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識其面目而得其心者是以願自附焉而不敢辭也唯是今者方以罪戾書名僞籍平居杜門屏氣齰舌不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摩覆日猶懼不免乃於此時忽爾破戒攻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爲公家之累是以彷徨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伏惟執事姑少察此而深計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爲無人固不必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

不得以時定也

熹區區鄙意前幅具之詳矣始者亦嘗深念欲便草定而託以前日所爲既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爲也又念劉孫所定本出賈昆仲之手者自足傳信後世但稽例必欲更經一手刪節則雖在今日陰竊爲之亦自不害只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將來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此則難遮護耳來使不欲留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來相逼但覺此終非未敢落筆、如且遣之還俟一兩更將所示若子細體閱隨記所當增損處密託人送令弟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少忍之若未即死固當有以奉報或使遽先刻露亦當以付兒輩令轉奉聞也平生多做了閑文字不能無悔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又適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爲致之爲幸或云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難寫耳頃見靖康間事楊龜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曾補否蓋汪丈所刻本

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議後來南劍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答范文叔

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爲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今讀來喻知於主一蓋嘗用功則致知之學宜無難矣而尚欲更求其說何耶熹舊讀大學之書嘗爲之說每以淺陋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似稍明白覘知有取以錄木者今內一通幸試考之或有未當却望誨喻然切告勿以示人益重不韙之

罪也

答范文叔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足怪蓋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子約之去私計良便家先相從所論云何去歲相見不款未得盡所欲言至今

爲恨耳講義反復詳明深得勸誦之體特寄此章豈亦有感於時論耶大學近閱舊編復改數處今往一通試以舊本參之當見鄙意也

答范文叔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憎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己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己亦何待他人之助耶況

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踐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貢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苟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得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陳君舉

熹白頃得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

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指略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爲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

較依違遷就以爲詭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
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
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
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
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
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
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
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
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
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

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
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
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過函丈必以布
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指擊之庶
有以得其眞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
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于一非細事也惟執
事圖之

與陳君舉

先人自少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
書慕爲賈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
人問道授業踐脩介篤紹興初以館職郎曹與
脩神宗正史哲徽兩朝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爲
多其辨明誣謗刊正史誤之功具見褒詔後以
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奉祠
以終

與陳君舉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
則前日失於具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

姑極孝敬祖母性嚴先妣能怡順適之治家寬而
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撫媵御有思意無纖
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登高
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衣召至
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
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
詞命足爲泉壤之榮幸辱矜念脫或已行亦乞
刊定幸甚幸甚

與劉德修 光祖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

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
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
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
否官吏士民頗知捐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
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在目前耳偶有
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問如有的便亦望得一
書之報使知動息少慰遠懷千萬之幸爲李亦
復不容季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
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
其玄中之秘沈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
晦也熹足弱氣痞已半年矣策杖人扶僅能略
移趾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
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只此耳數日又加右
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處
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熹隨例納
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小有紛紛後雖粗定然
猶不免爲之累亦可歎也 一本爲下空

答黃文叔度

八月二十二日具位朱熹頓首復書于知府監
讀正字執事熹竊伏窮山聞執事之名舊矣未
獲既見每竊恨焉去歲忽聞召比歸道聞新天子
以執事爲賢擢居言路方與善類同深喜幸以
爲上新即位首擇一人以爲諫官即得執事之
賢以充其選是必將用其言以新庶政無疑矣
以執事之賢如此又遭難値之時如此其必將
有以開啓上心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又無
疑矣而未一二日已聞出守之命則又爲之悵
然昏或莫曉所謂比至中都亟問其故則凡有
識無不扼腕而劉德脩獨取執事所上免章膽
仰相視熹於是時亦復慨然浩歎蓋不唯爲執
事惜此事亦爲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
一見之便而又決知吾道之將不行矣曾未兩
月果已罷遣道聞歸當來婺又以行役有程不
能宿留以俟東騎之來還家又苦疾病重以春
夏之交氣候大變邪毒薰恣危證悉見自謂必
死矣固不能先自通於左右乃於呻吟之中忽
奉手教之辱三復醒然過望幸甚然而執禮過
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
豈其戲耶則執事莊士也非以言爲戲者也以
爲誠耶則懼其有傷執事者閱理之明知人之

哲也至論，古昔聖賢所處之難易則執事之意可知矣如熹之愚蓋嘗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力精神不專不足以動人悟物蓋昔人所謂說將尚不下者而又何足以議此耶雖然今亦老矣衰病益侵旦暮且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顧今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永之圖必將與明者慮之則夫所謂致一以格天者乃執事事也執事其亦察乎舜之所謂人心道心者為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其有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

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為如何如有未當願反復之以卒承教之願千萬幸也前此承書未久即聞去郡來使遂不復來取報章今想已還會稽不審為況復何如時論日新尚復何說因趙主簿歸天台寓此為謝不能盡所欲言又苦目痛不能多作字不得視書深以愧恨相望千里邈無晤見之期惟冀以時自重使斯世猶有賴焉則幸甚不宣

答徐元敏

昨者拜書方愧草率人還賜教勤至區區悚仄已不自勝別紙垂詢警發尤深但詞意之間謙畀已甚非晚學小子所敢當伏讀再三益增恐懼然竊伏觀尊誨之微指大率以曲禮首章為脩己治人之大要喜其易行而病於難久此非擇善之精反躬之切何以及此顧念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行之不力一暴十寒其樂寄肆慕歆謔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

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所聞如此然躬所未逮不自知其當否敢因垂問之及而以質焉儻蒙矜憐還賜誨飭使不迷於入德之方則熹千萬幸甚

答林正夫湜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再見然若怱怱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繇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戀今茲

揚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跛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頗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

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

朱文公集第三十八卷後

考異

答袁機仲

八卦相錯其數殊塗 其一本作二

以上五條只少箇拄杖 箇下一本有拈字

伏承別紙誨諭況說卦之本文 至云云 示學

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 也一本作況說卦

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北巽以三畫言之雖爲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又三陽之全體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 也 九 此誤 他 云云

來諭謂坤之上六陽與復遇之說 遇一本作偶

易說垂示以前論叅之 之一本作伍

答周益公

范碑既起而樂爲之用 一本無爲字

前日之所爲 爲一本作 當行之路 路一本作常

答林謙之

簡易明白 一本作

答江元適

孤陋晚生正名總實 一本無名

熹嘗謂天命之性由徑而捷 捷作

書問荅

答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文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亦熹之陋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見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所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巒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閒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林巒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楊說尤深集解想已見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伊川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宜更思之檢此段熟看

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
夫婦之愚
伊川先生論之已詳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
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
謂隱者不離於此也
道不遠人
此段文義未通又多用佛語尤覺走作且更熟
玩其文義爲佳
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

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
味浹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
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脉也
答呂侁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
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
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
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禄不足以仁其家
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
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答楊宋卿
前承柬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累日不
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時足
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
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
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
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
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
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

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
之功隱矣熹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
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爲謝
答柯國材 翰
承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
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
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
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
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
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

也如足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意足下思之而反復其說則熹之願他所以見稱者豈熹所敢當哉戴陳二生趣向文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交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爲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齋居無事宜有暇日以時過我幸得講以所聞而非所敢望也

答柯國材

叅彊來領三月六月九月三書忽拆疾讀如奉誨語良慰久別不聞問之懷幸甚幸甚右後歲已晚矣不審爲況何如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奉親粗遣武學關尚有三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旦夕當氶轉請祠也親年日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可特事竟爲和戎所悞今歲虜人大入據有淮南留也不去臨前事之失不汲汲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爲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刓弊又甚於往年孝論之時矣柰何柰何遠書不能詳言也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汩汩度日無朋友之助不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

弱目前之事十亡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悵然也所示易卦次敘此未深究不敢輕爲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陰陽判左三十二卦右三十二卦其一陰一陽次爻又一變而又交[illegible]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次序甚明其所以爲易者[illegible]不合無悅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李君好學禮賢其志可嘉國材想亦推誠與之講論有可采處若得同爲此來真寡陋之幸也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天蓋亦以心志凋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旨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洒然處不能

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論語比年略加工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又無人別寫得不得相與商榷々恨爾若遂此來之約則庶幾得講之耳一及想見用心之精但每每推與過當恐之得為不易之論又論語序云學為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如何分明後面節次如何成褫此義須句句有下落始得不可只如此含糊也近衢州一江元適登仕淶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常窺求仁之端

又謂洞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苟然默識試一思之如何江君未相識書多好議論亦是一老成前輩也易序中云此以無思[redacted]似以至[redacted]此恐亦不能無病試更思之近方再讀此經是陽一學者亦欲講之因招之來年教兒輩得與其學用年歲工夫看如何昨舜仲寄疑義來乃不知是石丞者妄意批鑿非所施於秦味平生之人然渠既以此道相期必不利恠但在蒸有潛率之咎耳所欲言者無窮以久不得書無所

發端今得來示又以來人立俟天寒手冷作字不成不能究悉胸中所欲言千里相望豈勝慨嘆但願果能乘使一來庶得傾倒不然終非紙札所能具也閤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老人以下幸安每勤問念至感未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進道自愛不宜閏月晦日熹頓首再拜國材文
執事

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己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因書試言所得以答合否如何耳

答村國材

傳序鄙意不欲如此昨因論語小傳之作已嘗鄙懷不蒙領略遂更不敢復言今所患書反謂有所愛於言何耶行行之號尤非所以矯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區區之意亦不願老丈之為此稱也如何

答柯國材

示喻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

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
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此意
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
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
恕篤敬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
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
干也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
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
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
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為先天之數

今既曉圓子不得强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
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兩不濟
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有便却望
垂教幸甚幸甚石丈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
學已不易得而議論明快想講論之際少所凝
滯也書來有少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
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
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
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
在不明此理而取决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

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
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
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
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
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
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
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
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
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
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

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
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
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
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
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
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
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
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
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强求也哉
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

而必已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
因講論之次開爲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
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商量否二公更不及
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枚却未見之豈
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紙亦不別拜狀
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
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誠何容易更且思之爲
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群居終
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
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許順之

示諭託中語病的當段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
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
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滲漏處得公如此琢
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
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
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
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熹比
室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諧公不

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即相見之期近矣但
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
衆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熹衰老畢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
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
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
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
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
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

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
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
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寬冕心府寓於其
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
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
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
即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
貞如衆盲模象逢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

殷據孔子以殷禮爲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雖遽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温公只依周禮唐開元禮近世亦有改者然不安）及禮文殘缺寂寥不可備攷故聖人致詳於此毫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闕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

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啻如此儱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

先說個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儱侗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間所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

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喜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況如何昨寄得薦牘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讀[illegible]而三公失之太執著[illegible]中[illegible]落却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

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爲致不
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
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
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
求之却以見喻伯崇去年春問將曾問論語數
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
然令其懇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
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
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拘橫
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

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
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
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
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
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胷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
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
過爲深昧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
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切宜

戒之只就平易慤實處理會也必有事焉之語
不曾拔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
者正以待之則來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
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衆人也
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過此一事則事
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
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所
以求之過當而自失之也近再看論語尹先生
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玩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
之也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

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更思之如何

答許順之

空空如也或者多引真空義如何
二程先生說此段甚分明橫渠說似過當了愚
謂且以二程先生之說爲主理會正當文義道
理自在裏許只管談玄說妙却恐流入詖淫邪
遁裏去

貧而樂云云蓋莫病於有爲學莫病於自足
有爲則無爲而或輟自足則不足而或止此
學者之大病而賢達之必期於進德也蓋善

自己之當然而學須至於不厭知所當然則貧而樂富而好禮驕與諂無所事也知所不厭則切磋以道學琢磨以自脩學問明辨之不可已也是宜引詩以自況亦明道學之無窮也

此段雖無病然語脉中容疑處亦多大凡不必如此立說此先儒之說已略具矣李先祖說甚善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有以見聖人皆欲天下後世歸於忠厚長者之域處蓋天下不能皆

君子不能皆小人私復文之可也今設有詐與不信之人彼未必不心知其非第此以誠實之道處之亦未必不觀感而化不亦善乎何用逆億爲然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小人之道來使此而不先覺豈不爲所罔乎故亦在所先覺方爲賢也

逆詐億不信恐甚起自家機械一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也胡明仲云逆億非心是自詐自不信也只是此意若如此說便步驟了不親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未也先祖曰撲坦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舜仲云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著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

社夫子曾語宰我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姓以畏萬民以服則知古人立社豈虛設哉亦以土地所宜之木而使民知戒懼其爲教莫大焉然哀公問社宰我宰我受學聖人之門豈無格言以正其心術直以是而長之逢之宜得罪於聖人故反覆重言而深非之如我戰則克夫子非不知陣而對靈公必以俎

豆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孟子非不知聞而對威文以無傳凡此皆引君於當道曾謂宰我久學於聖人而不之知豈有補於名教者耶

此段只依古註爲是又謂古人立木於社使民知所存者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三桓擅政而魯之權失所司則哀公之問社宰我因其問而言使民戰栗豈乎其說之不詳故夫子歎之曰成事不說謂不爲之詳說也遂事不諫謂不因事而諫也使宰我之知不足以知之則無責可矣知而言之不盡此

聖人之所以惜之也既往不咎蓋因其問而可
以言而不言既往之失今則無及矣無可咎也
猶曰今無可言矣

答許順之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
知也謂他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
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
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

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
曰脩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和順於道德是黙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
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
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
重複不必如前所說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
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
齊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菴中相聚矣

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
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
端得及復爲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
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
援引大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汩沒不明已逐
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槩矣可以類推其
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
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
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
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

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亦將以利吾國乎

以利心爲仁義即非仁義之王不待有不利然
後仁義阻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 云云

定于一只是混一之一與德惟一之一不同不
必過爲此說出而語人亦是偶然說及不必言
公天下之善以下云云之說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云云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推之有本用之有序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但病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有餘師安在乎行險以僥倖區區於覇者之為而昧於遵王之道哉故孟子特指惻怛愛牛之一端以啓其行不著而習不察之病欲齊王之知吾有是心亦曾於愛牛處見之吾安得而自失之耶反之吾身急於百姓何止乎及禽獸而已正納約自牖之論因其明以投之也惜乎齊王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且曰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亦豈真知反而求之哉第不過見孟子之論而一時消盡鄙吝之心故有是云爾使真知求之則明益明而聖益聖能自已乎不得吾心焉有是也

此段甚好然語亦有過當處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湯事葛之事見於孟子詳味其曲折則知聖人之心矣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云云此極言仁人孝子之心親切處當其親親之愛雖大而天下苟得用心亦不以為大而儉於其親而不用也況其餘乎非必天下也推其心是如此

此說甚好真蒨說此句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一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為穩 却示報也

有餘不敢盡云云在我雖有餘然猶不敢以為盡謂只如此了蓋道體無窮雖文王亦只得云望道而未之見耳

有餘不敢盡似上是過者俯而就之之意故下文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文意

可見也

答許順之

石丈惠書以夫子見謂詳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顓臾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蓋猶曰夫夫之人之比耳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之疏盡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己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熹初通書不欲紛紜及此輩為一言懲此患音削去二字乃所願望不然不敢拜而受也告為深陳之至懇至懇且既以道相知凡百禮文之過

其宜者恐亦有可刋落者得并及之幸甚幸甚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絶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如何却一語也更有一絶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淸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輟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着實處子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之所譬焉如石丈所説反求諸身亦是要切但經文指意恐不必如此脩身等事前章已説了此章正是理會脩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憎予奪皆不得其所矣絜字只是度量擬議之意義以方外之事然義初不在外也如何如何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而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莫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此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不信了吾人心中豈有許多事耶夜氣之説近得來答始覺前説之有病也

答許順之

今歳却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後多是悠悠度日自兹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説近日多所更定舊説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説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角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

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治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

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學者一事不得心也一作）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眞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眞胡柰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其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猛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

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礲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校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窮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謬以千里與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可又似向來說

治心之正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掩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真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

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今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將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三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為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illegible]

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徧寄耳已聞閫內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巳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為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

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媿懼所以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為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為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板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不學之不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illegible]此

閒事緒寧繫動不得徂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
間始得少間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爲撓也
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一書偶
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乾之爲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
潛只得潛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
謹四則德盛仁熟磨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
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皆所以進吾德修
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深山之中及其爲天

下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於王氏謂九三之
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
舜明之深得其象舜亦非知堯之位可至而往
至之也熟讀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
德爲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也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既已不仁痒痾痿痺已
尚不知頑冥之甚安知其禮樂之爲禮樂也
是其無如之何也宜矣

大略如此更宜玩味看教著實

何有於我哉自聖人觀衆人則徧爲爾德無
不可者自衆人觀聖人則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故聖人因事發見示之以無有也猶曰
女奚不曰云云皆其本分事爾

此意固好然聖人之詞不如是之夸也恐只是
謙退不居之詞論語有兩處何有於我哉須并
觀之

夜氣不足以存始謂豈無仁義之心哉無之
是生不得惟其物交物則唯知有物遂與隔

絶孟子於夜氣言之當其萬慮澄寂之中體
之虛明自別引而喪之者無有矣故欲以復
之初爻及之庶幾有以用力如何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
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精
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
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
晝之所爲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
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
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

已盡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
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
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
也（不知更要某史勞易傳看便済學亦不解做）
操則存（此存之）舍則亡（亡之）不能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仁之不可已也如是）似以操則存舍
則亡爲人心惟危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爲道
心惟微妄意推測起亦之甚乞賜提誨 一二
熹知所向幸甚幸甚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

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
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
之人心（亦不是無只是舍亡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
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怳惚萬
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所引仁字亦不
是正是倒說了且更平心玩味不要說得太高
妙無形影非唯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
不得也大率講學本爲聖賢之言難明故就下
面說出教分明若是向上而說將去即轉見理
會不得矣知[illegible]人未識[illegible]州須且教他從向

劍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此是大病
不可不知
答許順之
所論操舍存亡之說大體得之然有未分明處
頃作日面論也在山頭理會數條始知舊說太
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上是以所值於外者而
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晏嬰之於孔子
孔子之不得爵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蓋爲
下兩句說不行故也凡若此類甚多皆好高之
弊大抵讀書以此爲戒且於平易切近分明處

理會爲佳耳
答許順之
春來弔喪問疾略無少暇前月末間元發又不
起疾交遊凋落可爲傷嘆而歲月如流悔吝日
積亦將無聞而死爲可懼耳所論孟子疑處甚
善鄙意亦常正以疑此若如諸家之說卽每事
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
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
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
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

遇不遇之殊其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
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
闕處請試思之更與石丈諸公參較喻及爲幸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
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
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
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
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
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

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
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齋記子細看未甚活絡未須刋刻如何學不到
此地位彊勉闘湊不通檢點如此如此便是靈
驗處也

答許順之

閤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
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
了旦今將老矣而進修之功略不加進於此誠

有愧爲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話
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熹爲朝廷不許辭免州府差官逼迫甚無好況
然亦只得力抑己志他無可言者示喻是吾憂
也楊謝之說固未爲得順之所論亦過當唯尹
公乃是發明程子之意試更思之（似亦只是鞭己勉人之辭）
聖人本意似只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

亦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
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
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
尉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
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
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嘗相過甚好不知謝傳
識之否頃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舉
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

答陳齊仲

向所寄示詩解用意甚深多以太深之故而反失之凡所疑處重已標出及録舊説求教幸試思之因便垂誨幸幸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爲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説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著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爲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遶之弊耳近嘗辨論雜學家數家之説謾録此數條去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頃之不二法門則不可休不可休似未免不二法門

請更於此下語如何來所寄來孟子説大抵其説亦傷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須於平易明白中滲取不必如此打遶也

答徐元聘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録泰誓武成甚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説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

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右屬
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
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點
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爲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
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
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召公不說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
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
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

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意又曰予不惠若茲
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
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
心求之如何

答徐元聘

承喻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正所當疑當講者
而考訂精詳又見志意之不衰也慰幸慰幸熹
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
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
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

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
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
云哉來喻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足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
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
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
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
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

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
題目轉却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
肋試取孟荀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
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
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
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
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錢久不爲之
於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

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已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詩世俗而已年來頗厭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諭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泛然發問者若此又卒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甚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起辯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嘗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遽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愛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此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前後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枉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說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稿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悞人甚不便

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官王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一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亦之思歟大抵

吾友誠愨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意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王近思

杖書聞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見編纂之意若但欲旦夕自警則亦何必求其辭之美耶精思力行於送往事居之際而識其所由來是則學者之急務也

答王近思

所示疑問深見好學之篤已輒具注所見於下且更於先達所言之中擇取其精要者一說反復玩味久而不忘當自有心解處不可妄以私意穿鑿恐失之浸遠難收拾也如必問其政之說亦駁駁然走作了也戒之戒之

答王近思

到此忽忽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略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旋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迫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

此說亦只是上條意思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

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遺言之說果可據乎孔子之言必有見矣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些子未是亦只如此消

融了也
孫思邈膽欲大之説有所未諭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
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
所致二人之徧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
當如此論也

答王近思

昨在郡怱怱不能款曲至今爲恨耳別紙疑義
已悉奉答亦恨向來不得面論也熹歸來數日
卜葬未定湖南誤恩不容祗赴又聞經界報罷
不見信於朝廷如此如何更可任一道之寄耶
初辭未允近已上章自劾次第必得請矣

答王近思

吾道一以貫之
此説未是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説
熟看楊尹説正是錯會明道意然曾子是力行
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説得自是意味不同政
使説得十分亦不濟事

仁
此説未是更檢伊川先生説孝悌爲仁之本博
愛之謂仁心譬如穀種三處看更檢易傳復卦
彖辭及孟子論四端處子細看

答魏元履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
一段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
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況如老
兄心中本闊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
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二大却看逐經淺深
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
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
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闊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
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
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
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語錄
中一兩段説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説
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若於此見得一義理迎
脉方覺從前一團私意妄想自家身心尚且奈
何不下如何説得行道救時底話眞是可笑語

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若只欲遮眼又看濟事不若且只就論語中做工夫有胡文會義初本否二先生說論語處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門人數家之說足矣會義中如王元澤二蘇宋咸雜說甚多皆未須看徒亂人耳所欲言者甚多然其序說未到幸且勉力終不敢自外也

答魏元履

眾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爲胷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

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爲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曾畢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以漢以爲辟而終

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晦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舜則行如

源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聊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與魏應仲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史文通暢議論嘗熟誦數遍爲佳）大抵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

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

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癸未

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熹竊謂兩說似不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答范伯崇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

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厚氣象不柰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爲得耳不可使知之謂之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彊求知也機心惑志就呂博士之說求

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爲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機心惑志只是冥行妄作耳機心惑志正謂見得一斑半點而驀知自私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謂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爲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只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性中只

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卡所包攝不止孝悌凡然愛例隨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梂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爲仁以孝悌爲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大下之本

本之類是也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爲政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入義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

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于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illegible][illegible]

出之則不命亦何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
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
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鍾爲罪愈大許多私意
都在只是免得自家把得情理先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命其父
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
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
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
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
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
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
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
至重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
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子貢問上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
子所答之意有恥不孚纔是依本分不敢脫不
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其
雖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
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身得有未
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爲己之實若曰固已優
爲便是失照管也

答范伯崇

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
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
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
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
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
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
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

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
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
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
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
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所云固不多爭但此處
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
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
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
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

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己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堂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顯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惡慝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

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恐有踈繆處切望反復幸甚三分天下一節似因十亂之事而遂言之兼此前後數章皆是歷舉古聖王事如孟子舜明庶物以下數章之比更詳考見教爲幸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嘆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通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當執御矣何不以是見名乎此章呂與叔說蓋如此但其辭約耳餘說似皆未滿人意如何如何

答范伯崇同呂子約辨子充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時

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窮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道之爲也道之爲道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不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大極其此之謂歟一說當與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

渴飲豈有一毫人爲加乎其間哉隨時而已
時至自從而自不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
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
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
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毫釐之差其應
皆忒則將以何爲道哉又當以是思之盡天
下之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
然離析者其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
易以從道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
之一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

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即從道也就
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
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
聖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
能變易以從道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
時中云耳道不可乜謂之中然借時中而言耳未知是否
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
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者聖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

動之總也天下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
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爲之端由也
此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
下之動而舉目即觀天變動之所總故無窮
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
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
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行
典禮會通綱要也事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
知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父子子之會
通惟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

止其則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
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其禮乎一說會通
會而且通也亦不知孰是
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
始終之理雖具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
品物流形聖人出焉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
卦之六位應時偶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六
龍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皆
具聖人成能垣乃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

先生因云此語甚巧然經有病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
終始至以御天是説聖人體元亨之用耳

四德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
以包四者偏言之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
故止於一事

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
也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絪縕乃
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

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
則無物矣

各正性命言其禀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
之後天地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説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
其光已無所不被矣

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
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
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
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
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
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得宜
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
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
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頹惰不立而
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
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
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係之曰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
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利是義之和處義有
分別斷制捉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
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
利之私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
幹推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禮義智

此語甚穩當

初九龍德而潛隱上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

九二出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
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耳
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
無過然而不閑則有過矣確乎其不可拔非
專謂退避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
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
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
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
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著實根
基根基不實何以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

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
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
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
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
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
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
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
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
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

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
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
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知
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上下無常進退無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
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
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遺書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
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
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

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答范伯崇

有朋自遠方來以平生之所聞驗之若合符
節而無絲髮之差豈不樂哉此出於己察而
其本說太廣撮其要如此
此但以志合道同故可樂論先生謂無絲髮之
差不免過言
事君則能格其非心不至於以訐為直格君
心之非者大人之事孝悌固是順德然所造
有淺深未必皆能大人之所為也犯顏而諫

主於愛君夫子之告子路亦曰勿欺也而犯
之然則所謂犯上者恐不如此直謂出事公
卿凡在已上者能移孝心以事之不至犯分
而已
犯上不必專爲事君凡在已上者皆是舉事君
如此則其他可知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
之非而穆王命伯冏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
不必大人也前賢如董仲舒之流非一人皆能
使其君媿畏而不敢爲非是亦格其非心也
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

之則巧言令色非盡不仁也若巧言令色而
無德以將之以是說人之觀聽此之謂失其
本心焉得仁有諸中而形諸外則其色必莊
而非有意於令其辭必順而非有意於巧君
子所以貴乎道者如此詩人所以美仲山甫
之德而非巧言令色之謂也辭欲巧自承上
文情欲信爲說蓋曰既有誠心須善辭令以
將之耳與此異旨鮮者立言婉微之體所謂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若謂非盡不仁則
巧言令色鮮矣仁[illegible]仁矣[illegible]未安又曰無德

以將之故鮮仁竊謂巧言令色其本已不正
何能復有德以將之耶
辭欲巧乃斷章取義有德者言雖巧色雖令無
害若徒巧言令色小人而已
信近於義横渠說與謝說自不同如横渠說
遠恥辱一句恐不通竊謂此章意在謹始如
言須當近義慮其後之不可復也恭須當近
禮恐其自貽恥辱也不敢失親於可賤之人
懼其非所可宗也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
其所敝之意

此論頗善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爲私室如古注
說恐未安竊謂私是顔子自受用處夫子退
而嘿省之以爲亦足以啓予矣此一句人也說淸蓋
非顔子不能深喩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以
知顔子之所以潛心也
以私爲顔子自受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
顔子退也發啓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啓發
今省其私乃有啓發與啓予之啓不同
視其所以此章蓋述上文爲說退而省其私

私所安也

論語立言雖間以類相從每稱子曰即自爲一

段不必專以上下文求之

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於夫子而猶

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爲師者以其

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

師也

此論甚佳

人而無信車之與馬牛本兩物以輗軏交乎

其間而引重致遠無所不至焉物與我未合

亦二物以信行乎其間則物我一致矣夫然

後行

本文只言車無輗軏不可行譬如人無信亦不

可行今乃添入馬牛於其間此蘇氏之鑿

子入太廟舊說謂禮主於敬每事問所以爲

敬恐勝今說

楊先生之說甚長

答范伯崇

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惟越紼而行事

鄭氏不能不祭之說我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

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

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

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

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

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

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

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

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

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

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

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其說

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

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鄭氏注象有凶事者聚也愚謂此蓋示與子孫之同憂）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

人攝事必也親之則哀（未忘）不可以臨祭又不

可以釋哀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

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上天子之於天地

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

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爲尚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雖哀戚方深交神之意有所不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稱乎

又曾子問天子崩殯（天子七日而殯）五祀之祭不行（哀戚方甚故不祭）既殯而祭（謂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故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不備禮也）自啓（將葬啓殯）至于反哭（既葬而反）五祀之祭不行（啓殯見柩哀情益深故亦不祭）已葬而祭（既葬則祭）祝

畢獻而已止（未殺吉也鄭氏曰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吉也）諸侯自薨至殯（諸侯五日而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如天子之禮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氏注）（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逮於大夫善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illegible]又引曾[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右三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有可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至于反哭暫

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無疑矣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

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一書甚是節文甚詳可以熟攷）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几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

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
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嘗常
解此義以爲只文備禮而非致愨爲之爲易少人多也詳試思之此則伯崇所
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
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
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
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

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
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
職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纖細處亦須照管不可
忽略因循怠墮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
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
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
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
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責直
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
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

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須以拜聞惟所財
擇

答范伯崇

熹比歸二子過寒泉招李通來相聚更有一二
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
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禀彊弱不齊各有
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
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
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
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

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
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
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
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
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
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
而可懼近復如何得近月書亦未有異聞也論
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熹近覺此事全放在
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有一二段雖間

答謾寫呈當否倂喻及他所欲言非書所能盡也

答范伯崇

伯諫前日過此季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爲實邪爲空邪渠以爲實某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於前日之空見哉又爲季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爲異議所移則吾道又得此人其資稟志尚過人數等眞有望矣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得應事匆匆責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却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定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

如謂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幷致意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索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亦不可不加意也

答范伯崇

前書所論數事大槩得之但語意多未著實曾子有疾之說近嘗通考諸說私論其故今以上呈幸更爲訂之心無死生所論意亦是但所謂自遠而近自觀我者而言此語却大有病知言中義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有小往復文多未能錄寄亦懼煩有指摘前輩之嫌大抵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大本天道變化爲此係離時以論斷）

[illegible]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
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可
以為戒然其思索精到處亦何可及也巨室恐
如呂與叔大學解中云乃吾之一家耳室者私
室家則室之巨者也蓋承上文之意讀之只合
如此說意思方正當語勢亦穩帖若以巨室為
彊家便有著心牢籠之意雖說不可違道干譽
終是專立此意為標準便有縫罅不似聖賢平
日規撫也如何舊說天下歸仁用呂與叔贊說
夫子言性與天道用上蔡說近覺皆未是試更

推之復以見告觀書比何所得因來亦告及之
權所欲聞也
欽夫近為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為之說許寄
來看然熹卻不欲做此工夫伯崇以為然否欽
夫又說當仁不讓於師要當此時識所以不讓
者何物則知此仁矣此說是否

答范伯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
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
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

[illegible]然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
告子義外之非則表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
[illegible]之失而可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
原以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
於聖賢之徒不然議說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
求免於前輩自做之譏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紛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緩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閒隙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雕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

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以撫之實相使衆怨見歸為僕作禍耳千萬幸察婁丈下歲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藐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更令為之它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冊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學未熟者令案溫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為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為而未

為者殊多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闊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為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却看廣狹如何爲字大小令難預定也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覺詳備銘文亦已得數語但不甚佳并歸日面議也

尊嫂閤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得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忝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

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莫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丈亦以爲凡至此渠究甚不得款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擧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横渠説之遺謾録去可於疑義簿上録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

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答劉平甫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説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逑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説更檢兎罝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黄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鍾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訓説亦得

答劉平甫

蒙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

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名）使介子某（庶子名）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貫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無

後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喩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

皆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爲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圭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爲怪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子事親長之道也）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鐫治爲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悵不能已聊復言之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在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爲佳途中望寬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

相應試如此用工夫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即說成兩貫了兩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此即恐在其爲一貫耶此事政須自得而渠堅守師說自作障礙無如之何但循循不差卻無躐等之患亦可貴爾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甚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好尚有界行恨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

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并武侯成都本與閩本大異此像嚴毅沈正恐差近之也

二先生邵張公四象今并欲煩爲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不類或有此間約并告爲摹易之如

二先生野服如何

元履此劉曾寄呈榀兒否此題目難做非顏俊尊上帝之比而彼易爲之亦不思矣又時宰何嘗知有此事率爾發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裘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乃見之幸甚

曾詩有盧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得一圖想像勝處亦佳

熹碌碌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亦薄吾命有所制矣

程氏遺書細看尚多誤字蓋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參之乃覺其誤耳

文定春秋并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渠必不甚愛通旨愚意則以爲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胡文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其妙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爲一物在地爲一物在人爲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

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
何
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
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但據熹所見而以諸
先生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
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
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為一
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
意也胡丈以一貫為誠而以忠恕為思誠也若
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違

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
思之如何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
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
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
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為之
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
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以
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朴窮陋既不獲

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
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
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趑趄於世求輔仁之
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聞者竊聞執事家學
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
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
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
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遊
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
寘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

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
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
薄陋聲迹未踈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
隸人而為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
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
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
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騖不可告
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為臭味之或
同而不盡棄其餘耳至於詞旨真摯反復通貫
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

厲踴躍以爲雖未獲聆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
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
欲請於左右者而急緩不敢反爲執事所先此
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
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
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
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
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
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
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

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後屬伯
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著雨煩欝伏惟承
顏燕懽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
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
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
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

答何叔京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
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
或適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
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
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
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
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
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恍惘以爲真有所自
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
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它其所見者非卓然

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
當時日聞至言觀感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
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汩沒
浸漬今則尤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
問之及不覺悵然不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
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窺觀前賢出處之大
致先廷聞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筆輯成書以傳
世垂後之意幸甚幸甚更容熟復續得以稟也
語錄頃來收拾數家各有編帙首尾記錄姓名
比之近世所行者差爲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

編之不敢輒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
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當得其摹本以獻今無
別本可以持內也孟子集解本欲自備遺忘抄
錄之際因遂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已意庶近口
讀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它時若稍有所進當
悉訂定以求教今未敢也見所與伯崇論敬
仰之深然有少疑嘗與伯崇論之恐未中理更
乞垂喻以警不逮幸幸甚甚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款累日啓發蒙陋
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
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
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
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
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
如何向來所疑定已氷釋否若果見得分明
則天理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
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
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
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放其有可

□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
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
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幸此昏□
幸甚幸甚伯崇亦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
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其便學者觀覽然
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
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刊
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
往往伯崇游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
崇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
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
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之
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
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
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
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
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
計妄意增葺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

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來兄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從祭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操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

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眞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

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忘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俟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朋友之益其

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它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慢改未定又忙不暇釋呈并俟它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

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懇誠之氣它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内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發借去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戸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

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

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惰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卻行者必矣自此尚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貺喻尤切悚畏甚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它文則或可以率意妄言無關嗤點今欲發揚先志昭

示後來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譏亦不爲賢者失人之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怪然施之育俗亦近而易知不爲無助幸以授鄉里使張之通塗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爲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粹而切向喻元發令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若鄉里間有可說諭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爲佳不然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

一道發明庶幾曲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跛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矣

答何叔京

熹奉親屏居諸況仍昔所憂所懼大略不異來教之云而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内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胷中矣如此則此

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遺說所疑重蒙鐫諭開發爲多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復入箱之說并以求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勞有以振德之孔明失三郡非不欲拯從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疑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服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欲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欽夫傳論并熹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決之味道堂記誠非淺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既不蒙聽而來喻益勤益重不敏之累謹再拜承命不敢復辭矣然須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存俟其略見彷彿而後下筆庶幾或能少有發明可以仰丐斤削耳下喻行巳臨官之道此在尚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耳夫世俗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

爭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理不
容亡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往
但亦有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
坐不議無言心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
受本旨二也以穆尹歐陽文章末技比方聖學
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恙時學者甚衆今曰未
嘗爲師四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已去講筵蓋
其道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難合非特
以兩公之在亡爲輕重今曰二公薨而伊川去
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可以無嫌氣象

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
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悞而今又因之七
也撫其語而論之其失如此蓋其大槩切切然
以辨謗釋言爲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嘗愛明
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
爲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
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
口舌彊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
哉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
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

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當論
赴絶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
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
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夢登庸蔣
參預政陳應求同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鶩
往來元夕有旨川縣張燈山閒所聞者不過如
此羅李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
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嘗見麻
但傳聞爾宰相帶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銜并
恐欲聞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舊說寫呈求教

不知是否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録其大者
帖於冊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及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
或前儒所未發多已附於辭中其間尚有不能
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愛
舊說而專主此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
聖賢用處也麥丘邑人之語亦隙天下之理以
從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

脅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有不正而非巨室怨望之私也莫亦無害於理否林少穎引裴晉公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語爲證亦甚善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乃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曰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爲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

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李說亦有不可廢者今注於其下則理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欲更定躍如也爲左右逢原神明其德爲從容中道如何

乘輿濟人之說與熹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爲仁人君子豪釐之差爾姦人則尚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審察爲佳

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合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略稍改稍詳於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爲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爲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

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
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
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
大之徒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
指姦人相類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
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
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
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

也豈爲悅衆人爲己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
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
玩之則詞不逮意之累也今略改定云言舜喜
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
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爲之
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
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
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
有不令之人傲很鬬閱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

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
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
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或者之
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
莫稍盡否
罔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是罔以非其道
者獨非術數耶蓋愛兄故魚欺以其方也市有
虎曾參殺人罔以非其道也并有仁焉亦是君子不逆
詐故可欺然燭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
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爲乂說文云芟草也从丿乀左丿右乀芟
草之狀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
絕自新之意懲乂創乂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
爲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
約矣反約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
如射畢而觀破的之矢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
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聲始隆終殺
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
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
孟子尚友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
之曲折精微耳（熹兩意說不得）
捆辨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為兩節又以不
根為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豈是皆以
脩身為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盛
而身安矣意亦自見
狠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悞也如
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一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
自不明白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
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
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
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
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
而遽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
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易傳論聖人之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此卦彖辭注中）
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
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

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
為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
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為休息之時則可以為寂然未發之時
則恐未安蓋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為未發而
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
以為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
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
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
所主安得同為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
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
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為物引
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
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
也
羿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太多
不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彀
率大匠之規矩然後為至則是羿與大匠自別
有彀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反矣若是所以誨

人之規矩彀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臯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

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入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唯權之爲徇不幸而有甚焉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而進之意蓋有所感觸而動却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須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必深思之所突□□有感□躍矣如此而言庶以扶掖□）

何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兩事亦無收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謂役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其全者如此）

強恕而行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所以反之者如此）

行之不著者所造未至也（欲作不先知也）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爲得計蓋惟知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恥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善趙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來喻辭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喻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

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
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
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
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
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
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
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
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
而中體難識乎夫唯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

則由是而推焉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
外猶有所謂道者矣是安得爲全體哉親親而
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
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
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視親反
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
有未至

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爲高子發人心皆然一息
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
挾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
不從若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
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
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
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
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
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

稟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
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
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它答
問反復及它記序等文尚多以伯倚行速不能
抄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
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
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
稟送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
巳熟難出入又意此人巳到不能久留而尊兄
巳就道久矣或巳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

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並
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
欽夫皆以爲然但其欲傳末略載諸葛瞻又子
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
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
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
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
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
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
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

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
說見別紙其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
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
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
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
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
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
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近事一二傳聞可慶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
將護不知左右一一公日夕啓沃用何說耳

此又似可慮如何如何欽夫書令致願交之
意恨未詹識它日有可見教者無相棄也恐
顒聞之

答何叔京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
少違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録寄數條無非精
彼演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
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擿見告幸甚熹
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媮墮苟簡
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

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
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
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
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
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疏脫處都不蒙一
掊擊何耶前日伯崇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
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輩之病皆在淺近
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
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
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右

挈之所恐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喻孔明於
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
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
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
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
瞻之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
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
明以為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得無人抄
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
所傳已借出却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二

內然所借書已多一日之力何能遍及無乃有
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
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
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承喻及味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祇誥安敢
食言然須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
始敢措辭耳金聲玉振不知當時寫去者云何
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為無疑矣比再閱
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說以

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
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
窺之關鍵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
其不足較然蒋說本之商賈似亦無害若豐民
則先王制民之產自有常度不待自占然後知
其豐約矣所謂掊斗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
舜之盛德猶以同律度量衡為先孔子亦言謹
權量審法度夫豈以掊折為可耶度量權衡天
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
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轉相生而

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久不聞春間龍曾皆以
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懾而在廷無能將
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者
堅在途亦復遷延其行亦豈尚有反予之望耶
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畎畝竊不勝過計之
憂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
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惜惜未知所
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

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貶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閒必有微意恐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它日也唯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

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旣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擧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旦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室其先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適臣具員充位而已其

斂儉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易以言旣也北虜喜歸降甚急受之則失信生亂不受又慮生變除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受但上近者捐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視此等事亦不能又望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所喻疑義大抵諸說一槩多病蓋於大本處未甚脫然見得所以臆度想象終亦有差如云性

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又云能體認之目為天德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去毫髮之間錯此處尤有心者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感必通此數條皆句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之未熟耶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力何以為天德乎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即道心即仁語亦未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為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處尚多人事冗迫不容詳道布此禀亦已草略且舉大綱而老兄思之可也仍想僑易章甚又聞嵩卿之賢好學得聞其餘論尤以為喜此道知好之者日最孤陋真有望矣幸為道意未敢遽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甚多不知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內於博觀草草徒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處精思之為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真見得則其它自可見恕性等說皆不待別立說也嵩卿是韓子之言固失之而老兄所論亦未盡得博愛之不得為仁正為不見親切處耳若見親切處則博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博施濟衆一段不知嵩卿如何看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為縣中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為隣境群盜竊發百方區處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洽處然想無它虞矣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為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即以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為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漕臺且為兄求一差擬來建邵到即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為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

當愈甚爾朝政比日前不侔矣近又去一二近習近臣之附麗者亦斥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王龜齡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而去今汪帥來且看又如何上以爲若頗力又熟察其所爲甚眷衍少異於前矣然事係安危未知竟如何耳熹無似之蹤不足爲輕重然亦從此決之矣欽夫臨川之除薦自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録呈其間更有合商量處也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

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甚衆不欲久稽來使草草略具報如此殊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傳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藁徒深感悵昨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即歸內今謹封緘以授來人至幸撿納不勝幸甚

上蔡語録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辨之

書爲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倡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後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喻溫厲之說不

記當守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為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温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為倫兒入室衣囊為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

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為是也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去禪學也今朋友間貧窮如此人亦不易得惜其止於此耳

答何叔京

示喻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忠宣之問政於橫渠橫渠告之曰尊所聞力所及頗聞見益充此心則力之所及初亦無限量也來使云頗招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科

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甚賢或可告語耳熹奉親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故步學力未充深有此懼已還書再祠矣萬一不遂或當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寶參喻堂記怵及之深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日大未敢率爾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尚冀學有

分寸之進而後為之庶有以窺測先志之一二而形容之不為虛作耳區區此心更望垂察幸甚幸甚知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憲未寄來也所疑記善足見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別紙具稟其詳向者䚹說固不能無病來誨反復深啓蒙滯所未安處亦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和靖之喻非所敢當正此沉緜未有以為計何暇捄人之疾乎尹氏解無終食違仁處蓋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云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此是三等人）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

亦程氏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然者更告指喻

答何叔京（別紙自此至知覺言仁共五段一云答王子合）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爲仁也𤋮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所以見闢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爲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仁者心之用心者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嘗闢之矣其下文乃有穀種之說正是發明闢此之意今引穀種爲說而立論乃如此非惟不解程子所闢之意竊恐并穀種之意而不明也

答何叔京

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

後即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見遺書第一十）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

答何叔京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命亦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道

理初無二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知命字有
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
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
耳
體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諭之云却殊不端的
精一二字亦有分別請并詳之
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

耳豈德不可備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
變玩占臨事而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
之極致隨事而在處
蓍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
德員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蓍之變
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
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
於周禮可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
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
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
望批誨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
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
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
理耶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

躬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
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
用得本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為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
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
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
外而其詩為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
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說不通遂創為分

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若俾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亦恐亦無此理二南稱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爲正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究歐公此論得之

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處須著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胷有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思深思之如何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以之爲言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旣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李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蓋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内

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旣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効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待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

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頃等見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喩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喩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正爲是也柰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禀矣如今所喩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耶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覬累書之論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爲耶

答何叔京

示喩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并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

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若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已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論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為明白又曰）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為主者尤為詭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因來誨諭

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

但不存便云不亡便有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
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
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
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
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
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
但如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
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

發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未透耳竊意不
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
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
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
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
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
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
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

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
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
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
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
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
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
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

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眞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僞却只說得眞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
本有是心而功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
故熹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
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著字差
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
下句則似初無病（若云用功親切之効此亦有病後別有說）
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
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

太粗露了何得更以爲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自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爲主比之顔子便覺有踈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爲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踈則皆踈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雨木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揚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爲主乃分明耳

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之名也今以性爲理之本然則以理爲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善之長爲比亦不類元在衆善之先故爲衆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爲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正今日之見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即心也此皆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爲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衆理之總會處爾又所引率性之謂道亦正是呂氏之說向說此三句語雖未瑩然却是程子意見東見錄試參考之或有取爾又云所以言性理之本以其一源也此亦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性理兩字即非兩物謂之一源却倒說開了餘已見答作肅書

出毋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以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不審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

向見胡明仲侍郎論學固專亦正如此也

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効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顏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耳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胡之弊不可不察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為本而彼衆德為末耳今曰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詳考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為正法當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

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識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故與今所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

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

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主於減者以進爲文主於盈者以反爲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實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効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

過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涵畜矣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

體物而不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妙始終萬物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

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喩之云知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此論爲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喩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熹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

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爲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試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此章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之死致生之病不同幸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人自少時即讀爲下句故今乍見其說突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力也若屬下句即上句說不來又與知和而和意思重疊

信近於義

來喩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意所未曉

蜡賓之問當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旨故其言不能無失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槪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

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胸次而有所醒悟耶

仁愛之說累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并仁義禮智四字分別區處令各有去著則自當見之不欲多言以取瀆告之咎也若如米喩則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語亦當有病當云公衆之心仁之端也乃爲備耳如此立言有何不可乎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馮作肅

所諭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泄子貢乃勉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但此章自不必別爲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

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白叔京兄質其可否復以見諭幸甚又所引與點爲譏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絕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

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剖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爲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

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爲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若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遂行之謂也傅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聦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燕禮自有鹿鳴等詩）無正樂者則專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也）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

可欲之善與繼善之善同有諸己之信與成之者性理雖一而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萬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萬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

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卻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萬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卻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嵩卿

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

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胡解不此義）

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

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以道左為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

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疏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修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功用妙用之說來諭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

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已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已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況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答連嵩卿

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多聞何以謂之師夫賢有小大記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至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之大畜故可以爲師

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但若只如此理會則與王氏新經何異恐不必深致意也下段春秋補助之說放此

配義與道而不言仁充塞天地之間則仁在其中矣孟子言氣主於集義故也

更熟看上下文子細思索不可只如此草草說過

樂正子有諸已之謂信與反身而誠則能動人也如何信有諸已誠則能動人也

信與誠大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能動人否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

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桓公不足以有爲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爲仁乎或以爲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爲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爲仁乎

答連嵩卿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憑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

已此莫只是誠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憑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不可不識其意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易哉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即此之謂蓋學
者其知要高明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
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
誠敬而已所主者旣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
而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
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
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
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
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
以爲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
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緫體而禮其節文耳

答連嵩卿

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孔子所謂爲仁由己也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
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
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
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乎恐不必引舜
舜病諸以爲任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富貴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
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諭却費力
也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
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
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
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
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爲于但窮神
知化存神過化伊川橫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
考其說當孰從耶
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
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上說孟子言仁
之實義之實則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
一理然須分別得出是亦理一而分殊之意大
凡道理皆如此也此是說遺書第一卷中仁人此一段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以
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

推巳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
堯舜孔子爲跡戚之異似未然此各是發明一
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人者是亦天而
巳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程允夫 洵

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爲空言竊敬慕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謫矣至
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
害又不但空言而巳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

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爲學之道憂憂乎難哉
爲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
淺近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顥濵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解先録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論
性之類
孟子集解雖巳具槩然尚多所疑無人商搉此
一義尤難明豈敢輕爲之説而妄以示人乎來

書謂此二義爲甚切處固然然學者當自博而
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自下而高乃得其序今
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躐等也爲學之序不當
如此而來書指顔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
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
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爲失中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听行
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
可否哉寧子以短長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

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
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
巳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
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
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
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
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
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
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

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空丁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前所論蘇穎濱正以其行事為可法耳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孫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為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人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竊皆不中理未易縣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

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為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為蘇學者為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析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為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為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豔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

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
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議此非獨不
見蘇氏之失又非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
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
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
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
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黄門比之乃見似
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
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
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

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
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
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
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
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
學始者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
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
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
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
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

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
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
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
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
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
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
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尊主者
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
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

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
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
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
之愛其多聞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
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
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
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
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
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
雜於其間則豈肯遂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

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

程氏書布在〻〻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讀守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

未有且留看亦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屛去雜學致精於此自嘗有得始知前日所謂䌷繹之空者無以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者

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旣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擊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疾耶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晩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尙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

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程允夫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夫何有於禮樂

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此說亦善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用以和爲貴也和如和

羹可否相濟先王制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則有所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知和而和則不中節矣

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禮齊民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

國定之機也

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為治耳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為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既告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為知也凡此皆為學用力處

此說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於鬼則於人可知矣

推說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諂字止謂諂於鬼神耳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此說亦然

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為是言者恐後生以私意妄議

先王典禮耳

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非謂後生妄議而云耳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皆其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

不只而文有餘者皆不足以入道
此說得之
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
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爲仁則不可更請合
仁義禮智四字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
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
此意亦是然語大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禁

察療治也
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
行不由道而得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
然則君子處貧賤富貴之際視我之所行如
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賤而處富貴可也故
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當以不以其道爲一句得之爲一句
先生此說則此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也
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

之道爲是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
賤亦甚簡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
可以容僞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
聞道之士原始反終知生之所自來故知死
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於心無毫髮
疑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夢覺以爲理
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學至
於此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

此又雜於釋氏之說更當以二程先生說此處
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
然不同則知朝聞夕死之說矣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
子安於德義如小人安於土壤君子安於法
度如小人之安於惠利心之所安一也所以
用其心不同耳
此蘇氏說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與害爲對利於己必害
於人利於人必害於己害於己則我怨害於

人則人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
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而其爲利害也公故
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况於己乎
此說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鄰夫子之道至今天
下宗之非有鄰乎
此說非是
心本仁違之則不仁顔子三月不違仁不違
此心也
熟味聖人語意似不如此然則何以不言回也

其身三月不違心乎
凡人有得於此必有樂於此方其樂於此也
寢可忘也食可廢也蓋莫能語人以其所以
然者唯以心體之乃可自見周濂溪嘗使二
程先生求顔子所樂者何事而先生亦謂顔
子不改其樂其字有味又云使顔子樂道則
不爲顔子夫顔子舍道亦何所樂然先生不
欲學者作如是見者正恐人心有所繫則雖
以道爲樂亦猶物也須要與道爲一乃可言
樂不然我自我道自道與外物何異也須自

體會乃得之
此只是贊咏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說著聖賢
樂處更宜於著實處求之
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
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
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
理易言學
此說是也
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

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
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
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
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
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
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
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
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
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
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爲言非

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知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爲大小耳豈可槩以爲天下之至神乎

學道者始於知之終於行之猶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終始言之不必於金玉上求其義

此說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義蓋金聲有洪纖而玉聲則首尾如一故也

不動心一也所養有厚薄所見有正否則所至有淺深觀曾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北宫黝孟施舍之議論趨操則可見矣

此章之說更須子細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說過

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己以擴充之學教人與王介父以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嘗論起不復登程氏之門伊川没亦不弔祭則其所得可知矣此論未理會析爲二致正恐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録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關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别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

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將已鈌乾坤只有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絶筆亦不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澄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義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己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遂以謂人之門者雖爲言其不虚語曰家

刋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録此間所録且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

善矣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别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

而隱以至于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夫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蓋亦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圖内游定夫所傳四人意

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
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
皆建人而妄意其爲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
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
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似胡文定公蓋嘗深闢
之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
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僞皆可覈矣胡公答
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
也三年無改又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
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

其爲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得已者
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
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

答程允夫

亦足以發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
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忠恕誠仁之別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
言此義理之本格也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

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爲以己及物矣
侯氏說未嘗誤萬物者誠有病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竊謂有德
者未必有言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
也仁者未必有勇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
可必也故皆曰必有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著然云
云 以下各如所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
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

而與國政者也
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
庶人也蘇說之誤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
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
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
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
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
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
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

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是之快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曰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遺書載司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為給事中 云云 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亦未能自信邪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為不曾會此等處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間為之瞿然

上蔡語錄中有真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啓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其小疵也

此說甚當上蔡所云以我視以我聽者語亦有病

答程允夫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識其異處

伊川舟行遇風端坐不為之變自以為誠敬舜之力烈風雷雨而舜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歟

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已分上事也

此說得之
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
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
善也
此說亦善
賢賢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此四者皆能若
子夏之言可以言學矣然猶有雖曰未學之
語若猶賴乎學者蓋雖能如是而不知其所
以能如是者從何而來則所謂行之而不著
習矣而不察者也

此句意思未見下落請詳言之方可議其得失
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故人不可使之無廉恥無
廉恥則無以起其好義之心若之何而可化
聖人之於民必使之有恥且格者此也
人自是不可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爲言也
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
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
子告之以色難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爲難然此說亦

改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循理之
所在周流天地之間無不可者其親之也理
之所當親也其遠之也理之所當遠也何比
之有
尊賢答癸嘉善而矜不能比之謂周溺愛徇私
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徧也比偏也不必
言周流天地之間
謝上蔡曰愼言其餘愼行其餘皆有深意惟
近思者可以得之蓋言行有絲毫不愼則於

理有絲毫之失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愼言其餘愼行其餘籍用白茅之意似此推言
於理不害然恐未遂說到此也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
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
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彊於其外者君子當
求之於其中中者誠也外者僞也故父在當

觀其事父之志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
没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觀矣故
父没當觀其事父之行事父之行既已終始
無愧而於三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
事父之道非孝矣乎
此說甚好然文義似未安
敏於事如必有事焉之事當爲即爲不失其
幾也
事只是所行之事必有事焉不知尋常如何說
請詳論之乃見所指之意大抵說經以彼明此
固爲簡便然或失其本意則彼此皆不分明所
以貴於詳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爲
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允窮
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
矣
此章論進學之實殊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
字旣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
知至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
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
天理未嘗變也
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
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子聞之曰是禮也二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宏
大後世諸子所不及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關雎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皆聖人教人讀詩之法
此類言之太略不曉所主之意恐其閒有差或
致千里之繆也
見實理是爲智得實理是爲仁
性仁者能得是理而以得實爲仁則仁之名義
隱矣 [illegible]
理之至實而不可易者莫如仁義禮智信非
仁不成如孝弟禮樂恭寬信敏惠皆仁之用
也
此數句亦未見下落
學者須先有所立故孔子三十而立又曰忠
所以立然則若何而能立曰窮理以明道則
知所立矣

是操存踐履之故所說非是退所以立承不
患無位而言蓋曰患無以立乎其位云爾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如諸葛孔明
草廬中對先主論曹孫利害其後輔蜀抗魏
異其言無一不酬者蓋古人無修心故無修
言如此
所引事不相類
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
此易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近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
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爲可妻也
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吾斯之未能信言我於此事猶未到不疑之
地豈敢莅官臨政發之於用乎
此事謂何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
貢則子貢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
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爲學孔子未欲以見
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啓

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這非多學
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
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
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忠與清皆仁之用有覺於中忠清皆仁無覺
於中仁皆忠清
以覺爲仁近年語學之大病如此四句尤爲乖
矣蓋若如此則仁又與覺爲二而又在其下矣
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
禮也所謂起敬起孝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
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
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於相夷矣
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
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
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
臨事必簡而盡
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
爲仁固難歟曰孔子不以易啓人之怨心亦
不以難啓人之怠心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又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爲之則無難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
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
持此而責彼也
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
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
之有
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

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
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
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
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
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
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樂取諸人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此顏子行而

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
子絕四蓋以此教人也故曰毋毋者戒之之
辭
毋史記作無當以無爲正
未見其止也學必止於中而止非息也於中
止行耳百尺竿頭猶須進步豈有止法乎
緣上下章止字但爲止息之意學止於中乃
止其所之止非止息之意字同用異各審其所
施竿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譬喻者
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

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與上文不當相屬
或曰論語之書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
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
歟
四科皆從於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
歎而列之
君子之道本末一致洒掃應對之中性與天
道存焉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
本也宜先而可傳此末也宜後而可倦哉譬
諸草木其始植也爲之區別而已灌溉之長

養之自牙蘖以至華實莫不有叙豈可誣也然學者多慕遠而忽近舍之以性與天道則以爲當先而傳教之以洒掃應對則以爲當後而倦焉躐等陵節相欺以爲高學之不成常必由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自志學充而至於從心不踰矩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成也不可禦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爲堯舜之孝弟則洒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烏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洒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更細思之

篤實也學當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

得之

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

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言顧行行顧言

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中庸曰力行近

語司馬牛問仁

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

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質直而好義則能脩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内能脩身外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得乎此與禄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之謂聞察言觀色如孟子所謂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達矣非謂能脩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尤遠正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

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以勞之帝堯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皆勞之之謂也此堯舜之政也其要在力行耳故役告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敎化之事故曰先有司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答程允夫

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爲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爲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兄長以爲如何

程子以爲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東萊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鬼神之理某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爲神往者爲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流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爲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爲物鄉亦嘗與李通講此渠云精氣爲物者氣聚而爲人也遊魂爲變者氣散而爲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爲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爲鬼神者非是

答程允夫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

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化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涉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
呂氏曰萬物之莫不有是氣氣也
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鬼鬼也者鬼之盛也
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爲德
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爲物之聚散始終
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爲物
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按此二說則然子所謂
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乃爲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而鬼神者
者亦物之一耳但其德在物之中爲尤盛真爲物之體而莫不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
其發散者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而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

凡天地之間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隱顯偏正
學者之不同然其所以有鬼神人物之異微○謝氏曰鬼神是天地
妙用流行充塞彌日皆是欲其有則有欲其
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格爲有無呂氏曰鬼神周流
天地之間無所不在感不動然因感而必通以感應也
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爲一物是殆見廟
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
精更請細推之

答程允夫

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爲誠之通麗乎陽而

繼之者善屬焉靜爲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
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
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
曰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
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
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或漸至於
支離穿鑿不審如何
此二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爲主
則辯說紛拏無時可通矣
仁義中正洵猶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

體段而言然常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
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
中正即是禮智
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
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
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
豈先生之意耶
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
破却令學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横渠作西銘

竭不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詣
孰深
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
人之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爲人之等差而發
也
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
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
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

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
此而廢彼其優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
句是事實所謂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
事耶然未可謂自然者豈以其猶是思爲而
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翫味之
所敎學者看精義說甚善然竊以爲學者須
先從師友講貫粗識梗槩然後如此用工不
然恐眩於衆說之異同也

此乃懼煩欲速之論非所敢聞然亦非獨此書
爲然若果有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翫
味久熟則衆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爲吾磨
礪之資矣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
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
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
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
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

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
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
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
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
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
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程允夫
版籍固所職然孰有所壓而不得爲則亦無可
奈何潘恣却要理會事俟出入少定試更白之
或能相聽亦百里之幸也版籍分明自是縣道

理財之急務今人只見重斂催稅之利而不察鄉吏隱瞞之害故不肯整理此是上下俱落在厮兒計中甚可嘆也石鼓之役意思甚好但恐擇之却難處耳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爲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誠字得力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百就實事上更著力爲佳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諭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傳約即請見過却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晦庵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考異

程允夫答問　此其心跡之間　跡一作術

此句更索消詳　索一作當

至於鳶飛魚躍之間　間一作問

理之至實　理一作道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意亦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憒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

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諭以為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指陳所以為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為耶今來喻有云解釋文義則

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何立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須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為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諭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來喻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

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喻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卻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棄無之則當改正但其它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為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卻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

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爾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識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文子知言疑議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避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仲

知仁之說前日答晦叔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教謂釋氏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

書未及報也夫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為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為遷善改過求合天理設也然則與彼亦何異耶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同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為言蓋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

因以識觀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譏彼是何異同浴而譏裸裎也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

禮之功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愨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論性章孔孟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它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

告子揚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耶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侍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

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

以合內外之道必也蓋兼今日之所已[illegible]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蒞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而生陰節下多一無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諭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曰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爲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

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摠者究轉
語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
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
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
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
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
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
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
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
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

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反謂未曾分
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　命
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
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
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
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
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
嘗有孝悌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
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
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

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
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
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
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
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小曲折耳
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
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
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
意改定舊語如來諭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
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熹

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
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
今觀所諭大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
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
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
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
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
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
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
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

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絶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静善惡仁義等説皆此一模中脱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横在胷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説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内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脱然頓舍舊習而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儻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答胡廣仲

久不聞問向仰良深即日秋凉伏惟燕居味道神相尊候萬福熹哀苦不死忽見秋序觸緒傷

割不能自堪時來墳山幸有一二朋友温繹舊聞且爾遣日實則不若無生之愈也欽夫召用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收書傳聞晦叔且歸亦久未至使人懸情耳吾丈比來觀何書作何功夫想所造日益高明恨無從質問向嘗附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審於尊意云何有未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静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爲尋便遣來幸甚幸甚今日當還家臨行草草布此不能它及邈無承教之期惟冀以時珍衛千萬幸甚

熹再拜上問閤政孺人伏惟懿候萬福郎娘均慶伯逢兄不及拜狀昨鄭司法行已寄寓書矣不知達否子直亦欲求見幸遣人尋之并及此意此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昨承季立兄慰問欲具疏上謝又恐子直之行繚繞反致稽緩旦夕還家作書附子飛靈未必不先達也熹又覆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向宮南）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所載猶於室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仍得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公掞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直巳西上）若又東向則正背郤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祫祭之位（書禮閣新儀祭別設位曾但在西壁下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作階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殊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月伊川作主粉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竊據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

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

如何

答吳晦叔

別紙所詢三事皆非淺陋之所及然近者竊讀舊書每恨向來講說常有過高之弊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平說其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它人不

周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所而亡故聖人耳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它亦多類此不暇一一辨析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觀其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使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見不可遺處著見章灼不可得而揜矣前輩引用此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來喻亦脫此字豈或筆誤而然耶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收成滌場之候〔國語引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又似併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論之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注[illegible]謂[illegible]乃〕〔[illegible]人說改當史改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觀何書如何用力想必有成規恨未得面扣敬夫小試已不負所學使人增氣但從容講貫之際陰助爲不少矣

答吳晦叔

涉大疑之間本自難下語然却且要得大槩如此分明其間精微處恐儘有病在且得存之異時或稍長進自然見得諸當改易不難今切切如此較計一兩字追切追恐無長進少氣味也伊川答橫渠書只云願更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久之自當條暢此可見前賢之用心矣如何如何仁右道左一段先生說得極有由折無可疑者蓋仁是這裏親切處道是衆所共由故有左右陰陽之別古人言語處皆平穩一一有下落處不若今人之漫無統約也

答吳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爲言是又以心爲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

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大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泰二事爲證以文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當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彊爲之說矣詩中月要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意向者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來喻及伯逢兄說必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爲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爲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

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爲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

之為仁若以為有此三物遞相看觀則紛紜雜
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
三用不亦忽遽急迫之甚乎凡此尤所未安姑
且先以求教

答吳晦叔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
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
其羣臣而本朝 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
澄樞李托之類是也龔李等實亡劉氏乃罪首與申之比誅之自不爲濫若昌邑群臣則固不得不誅其黨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分耳乃不分等級則行誅羣

是則霍光之私怒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
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
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孟子知覺二字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
理此言盡之自不以別立說也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者事也所以當孝所以當悌者理也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巳非復有魏室
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巳不立乎其位不幸
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
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

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
濟則以死繼之而巳此外復何策哉
前書所論觀過之說時彪丈行速忽遽草率不
能盡所懷然其大者亦可見不知當否如何其
未盡者今又見於廣仲伯逢書中可取一觀未
中理處更得反復詰難乃所深望然前所示教
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
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恐猶竊有疑焉而前
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
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

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
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
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
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
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
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
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
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滋味蓋非可
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
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

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為明白想皆已見矣并為參詳可否復以見教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五刑一段近得大紀諸論考之其說詳矣然有所未曉復以求教蓋此經文本有七句今於其間雜然取此五句以為五刑之目而又去流取贖輕重不倫一也先贖後賊則非以重及輕先鞭後贖又非從輕至重先後無序二也又謂象以典刑施於士大夫而以不顯其過隨宜他叙為近於流宥之法即不知正象刑是作如何行

遣三也又皐陶作士本以治夫蠻夷寇賊之為亂者若如此說則書所稱皐陶方施象刑惟明乃獨以其施於士大夫者言之不惟非命官之本意亦與本篇上文不相應四也又鞭朴自是輕刑得宥反遣流徙去輕即重不足為恩五也金贖流宥本是一例而就其間贖又輕於流若今贖乃列於一刑之目而當贖得宥者反從流徙之坐尤為乖戾六也移鄉諱之流猶為近之改叙他官及坐嘉石入圜土則與流字意義不同矣七也凡此七條皆所未曉更望參訂下諭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藁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

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

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

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五峰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之與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知言軟所謂剎底事者之一未免此病也）又來喻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

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論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

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論

踐形之說來諭得之但說得文義未分明耳熹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名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如此推說以爲分明不知是否

絕四有兩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爲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考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又來喻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盜羨溢張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常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

所示下學上達先難後獲之說不貴空言務求實得立意甚美顧其間不能無可疑者請試論之蓋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因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

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既有巴攬牽合之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其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可見矣

答吳晦叔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

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前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時亡記本語故復辨之耳

答吳晦叔

孟子操舍一章正為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為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為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辨也

答吳晦叔

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況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

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此
乎狂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
而它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
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
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
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
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

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
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

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
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
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
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
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
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
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
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
焉非固欲晝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
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石子重

所論仁之體用甚當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
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
過克己之私而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
竊願與二友者各盡力於斯焉猶恐墮廢不克自
彊尚賴時有以鐫警之幸甚幸甚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
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

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
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
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
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
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
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
其存為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
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
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
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

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因風却望示教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歛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報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無病否窮理盡性等說不記話頭是如何然此亦非大節所存俟徐論之未晚也

答石子重

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況粗適它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捄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竪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

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克齋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爲人作一克齋銘録呈它文數篇并往有可評處幸與聞之欽夫聞老兄之風亦甚傾企令熹致願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儆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問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恐於吾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脩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

吾眞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不知向來和叔亦嘗儆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隙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繁請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以稱愛予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己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恭恕有綿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當復聞湖南尚遠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爲討矣但順之又未必以爲是耳

答石子重

所論縣庠事前書已具言矣若如今者所論則軍體尤重須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實乃能當之不然則以縣道事力逐爲此事典憲職詞恐亦所不能免耕老雖故舊食貧心極念之然不盡

尊兄為此也必欲相見招其一來為旬日之款則不妨一書納上青巾之說只云老兄欲相見它不敢及也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於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户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怨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為愈私心甚欲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不知尊兄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日受用處矣

答石子重

國林若學最可念所恨駁雜滯泥自無受用處深欲一見之或到能津遣一來為幸明道集中所論學制最為有本曾經意否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此生之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所修條制立尊道堂之類亦是此意然時措從宜處亦有由所幸併取觀之當有所契

答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曾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別學習二字而不曾見得分明却 便是排硬說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顏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己其說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

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夫須以博學審問為學慎思明辨篤行為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蓋與其要也學者既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習而不忘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間斷則又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

司將此工夫去學文藝亦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伊川言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與張解志哀而不暇它問之語不同游氏說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與張說可以改可以未改之語亦異擇之辨說雖多却不及此何也

答石子重

從事於斯是著力若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己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乎若說不著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何嘗以己爲能爲多爲有爲實曾子却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

熹按此謂顏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著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也

篤信猶曰深信伊川謂只是無變心其實只[illegible]又未知味知味未[illegible]所謂信之篤者也若不篤信安能好學[illegible]死謂死得有落著善道謂善其道猶工欲善其事[illegible]善於其職之善守死所以善道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孟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不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道[illegible]

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illegible]

且如自己爲學[illegible]朝廷有利害得失或只是守執[illegible]理會[illegible]已要緘默又不忍[illegible]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illegible]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illegible]職又與學官不同[illegible]學是小者則亦不必[illegible]也

子欲居九夷[illegible]傷道之[illegible]

不行中國之陋寔起欲居九夷之念已而不
云亦是順理都無私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言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九夷尚可
化何故不化中國曰此是道已不行中國已
不化所以起欲居九夷之意化與不化在彼
聖人豈得必所居則化理如此可中國之不
化亦然柰何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
得行其道耳

未見其止止是聖人極致處所謂中是也顏

子只得中分明只是未到到便是聖人故夫
子嘆之問吾止也與未見其止同異曰止則
一般但用處別未見其止是止於其所止吾
止也是於其所不當止而止

以上下文考之恐與吾止之止同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
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
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

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擇之云此兒
進德事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是
成德事先知後仁從外做入由用以至體自
明而誠誠之者人之道也先仁後知從裏做
出由體以及用自誠而明誠者天之道也三
句雖同只仁知先後不同便有成德進德之
閒不可不辨也

程先生自分別此兩條今如此推說亦詳盡也

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
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
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度纔做便揍

著它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闊狹方圓後方
始揍著

此說亦善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
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
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
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
必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相益朋友有通財之
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

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它求耳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天機自動不知其所以然

門人詳記曾晳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動耶然亦只此便見曾晳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

那箇不是若事事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

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

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有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

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中庸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此子思明道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言養氣之法與此不同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視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言無可憾者若它人之怨不怨則不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它人之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此說甚好推之於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措置也

其言也訒有嘿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得深了只是戒司馬牛多言之失仁者其言也訒此仁者與仁者不憂仁者安仁之仁者

不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仁者一般
前說識太深仁者其言也訒蓋心存理者自是
不胡說耳後說亦恐未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氏爲我近乎
義墨氏兼愛近乎仁當時人皆以爲真仁義
也廓然從之未有言距之者若不是見得聖
人這邊道理明白如何識得楊墨之非仁義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
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

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
同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順之云此言過不及也好名之人
能讓千乘之國過也苟不是這樣人簞食豆
羹必見於色此不及也二者俱非也擇之云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有德之人雖
以慕名而能讓然於簞食豆羹有時却見於
顏色其心本不如是故也○正所謂人能碎千
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者也

兩說皆通看來只如後說然亦嘗疑其費力詞
前說又無甚意味耳請更商推之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言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
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
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
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
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順之說是
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

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
初一若其它皆從此充去故孟子曰無它達
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孟子又謂徐行後長
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
乎
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無人言命不得無天言
性亦不得但言命則主於天言性則主於人

曰誠者合內外之道兼性命而爲言者也
誠者以下語似有病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
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
此說甚善
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
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
在中之義義者理也只是這箇理在中者中
也在外者和也中者性之體段和者情之體

段也
義字說得太重伊川本意亦似只說體段云爾
和者情之體段語意未備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據之曰不遷至善者
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至善乃極則
思是發用之機君子爲善小人爲惡那裏不
從這上出但君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
面去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
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
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
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此處更宜
深玩之
動靜有終始賓主方其動也動爲主靜爲賓
及其靜也靜却爲主動却爲賓動極而靜則
動却終靜却始靜極復動則動却始靜却終
雖然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存也及其靜

也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
擇之云此段甚好但更欠說主靜之意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及成德之事終之
之事也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
力曰伊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
徹下語如此敬亦是聖人事曰固是雖覺得
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恭敬忠皆其蘊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專之謂也推此意則詳

敬字不同自分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欽
明舜恭巳湯聖敬日躋是也但自是聖人之敬
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

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之意
充之書中亦講此段然其意亦雜幸并以此示
之渠又論慎獨意亦未盡大抵獨字只是耳目

見聞之所不及而心獨知之之地耳若謂指心
而言而不謂之心蓋恐指殺似不然也故君子
慎其心是何言耶

答石子重

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
則便只成釋氏運水般柴之說

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
可見

此一節當分作兩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是防於未然以全其體
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不知高明以為
如何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
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
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
臾離也所謂以下文之者如上

小人閒居為不善惡惡不如惡惡臭也必見君
子然後著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
欺而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

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
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
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
時月

答石子重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是為仁自孝弟始
也仁道之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即愛親從
兄之心習而察則仁矣然而不敢說必無犯
上作亂故曰鮮其或有之以其習而不察故
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為仁患在不

察故爾表記曰事君處其位不履其事則亂也謂違君命爲亂此所謂犯上者犯顔作亂者違命也

孝弟順德犯上作亂逆德論孝弟却說犯上作亂底事只爲是它喚做孝弟恰似小人之事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一般君子則不然先理會箇根本根本既立道自此生曷惟其已許順之云其爲人也孝弟猶是泛而論之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務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

順德終是不善之心鮮矣

此二說大抵求之過矣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

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

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明道曰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顔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却只就遠字上用工上蔡云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又曰緊要在上三字說不同如何　憲一本作順

蔡許此意當以明道之說爲正上蔡之說尤有病

文

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不以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先後意甚異竟天下歸仁當如何說

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恐當以後說爲正蓋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爲主近子細玩味似若知覺亦不可去蓋不知覺則亦必不愛惟知覺故能愛知覺與愛並

行而不相悖恐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覺爲仁耳醫者以四支頑痺爲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癢又安能愛更乞開發

此義近與湖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畧錄一二上呈亦可見大意矣一答胡廣仲書七之疏一答張敬夫書

答石子重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宜之無不得宜却屬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

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爲一孰爲仁孰爲義孰爲智

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揔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亦以合胡渾淪動以仁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幸甚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陳明仲

熹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駑雖殫十駕之勤亦無以扣及矣矍然驚嘆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尚復何效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其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矣示喻讀書之日恐亦太多然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之書司馬張楊之說不知其果皆出於一轍耶抑有所不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墨讀禮看過而已既荷愛予直以此道相期不覺俗易盡布所懷伏惟既以溫公之心爲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尚不能無望於高明也但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此着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其至言哉

答陳明仲

所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求暇條省大抵終有

未脫禪學規模處更須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
必以頓然有省爲奇只要漸覺意味明白深長
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功效之心但循
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
倒却文意兼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
心乃能敏於事耳謹於言亦不專爲恥躬之不
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答陳明仲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久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
高遠說得過當處多却不是言下正意如直草
論恥躬不逮便說古人識貫天地行通神明今
人作僞行詐欺世盜名都未合說到此且熟味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緊要用力處是
如何不必說向前去如此久之意味自別且如
尹和靜講說便都無似此簡約精微極好涵泳
也推此一章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間本如

易傳序沿流作泝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
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
勝此本也
答陳明仲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
處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禀異時面見當得
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
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正
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
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

工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
過便休也
答陳明仲
向承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
留意空門其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
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爲彼此初不
相妨既釋而不害其爲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
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
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
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

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
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髙弟爲說甚詳試
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守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
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緒聞以推諸於事又不可
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如蘇氏之類）若曰彼此不相
妨儒釋可以並進此非淺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示喻讀書遺忘此亡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
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
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

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
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
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
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踈畧未成文字耳然試
畧考之亦粗見門户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
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
安見官户富家吏人市户典買田業不肯受業
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

使人抱膮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
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
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
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
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
曰開收人丁推割産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
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
論政事叙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
所詢喪禮別紙具禀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
接援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

庶不誤耳

別紙

靈座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爲宜

朔祭子爲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
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爲
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
今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　立主（時祀宜用）

此於古無初既不能盡從古制則且如此亦可
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位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能
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
祔畢於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
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溫公書
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恭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
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
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
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博詢深於禮者
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鑿正如配
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或有庶母又為別
廟或夏先亡又為別祔然先亡無後亦為別廟
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
為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
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
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
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亦只得專精於祭事慕鄉里
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
忌日服制王彥輔麈史載富鄭公用垂脚黲紗
幞頭黲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禫服之制此亦未
得汪丈報不知以為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昨日又略為元伯道一二恐
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襴衫之制亦可但虞
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啓殯至虞
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
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
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答陳明仲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
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
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

也哉若如所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曰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爲長府與季氏聚斂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爲說

子路鼓瑟不和蓋未能盡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屢至空乏而處之能安此顏子所以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爲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爲心空而屢空猶頻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爲顏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

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

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為狂也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者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學固以至聖為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不慍和靖所謂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者最為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為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為說竊恐為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天之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　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之此來書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熹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以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

子亦非全然鈍根獨韓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
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
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
寒此處恐誤察 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禪學看自
有致一端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
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謂聖門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
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甚竊謂程氏之說以
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
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

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
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
果安在乎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甚竊謂
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illegible]不可
毫釐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

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甚竊謂所
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
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
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
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
不可而曰有其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
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
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
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
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

本而技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
故達磨亦排斥之甚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
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
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
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
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
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倡戈以伐其
師也竊謂不未熟歸首星衝決如是而尚可以
爲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貫
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
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
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
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
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
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
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

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
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
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
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
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
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
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救此正
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
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

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
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
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
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
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
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
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
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
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术以根株而愈
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

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
道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
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
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
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爲重若眞胡
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如何
來書云以理爲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謂
認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
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爲非熹謂若不識理
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

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書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

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蓋猶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將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使欲當人立地成

佛者正如將小樹來責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鑪之論熹按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爲不必更於此理會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

來書云聖人之體以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甚疑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甚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更以[illegible]

參之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意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

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高[illegible]後來知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質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志

[illegible]一卷之末能公見識佛者某亦嘗不識公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臨官講義意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甚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謬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静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

於門一種稍向外若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是求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

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喩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李伯諫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辯而無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財照

答吳公濟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熹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

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開之而生惑熹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閟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今乃以

謂聖人欲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
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正如用琵琶箏箏方響觱栗奏雅樂其聲同而音韻乖矣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熹按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

理理與性同乎異乎幸剖析言之以曉未悟但認貴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

反爲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伊川語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爲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爲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伊川有鬼神者理果而諦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

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而心吾不信也

答趙佐卿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僑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諭使反復其論蓋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已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藥警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

則尤為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
輕讀也

答曹晉叔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
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
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
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
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
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林擇之 用中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
因為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
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
端緒何故汩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
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王丞文字是龍去
因力為何叔京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來檢放
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勝今
日諸人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高
山裂石湧水川原田畝無復東西皆為巨石之
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

寃號之聲殆不復能為懷云云　所寄李先之記
文體面甚佳趣向甚正但緊切處殊不端的只
云此為仁此為義却何如便由此而用之且若
其知仁義之實則又不可云以誠而意以正而
心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他可
勿論也恐更有可指處因來更論之以起情氣
也

答林擇之

熹奉養粗安舊學不敢廢得擴之朝夕議論相
助為多幸甚敬夫得書竟主觀過之說因復細

思此說大害事後以書扣之擴之錄得草奉
呈不知擇之以為如何也伯逢來問造端夫婦
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泥濫不縝密今答
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
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然幾他時相見
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又有書理會祭儀以墓
祭節祠為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
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
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
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此恐大泥

古不盡如寧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
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
祭爲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
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去

答林擇之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
近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
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
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
欲言甚衆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

揆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騰裝
四出之故然其爲吾君諱也則忠士大夫以言
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
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
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
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
誠如所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
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
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刑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
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

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
之說此佳亦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所謂言其體則毋異遇）
（少長之分曰前于之八已明指其用而言之）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
試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寂然不動與未
發不同爲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
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
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
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

來此留數日葬妻適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
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禀本佳誠心欲
爲爲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
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繳
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仲
尼焉學體物而不可遺春王正月（說見集注如何）谷神
不死此數義近皆來問者亦各以數語明之濟
書論天地之中數段亦告爲求其旨見喻更以
周禮唐天文志參之爲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木訥近仁云擇之嘗告以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
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所以曉人乃所
以惑人晉叔緣此說得來轉沒交涉不免就其
說答之似稍平穩今謾錄去不知還更有病否
孔門求仁功夫似只是如此著實說未有後來
許多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病況不務涵養
本根而直看發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
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釘只是一句好說話正
如世俗所謂卦影者未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

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他要之聖賢言仁自
不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某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槩
不能如此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
亦如所示也仲弓一段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
致所及似禁不得如此鉗鎚也晉叔亦是自悠
悠諸公覺得且如此何丞近得書亦未有進處
餘則不聞問也季通兩日盡得講論亦欲附書
未暇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此病痛下方有

可用力處已深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憒憒自救
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擇之相聚規感警益
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
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
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
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
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
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
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
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云云

舊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
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
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
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
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
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
須字如用必字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窠
窟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

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惰廢不能如人意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示及孟說正欲煩訂正俟

見面納向來數書所講亦俟面論但顯道記憶語中數段子細看皆好只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矣欽夫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鄭丈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能相親其德器粹然從容厚重亦可傳也

答林擇之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況心虛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是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諭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

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
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
驗況眞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
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爲多
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
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眞實處更有滋味
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
獻此説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
爲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
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

門不私一説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
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
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
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
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
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
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
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
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
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

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
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
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
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惑
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柰何柰何

答林擇之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滿腔
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
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
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

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
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
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説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
以虛空沙界爲已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
亦是説此病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
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不附亦然改也）
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説考
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者改後月）
（工之説文不改時者天月不改故孫孔明儀從以夏時爲正）以書一月戊午
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

程子假天时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
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
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
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
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
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
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
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于字
下孫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

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
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
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
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
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
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
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
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
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
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變

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
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
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
大小無所不備其並舉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
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
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
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
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
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
不能同矣此與來諭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

丸告仲尼焉學章求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
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
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
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含糊說箇高底意思將
此一句都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爲之說然費
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
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
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
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
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答林擇之

遊山之計束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為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論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略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為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潜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答林擇之

所示疑義已略看端叔恭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樸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為益已多何必如此忉忉動形紙筆然後為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擾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皆要分别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者若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為己功夫處邪又如可欲之善向來說得亦太高了故端叔所論雖失之而擇之亦未為得也擴之云已子細報去此不復縷縷矣卷尾二段却好大抵說得是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蹺蹊處且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頓也

答林擇之 用中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

得中閒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尚自尚也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尚之恐未遽有此意也兼我方惡不仁於此又安能必彼之不見加乎用力於仁又是次一等人故曰蓋有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晉父譏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

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泄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別但謂穆公之留子思出於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
來喻此一段皆好但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朞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

者之誤與
易簀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矣鞹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却覺文義不通
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命萬物萬物奉天誠也亦枯槁費力若曰天之命物此以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

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悉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爲此語乃本物與无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爲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寬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
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和靖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

處此看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慍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峯之說卻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知言中說亦多類此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脈之浮沉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

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若如來諭觀雞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脈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

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曾子之本意而知上蔡之爲強說矣蓋非惟功夫淺迫至於文義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爲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爲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卻須相連說蓋博施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也民鮮久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蓋其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

伊川語今也可詳一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丈向論在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己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己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盡己是體上工夫推己是用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己推己之云哉師訓中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更詳之

答林擇之

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熹答其書後詳言之仁者於用用不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發而言耳若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疏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已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

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云云 致與位字非要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又云涵養

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階級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

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常以爲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上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

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若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

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
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
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
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功夫也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
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
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
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
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
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

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忿懥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
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
無思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向來欲添非字以
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
漠然無所爲也特未嘗作爲耳只此便是天命
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
爲爲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爲此對老子之無爲而言既不爲老子
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
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
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費而隱一節正是說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
人倫日用無所不該得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
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
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
下察之意即見得纖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

悉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
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
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
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
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
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
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
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

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
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
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林擇之

近見葥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
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
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
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

說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
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爲二蘇之於先
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
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
議論亦尚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
與訂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啓其要
未見他事且令於百姓分上稍發此不可得中
心亦是一事也

答林擇之

知言序如所論尤有精神又照管得前後貫穿
甚善甚善寄得撫學據齋二記其文亦此類不
知何故如此不只是言語文字之病試爲思之
如何書中云常與右府書云願公主張正論如
太山之安綢繆國事無累卵之慮此語却極有
味大抵長於偶語韻語往往嘗說得事情出也
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使消否第恐野火燒
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
說納交要譽易去一般

答林擇之

酒誥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恐如來示然
初亦不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答林擇之

所諭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
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
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
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戚之意不知其病
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與中說性命仁學
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頗深以

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充之

所論陰陽動静之説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説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説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説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

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省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説雖精而不践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考異

答李伯諫詳觀所論將聖學做禪様日有孜孜竭才而進 様下一無看字才一作力

以釋氏窮幽 以一作由 始終幽明却有間隔 隔一作斷

答林擇之所論不知父母所生之身 知一作敬

好仁直是難也 也一作得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 元定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

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

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

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

中矣凡物莂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

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蔡季通

所喻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功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看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不吻合也

答蔡季通

疏過說猶未安前日二生所寫告爲收毀仍試別加思索只於欽夫舊說中去得那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閎實程書告早爲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爽築之乃佳耳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爲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略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耶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大儱侗今得此書乃

釋然耳通鑑提漢已後却未用得然那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爲皆內詞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昵耳餘卷悉看了若行李皆出告并所編例示及所欲改處望子細開諭也環中圖已見之初意書中別有發傳耳樂圖曾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調之法變宮是變徵閏當是變宮耳疑大樂亦

只是如此推校但律之高下未有準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之高下所云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因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是只以當時見存之律爲準如此安能得其真耶故歐公云凡其所爲當時莫敢難者然亦莫能知也似亦以此等爲疑耳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說有無頓着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着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豬說當剩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 子幸大兒不兒只有四字

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又欲遣去因循至今今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子幸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然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只有命決不專在於時也向借得子欽禮本詩文

詩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略看論辯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爲佳如禮記令擬篇讀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憐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誨之爲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錢物已令携去一千足未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即寄錢去煩爲采也未疑缺字之誤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決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胡文定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插話者集中有之不看此等處自是好著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其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覺未必是引孟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

因用之耳蓋前漢人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
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說又其文太冗
須更刋定趍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味要
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欽夫伯
恭晦叔得書納去一觀却付此便回欽夫書勿
以示人也伯恭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免又極
論持養欽莊實有愧於其語然不敢私其身之
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書無暇寫去大槩是此
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再以往數
書之說得暇試為一一論之相見日面講也伯

諫前日迓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
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
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
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
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煩為
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
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
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
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

求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
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須推此類添入有看
了再旋付此童來幸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誣
皆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
別又旬日已團馳情奉告承即日秋冷侍履吉
慶壽堂眷集一一佳勝為慰前日之歎蓋見近
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
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及
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日休

所刋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為得失也鄙意
與伯諫深欲季通一來稍豪使望命駕有合商
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辦也通鑑簽貼甚精密
昨到此未暇子細并俟相見面論撥冗作書還
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為佳
兼書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掲其舊
學之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辦朋友
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
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耳熹向所論
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熹

昏憒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㠯
夕別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
而其爲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圍三徑一之
數第二三揲之餘不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爲
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圍四用半之數是三揲
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掛則
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
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
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

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
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
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
昏旦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
垣外與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
參同二冊鍾乳一兩納上考異熹安能決其是
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耳（與某星之與疑衍）
鍾律之篇大槩原於盛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
用古書本語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
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覽可得梗槩其它雖欲

之泝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當俟歸日面呈
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曡其事否甚願早
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詞雖淺而詞
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
唯不能有助亦自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
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答蔡季通

人還承書爲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
留念即此春暖共惟尊候萬福所苦比復如何
須梘背納去視至通鑒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

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物甚難作書法
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指有例
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
面見以請筭工俟爲尋訪然亦須立一格目要
得其樣人始得如州縣攢司儘有能筭者但恐
不能筭曆耳
人還承書知已還舍爲慰易圖甚精但發例中
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略
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
樂圖煩更開子本此只有十二㨾而調見之多

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詞見之多緩不發字
登山失事久知如此雖遂事不諫亦可斟酌簡
其功程也二譜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弦歌二
南七月頗可聽但恐嚇走孔夫子耳磬制乃賢
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季通許
多說着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礙
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為心術之害不
但一事之失也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
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

過都不曾見此意恶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
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衮攙仲
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當託其甫說往時有士
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
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
以鳴鶚而笑鳳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
并按也一笑毀字思字之誤鳴鶚疑當為鴟鴞之誤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
河圖而來即老兄所謂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
并列河圖洛書以發其端而揲蓍法中只自大

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為一篇此卦以後雖不
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撿幸為録示也
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
有不足據以為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
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
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為易實中為範之說
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面論
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為愈
也歸奇多寡不同向時嘗奉見示無可疑者似
合附入圖中今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

律呂新書并往
趣辯協律恨未得閒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
禮只是於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
開春稍暇乃可為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
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為無理亦并俟
詳議也
作扁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
不容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
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為何事而一旦小利
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答蔡季通

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俟辭召命予决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義不可不一往遂自臨川改轅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但擬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却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横

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横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

熹老矣方學做官甚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未家下問反復未得　隙竭鄙懷耳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勤懇也　仲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求教也　公也通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

參須年少家溫所欠者腹中書耳得關遠官闕更須數年書未必不爲福也何必汲汲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它許多襌寄教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閤家老子也諸公已各爲致意但黄文叔已逝去熹來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惜之亦爲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聞玉音以爲太上心氣漸寧但尚

苦健忘發引之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大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不知何時可赴三衢之約總象與東下爲數日欵幸甚樓陳諸公亦數來問也

修曆事若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爲或須改造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

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紀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

遷也此等處自是渠輩眼目低故見得高了亦
可笑耳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
但謂始爵及別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僭
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爲未安也
曆事大后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爲
一行否祭法世數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
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恐亦自有精意也
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曾舉一二
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足言
也

答蔡季通 癸丑三月二十一日

中間到宅一聞是日得子深爲恭喜耗餘之踰
索不利市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之生
女如是凡五七處今年乃值此門得男則又似
漸有傾否之象既以奉慶又竊自賀但恨
其已晚耳要以武吕一帶形勢既聞命矣湘中
湖窛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年而歸所得當極
富西指計歸程異得借觀以聽劇談也律準前
日 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未但中絃須得样
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一義也閣

記固難遽辦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而未愈今
旦右臂下自爪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
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教既滿
彼中代者爲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
者爲誰亦已作書報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
愈一面俟合成當尋的便寄醉鄉處與之當無
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昨日
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
意勉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
通倦游亦望早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所願

望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
已下手否如未幸早爲之作歸窘甚愛無欲請
之人只欲得賢者一來會語數日爲幸切不必
多與人同處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卻之不必
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
但亦自欲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途中
相失也此行見上褒予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
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不可料者乃發

於宛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劾冬盡
還江右迓兵矣此等小小性謬議論如蝟毛而
起更不可開口柰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閔人不
廣不謂萬物之靈者乃如此不靈也柰何更五
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也元善說欲下州郡
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此事而生
後或有悔也
伯謙來此已兩三日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
左右一來相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
戒徒御少緩一兩日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

極不爭多孤城悉拔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
中間報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說應天時應地
方說下注脚今覆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
却錯改知印本煩令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
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
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离以一陰居中
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
乾純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
故四隅之卦却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
間有在陳之厄不能有以相周爲之歎息而已

律說少有疑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意甚善不
唯此一事而已它事亦何莫不然也但負徑亦
須更子細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
徑恐未免有牽強處也嘉量積處數之前合定
方深圍徑之數以相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
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也四象之數前日
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
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
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蓍而後有也揲蓍歸
奇之數乃是揲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揲著歸

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
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況能及此乎
嘗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
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
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又曰象之次自十倒數
畫六而得太陰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
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亦自
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知明
者以爲如何蔡家所疑當得面扣然得先批示
大略尤佳歸奇已具卦象固平日所常論但亦

其中一小爻說得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
者卦之詠正自不足深論也如何如何律詠幸
早改定尚彼即借看或欲相伴入城途中得款
曲商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所看此間
寫本脫一吾字煩一哥為著如少即添之此雖
不繫義理然亦覺少不得也費隱之說今日終
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
不得（百種計較更說不來）且是所蔽不知不能有憾等句
虛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
也（與彼章之或知不可能也不同）不審看得如何幸詳以見喻

文公大全集卷四　六

也
仁義之說因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
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
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
之理然其於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
意而衷於此等處都脊然不曉所以難說話也
脩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處姑置任之
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即修行轉
無力矣區區於此可見著大於老兄然亦只得

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繫自己
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修改示及中庸更有數
處今并錄呈幸即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拒客之深耶侯武夷歸別當奉
扣然臨風引領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
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
渟滀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吳曾文字已領亦甚不易但無數三篇似不甚
條暢耳數日臨睡讀史記一兩卷沈着痛快直
不可及不知來喻若人尊信此書而道得言語

文公大全集卷四　二一

不相似是何故也豈吾學抑下惠者同如是
耶元吉尚未行何耶渠來此未嘗不忠告之但
渠自不耐煩而懶然缺去豈長者之絕子乎季
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
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因有類比之訓矣若必人
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同錄圖字之誤）
公濟伯諫得書各具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
大段手忙腳亂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
如所論想它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明道
文納去一本

答蔡季通

律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早報及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共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閒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閒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埋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

揲之五聲二變而爲六十調者乃其餘耳況審度章審量謹權尤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氣章已有黃鍾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正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爲完備耳（後問諸說有變明此章指者并錄附入）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鍾之長（下當改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二枚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枚而滿其龠矣故此九十枚之數與下章千二百枚之數其實一也）分爲寸云云

嘉量章龠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下當改云）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爲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辨中立爲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只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并錄示

答蔡季通

昨日枉行已拜狀不審即日行次何許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云云）熹適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耳向見爲抄一冊寄舍弟消息者不知了未幸語一哥取以見示也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昔嘗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答蔡季通

別後得不鄙誠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爲

附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復深以為懸念每至
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
也比日恭惟尊候萬福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此
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意是病
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
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
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齰舌豈敢更妄
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
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聚曾說到
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

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
鄙意乃知朝端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
而遂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
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邵州便託彥中附
此亦令過一哥處取安問矣政遠千萬為道自
愛

答蔡季通

云云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
一條錄呈此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為如何
琴固每絃各有五聲然亦有一絃自有為一聲

之法故流行中之說未可盡以為不然大抵此
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
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
之驗也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生
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其有患難雖杜門齰
舌亦未必可免也

答蔡季通

謂中旋宮一事正為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
耳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
恐年來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

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為宮耳此說固未
必然然鍵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者所謂隨于
二月為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
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
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
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沉
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
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點
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
等事更無商量處剛令人憒憒今此病中又百

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
此否耳

答蔡季通 前人疑當作前日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
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
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方才緒動冊子
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
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
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
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香譜蓋有味深慰
所願已許諭示幸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
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若初弦一定不復更
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答方伯謨 士繇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
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
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
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
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
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義矣
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
求其源也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
一也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
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
而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

九六之說楊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
不同然亦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
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

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
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
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蓍之法
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
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
六乃康節以一為奇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
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乃是積
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也若此而為九六則所謂
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

何更看楊遵道録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此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爲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

答方伯謨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

衛輒事龜山以爲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但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凡當闕之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楊之說東坡說

亦是此意似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答方伯謨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泄柳申詳　問李先生説正如是林説恐非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説是
王驩之説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説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
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
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
人殺人也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

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
前日之説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亦不離乎一
未有磨瑩澄治之意也
仁包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不
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説以公字思量而從事乎
克復之實久當自有見也
正固便是事之幹故傳曰亨貞之體各稱其事
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三傳但以爲未至失道而亦不失道因來
直以爲不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説得之李説不可曉不知如何自
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
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
羣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
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
爲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
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説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説未是遺書知至
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

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
之二字爲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其理而不失
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種生之意不必云推廣
而言也

答方伯謨

耿承致書久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講論未嘗不
奉懷耳文字煩抄録爲愧比後有更定一一且
未可出以示人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
慰所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但此字難下不

知曾爲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所諭聖
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頹
惰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
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
弦之戒殆正爲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
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
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
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爲
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
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

爲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爲仁成物爲智此類亦
可推矣甚思晤語秋前想未能來有便時寄所
疑爲望

答方伯謨

衰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少休近
殊杯杓病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息
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稽留令寄……摧挫
或嘗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以爲計……欲一
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之初
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得爲
去計也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
講論然苦人事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
爲旬月款殊慰所望也子澄亦到此四日而行令舅府判
待次須爲致問訊意此便少遠未及拜書克明
爲況何如曾冊往光澤否欲作書及附趙守書
亦未暇煩道隔遠或伯謨未能來近日講學
所得所疑便還略告批喻李君到彼略周旋之
爲幸未間千萬力學自愛

答方伯謨

睽一變還承書至慰不聞問又許久劇暑伏惟

侍奉佳勝所論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
而以惟心之謂與結之不應如此著力却只形
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說自相矛盾
亦多可更詳之令舅府判待次嘗及此否試爲
質之以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朋友皆煩以
此意誠之聞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易煩
致意南軒云有書附致來告早尋便示及也

答方伯謨

前日託俞樂附一書當達比日遠惟侍學增勝
前所懸令舅府判兄作字不知已爲落筆否二

月甲子下更著一朔字尤佳仍望早附的便示
及也近作得六先生畫象贊謾錄去煩呈令舅
一觀求其未當處旦夕畫成當并以拜浼早得
刊定爲幸耳李積微篆字墨本近得之似亦
不滿人意小技難精尚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
嵩卿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
死而遂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誥生之語
爲證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克明各下
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寔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

約諸同志者同爲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
生又廢業耳

答方伯謨

昨附俞尉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垂喜報
云所要文字已發去想亦已到久矣前書說與
令舅向日所浼敬箴更求注字依道癸巳二月甲子新安朱熹
作建安呂■■書後書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爲
寫否如已寫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
易紙也六先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
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錄去內略有改

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
伊川之言平易深遠人所難識耳不知叔京之
意如何渠又疑橫渠贊中逃字據行狀云於是
盡棄異學淳如也即是舊時嘗有雜學下此字
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疑即乞爲
書付此便回廿九敬箴懇此幹就畫象上寫一本須依
外界去刻首尾向背蓋空兩頭向也就此界紙上寫一本首尾亦依寫大
本此本伯謨欲刻石如紙不妨留少許須爲易之如叔京之說當改或
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畫於彼人回喻及俟却
報去也敬箴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舊作甚

字恐舊本不同即改作乃字爲佳數以鄙語塵
瀆妙筆何愧如之數日偶無事了得數篇文字
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向跋胡公帖煩錄一
本并跋語付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付此便此
使祉的也

與方伯謨

人還承手墨慰此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
然其間不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
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過彼更煩別爲
大書徑尺以上者封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

路亦須稍重蓋恐崖石麤若字畫太細即不可
辨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
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略出叔京又約相
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
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孟子說附還彼中朋友商量此書有疑處
否

與方伯謨

睽承枉顧別還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晩伏惟
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

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 近嘗一至雲谷留
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
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
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
之有少文字欲至彼鄕之有可爲鄕導處幸略
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與方伯謨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便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懷
想可量比想劇暑侍奉佳福熹衰悴如昨欲定
耶茂實至今未能不免且遣人致書亦復因

不能得遣蓋日前有事敗人意當此午暑時兩
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諸小詩甚
佳章泉州爲人求詩嬾甚無佳思輙以奉煩渠
本取尊賢語名閣須略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
頗有因循之病更宜勉强區區所望於賢者不
但如此而已也季通病甚强起如建陽料理墳
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聞欲遂過邵武
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書適意思不佳
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季克佐卿皆已
得郡季克待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

倦甚未及拜狀也方暑自愛

與方伯謨

熹此粗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
遂請無疑也前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
其兄弟報字只要年長淑善安貧賤族他所不
計以二事揆度之更須斟酌 已悉以屬茂實亦略與周佐說
來祝其密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以上
可問即爲微扣之却諭茂實令專人來報也千萬
留意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
然却得靜坐兩日說話頗款仲本話爲齋記已

初草寄當以見之也虞祠刻已寄來規模甚大
文固不稱篆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本俟續得
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便中示及爲幸置
物亦然季通說羅家雖窘迫可念彼中若事如
何勢須俟彼來耳仲本別時所寄贊奉聞
者想已發之此不可已也

與方伯謨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悵惘人還奉告聞比
日侍履佳勝爲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
念寬勉之意然觸事傷懷亦未能遽平也已節
衣被并領季通屢得書殊未有定論然亦未聞
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前錄示九江文字甚
發人意大體只須如此得矣已自可見但恐未
足以盡其情僞曲折之變彼或以吾曹爲真可
欺耳然世間自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
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
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可尚耳常德二書煩達
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有緒因便示一二爲
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襄葬之後能一來
頗慰此幽鬱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

否因便早及之爲望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人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
佳勝永福收近信否熹此諸況如前所與廷老
書此後竟未得雨祈禱萬方平生所不欲爲者
皆爲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醮處爲人引去天師
前燒香即記著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效也救災
之備不敢不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
及申省部諸司未知復如何也在今日某不當
求去萬一所請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
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其劾信州衿干方此亦
是殺鷄情意消日旦夕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
數日前寫得趙帥兄弟書因欲致一奠今爲此
災傷凡百皆廢且往室書因見幸略及之也居
仁遭誰喪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
得因書更報及此倘遇廷老便恐此間動未
得秋涼能來爲幸但恐爲造即又不容來耳諸
刻昨已遣去想已達未相見珍重

與方伯謨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爲主而注其同

異同（一本云某作某……）辨其是非（……）斷其取舍（……）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熹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與方伯謨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爲慰親闈安問想不輟收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比𧹞濕知幸不動飲食亦粗與得只願且得如此則

謹何之及有以當之他不足計也韓文考異已寫成未知無人寫可懇元善轉借一二筆吏速寫以來只有此一事猶稍稍趲時不可緩也（聞公□□語）

與方伯謨

比想所履日佳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煩早爲并手寫來便付此人尤幸閩冰玉皆入㑹（……）爲之奔何爲之兕者不暇自謀特爲貫者虐（……）頭耳因便草草

與方伯謨

適方遣人奉簡忽承手示爲慰幼恭書已領少須手可作字并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者更煩詳閱籤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瑣闥以論陳源故補外見詹外煩及之人還草草

揚子序篇有冠乎群倫之云以爲無義者固可笑而聞人出處者亦疎脫也

與方伯謨

承簡甚閑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一例稍分明五夫人到门能略過此小款一二

日爲幸勿以徒御爲憂白飯青芻不難辦也兼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與方伯謨

熹今年之病久而甚甚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灸得脾胃俞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過今且附去十卷更煩爲稍籤出疑誤處附來換下卷但鄙意更欲後審定所當從之正字後却修過以今定本爲主而注諸本之得失於下則方本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面正當不見排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聞經上有）

米甚定處須更子細爲難也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云是呂料實所撰見與偶尋不見煩爲問子端恐有本即爲借寫一本附來也廟額方纔得紙旦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龕額便中望早寄也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與方伯謨

別近旬日不審爲況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遽歸不及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聞子端竟有哭子之悲深爲憫然且煩致意不及附書爲問也欲煩篆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幸便爲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有人在此等候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意只爲如等閑胡寫則神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甚忽聞有鐫職罷祠之命尚未被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耶專人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碑倒也可因書更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聊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知見之否韓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考異能爲貪滿此功德否耶宓子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顏之推說云是伏字濟南伏生即其後也如何如何

與方伯謨

聊等惠書爲慰但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羸悴何爲如此今想已強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強其志則氣自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爲害也甚病軀粗遣諸盜亦時往來但亦隨事損益終是多服補藥不得令子聞已歸韓文外集考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近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趙幹之喻荷其不彼冒此巇險亢見所存異於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去爲道此區區多謝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強也因便寓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
慶令子程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揭榜
冀聞吉語也奏議得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
論六十年矣可爲慨歎也但末卷乞詔定大學
策一篇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更爲補
之乃佳耳韓考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熹衰
病百變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證若寒疝者間
或腹中氣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珏

濟壹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

略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閒得繫
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不得如論語千
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舍
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
乎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
聖賢脩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
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
濟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
下手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皇極之說來
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
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
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
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
本結殺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
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答梁文叔

示喻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功夫近看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有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
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
節功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
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
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
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用力可下功夫不然即是
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
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以呈幾道
也

答梁文叔

鄭康成所說氣魄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
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爲魄
精之所爲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魂魂中
求魄瑑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爲魂陰則
爲魄噓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
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
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
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
中則身之知與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
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
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
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日之輪一成而不
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
也魄既降則日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
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
其他故也
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亦體也何暇他求
耶

體魄既是兩物不知魂與氣亦爲兩物否孔
穎達謂魂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
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爲通論體魄從前所聞
只指爲一物是以今人言日魄亦皆以黑處
爲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
輪受光處爲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
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思之未
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微非若
體魄之懸殊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
魄恐不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
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
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
瑑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
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
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
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
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
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

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爲陰伸者爲陽往者爲陰來者爲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爲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爲無別矣

與吳茂實 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躐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

遂已無復此志今乃摘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豁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竟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以有仰人鼻息以為慘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默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為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字似太重矣康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為證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至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已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為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為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為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

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然

不覩其質而覩其學之意也若論所學之異則
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常者則其質美而
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
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
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
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
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
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

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
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
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
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
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
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
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
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
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
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

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爲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
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
而不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
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
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
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

是如此若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
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
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
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
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棣之華
別爲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
然但其爲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袗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諭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他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扨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怍

此但謂大言不怍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精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為險恠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脩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玩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為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疎也性之在人皆得以相近而為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者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為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君子有惡

自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

譬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躐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尹氏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為礙學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即且闕之不必強為之說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為心捍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　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

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

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illegible]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恐聖人之言必不如

是之差殊疏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吾心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固字增語又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謂解程子之意以附己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真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

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陋雜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

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曰不求爲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曰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

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
聽訟與新民之說略同請仍舊之又古人言語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況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著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如好色惡臭之實然耳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卽事卽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卽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指矣心廣體胖之說甚善甚善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爲至非

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虛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己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曰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大學一書

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冢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答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

理旣未窮知旣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蓋說推之不必彊立說徒費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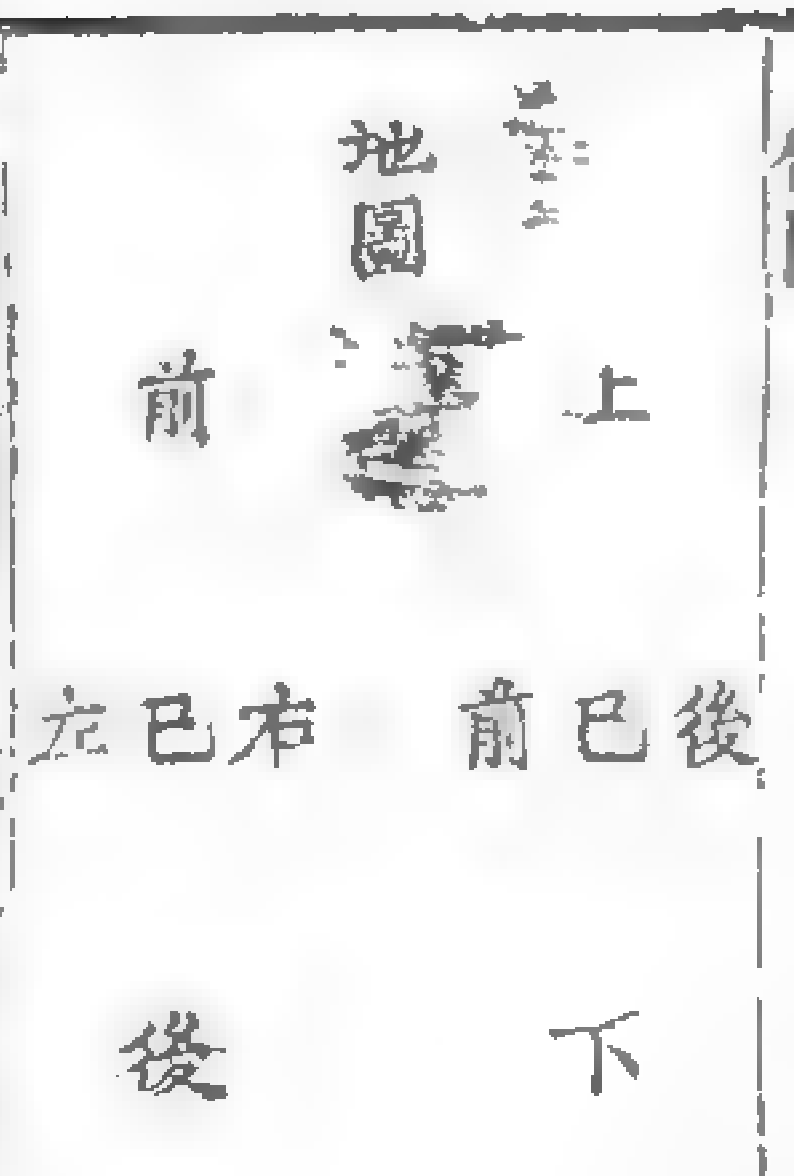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其言非釋此之

意而何哉衍文得失不足深辨然以所謂覺作衍文者觀之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未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決取舍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絜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爲所以處之之道爾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今以鄭說畫爲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側圖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例

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爲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強力行亦勉其所當爲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爲謀利計功者之所爲矣聖學異端之别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

亦未嘗不敎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致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答江德功 亥十一月五日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上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然竊謂此段反復譬喻皆是生之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闡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於後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爲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濁亦是水此理不爲甚然存此何以言流之遠近清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分别却袞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濁矣理濁譬人欲物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爲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爲說水譬性就下與清濁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汚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謂感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清明却只是元初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此說但以性善爲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之反復玩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牢之譬却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說者如人食牲牢須曾喫了方知非爲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飲之宜恐非本旨然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君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

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工用文耳
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
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
乎天地默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
夫婦之愚不肖意味殊少默竊妄意謂上下
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察乎天地之次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
繼之以上下察故默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雖
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乎天地
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
也不知如何直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
咸常之說默未之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
意思未有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
則知其性知其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以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
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直翁
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非信道
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
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者蓋信道
者通貫上下者也為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
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篤也默以
為惟與道不隔者為能信篤若與道隔則尚
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之言
爾非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
性之後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為何學然後
知學之可以為聖人[illegible]矣不知先生以為如
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
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
說然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
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
慾便是不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
無慾則天理之妙渾然于中其心無所越於
仁矣然謂越字與違別違字乃違背之意只
私欲蔽了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之意

豈得違越得他直爲去纔有放心便是違越
仁矣然大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
非是越也準禮有其節可人 越仁者無外
不可言越不知者生以爲如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擬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默檢亦未敢奉報告且予
細未要如此容易立論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答江德功

所諭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擬先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乃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潛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首狗謹愿詳審好相聚講習所論遮欄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何

答江德功

示喻誠敬之別此猶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之平聲則誠是真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同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更須他日款曲面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己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常俟面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身中而驗之行事之實也

答江德功辛丑正月二日

示喻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爲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爲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且前曾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內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爲內邪意爲外也來喻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故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文義及徙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細也所喻舊學之誤但爲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腳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斷截此義理名字

呼喚得尚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躐等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答江德功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功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絶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閑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眞若莊生所謂也

答江德功

示及易說等甚費不曉所謂不敢講推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探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鄙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者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觸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命矣千萬見察

答江德功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晩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

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爲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已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已意競出新奇以求已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謬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能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

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乃用程傳无
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誤然實頓不是地頭今
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爲二互相矛盾蓋乾爲
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
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
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可天
德而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可天德
而不可爲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爲
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爲之首乎且程
傳之說爲人不可以私意造始故爲之戒耳若

乾之爲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心思
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
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
尚在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
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揑合所
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
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
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
實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
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

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光
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耶熹之鄙意竊願德功
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而就日用存主應接
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
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
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
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
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
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
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

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辯詰亦庶幾有究竟處
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
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懷不能已略此奉報千
萬詳之若以爲是幸即加功若以爲非即此書
不須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喻矣

答江德功

熹以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
往迹矣正初忽聞奏事指揮疲曳進趨尤覺費
力尊人懇辭竟不得命旦夕不免就道或入文
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即一到部下而丞

而歸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解謂
此冗劇未及細看然觀大略似亦未離舊處也
渾儀詩甚佳其間黃壽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
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
視者爲渾象也但詳具摄所說平分四孔加以
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
見也

答江德功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蠢辱雖幸天日有以
辨明然罪終有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

義明計必可得不然雖使得罪亦勝忍恥作官
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瘡未能往觀
然聞極疏略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
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
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
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
必是造者祕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寅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

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
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
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
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
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
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
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
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
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略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
逃去固爲未善故程子亦以爲不可但居勢如
此不逃却不得如泰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
變而不失其正耳

答黃直翁

示喻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曰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爲誠之之
一事不可專以敬爲誠之之道也明道先生蓋
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
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翀

亦及史記疑數條熹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
漢史功臣表其户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
史各有是非當以傳贊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
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粟客
顔師古謂其粟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
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
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
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
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黄
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
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
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
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
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繆矣耶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
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
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
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
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

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
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
乘商之輅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
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
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
也寅竊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
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為而不然
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
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
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
之而未有命季歷以為叔齊之事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荊
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
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
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
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
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
測識而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鄭山齋推本而言

是故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虞士朋 大中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爲伏羲氏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十二畫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千九十六卦矣焦贛易林是也）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

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爲精密非它說之所及矣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爲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爲凡得乾而六

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今所引顏子功夫乃專爲力行事耳

一吾所謂不失其愛敬之本心則仁不可勝用者甚善但有子亦據實理而正言之非曲爲譬

世而發也

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爲不仁也

三年無改乃謝氏之說其意美矣然恐過之不若游氏尹氏之爲實也

無諂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

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爲說也

如愚之說爲不知之說爲得知之說觀過之說皆恐失之過高後亦多類此者詳其意味似從張無垢議論中來其爲得失非但訓詁文義之間而已此須異日子細商量今未敢容易說也

一以貫之乃聖門末後親傳密旨其所以提綱挈領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當時曾子默契其意故因門人之問便著忠恕二字形容此理則其一本萬殊脉絡流通之實益可見矣

然自秦漢以来儒者皆不能曉直至二程先生始發明之而其門人又獨謝氏侯氏為得其説今不考焉而但以忘物我者為言吾恐其失之遠也況夫子以此語告子貢乃因博學多識而發其與忘物我者又有何關涉耶

答虞士朋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易說簡易精密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略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為詳之試因話次以盛意扣之看有何說却以見報熹與之未相識不欲遽相辯難千萬不必云熹所說也論語說有意古人為己之學意亦甚正但覺看得張無垢文字太熟用意太切立說太高反致失却聖人本指處多今亦未欲遽論二說謾往并煩扣之亦勿云熹所寄也

答游誠之 九言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為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言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脉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為仁則不可此言亦有味請試思之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寫去後面不欲深詆近世之失波動危迫等語皆已削去但前所論性情脉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底裏不待盡言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

答游誠之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喻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所喻從前馳騖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它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吳伯起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怪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籥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吳伯起

且審閒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儒之餘幾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為究竟也

答歐陽慶似 光朋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匆匆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之不凡今又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喜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尚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歐陽慶似

所需序文迫歲冗甚不暇執筆然為學治己之

方前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此固不待拙者之言又況其外之文乎呂氏童蒙訓下卷論守官之法亦頗明備暇日更試考之當有益也

答嚴居厚 士敦

示喻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為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它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休迫之累非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徇時好然務為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盡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為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喻而略言之縮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

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該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詖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答呂子野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

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辭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値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旣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旣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値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

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處其心以聽於鬼神事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丘子服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爲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

而寵亦未足尙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况大患與身爲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眞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釋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眞矣

答丘子服

兩日連得手示為慰貴大患如此說固好但後一貫字却為一義似未安耳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如何如何

答李深卿 深

胙釋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為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頗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為不足為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離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

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為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為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奉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肯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互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為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

其間知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識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兆以因來喻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為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却望見教勿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喻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槩如此者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況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它推說似太汗漫多[illegible]

病以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見得反覆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是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

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深淺今亦不須彊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己脚根却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它教人者須當什此心郭子和中庸頃曾見之切不可看看著轉迷悶也其它所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它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曉此意千萬息却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懇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

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吳德夫獵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甚慰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

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

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楊子直方

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

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

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
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
之來喩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
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
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
（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
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它則季通
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
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
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

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
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
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
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其
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
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
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
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
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
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

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復詘助長之患
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
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
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
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喩之云亦似未見內外
無間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
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答楊子直

來書譙責不少皆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
味皇恐而已但來書既云鐫責譙切其後又謂

不教而棄之殊不可曉如前書尚在望令小吏
錄以見寄當一一供答以聽譏訶處熹却自覺尚
且耐煩不至如老兄激發忿懟之深也且如向
來出川時所予書無非怨懟之詞此非怨憙之
詞想自記得故竊疑之以爲士君子去就離合
之際不當如此因答書中頗致寬解之詞未有
相咎外處如後來見教政事條目其間亦有一
二心未安處故因筆自解即非相咎外不知今
來所謂咎外是指何語恐實有之而熹不自覺
者即望一一疏示容其改過幸甚幸甚凡如今

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
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雖作標題故如此寫
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
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
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
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
未必為大學慶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崇意
欲擯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
且為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
之歸幸甚幸甚平時與老兄辯論常是不曾合

殺只被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發見怒更不暇
復論前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閑氣所以老兄
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
益而反積為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
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日孤見
自無事不要似此尋事厮炒使旁觀指目益為
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刑亂而自
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願老兄自今或有異同
之論且耐煩息怒而極論理之是非則理日益
明氣日益和雖使十反極其紛拏亦自無忿懟

之憤矣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忿忿
之詞至於如此請出兩家之書付之識者使其
審訂則誰為不能受言者必有在矣王肅方於
事上而好人佞已此不絜矩之過也願更思之
下交淺劣不勝至望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
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亦資質已是不
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
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

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
心是要訣爾

答楊子直

前日晦伯人還已上狀矣但忘記一事欲煩為
作小楷四箴百十字今納界行去暇日得為揮
染甚幸此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
意之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
故欲揭之座間使不失墜云耳時節不是當學
學亦絕故又欲得妙札時以寓目以祛病思幸
勿靳也

答楊子直 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書法夢奠十二日

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亦付之無可柰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曾光祖在此備見當能道之也此間諸況曲折亦不暇詳布渠亦可問也前書所求妙札曾爲落筆否便中早得寄示爲幸近以書懇益公求作先人墓碑不知渠肯作否若肯作又幷書即不敢奉浼不然又當有請也夏小正文已編入禮書但所見數本率多舛誤所示未暇參考少俟功夫子細校畢即納還也四民月令[illegible]亦不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齊整即以嚴致平之意推尋也亦俟抄了幷納還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綴錄後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契曾寄去否如未有可喻及當續致也此書理會它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古雅因校此本買櫝還珠甚可笑也

光祖家有泉石頗佳已屬令去求詩能爲立數語否王才臣寄示所得諸圖幽閒淡泊從閩風俗嘗好不同未必識此味也

答呂季克

承示及環叟之書紬繹所疑此公舊亦聞之平父伯崇昔與之相識然不聞其爲濂溪家子弟也其所著書乃如此若原説者則可謂青過於藍矣道學不明異端競起士雖有意於學而浮沉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甚可歎也八桂久不得書昨亦見其所與尊兄書論原説者大意甚正但似未究其巧譎之情耳

答廖子晦 德明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若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顚倒錯繆無所

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屢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敬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襃托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不敢便習襃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間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

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

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鳶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

地智者當自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

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脩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

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

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大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爛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

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旣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

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

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

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答廖子晦

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為之說蓋天 無二理

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則天道亦盡得於末則
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
佛氏離人而言天故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
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其則以天地陰陽
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
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
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
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
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

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
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
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
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
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敬由近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
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
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
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修亦攝
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

此先生所以謂其學不近也蓋喜怒哀樂之未
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爲天地之心即
此爲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
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
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
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
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
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
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
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其

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
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
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
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
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其前日之說正
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矣僕於
尋究此先生所爲丁寧開喻某敢不敬承至
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某昔者閑
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森然
中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illegible]

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極
而開其失其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鳶飛
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
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
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
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
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某鄙見
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它死生鬼
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
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
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偶此客
中冗冗未及一一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
見當漸眞實也

答廖子晦

所諭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
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
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
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
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
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
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衛之詩
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衰亦可以戒一兩
篇則人以爲偶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
易與今人小小見識迭前掩後底意思不同此
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它日面講
也

答廖子晦

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
配冬猶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
於此如智之明辨者乎
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
以五常之道配五典之倫則仁行於父子義
行於君臣禮行於長幼智行於夫婦以智[illegible]所信
行於朋友皆不易之定理中庸或問首章不
以禮主長幼智主夫婦何也豈以禮與智通
行無間不當指定分配也歟
智字分配似稍費力正不必如此牽合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在人者不越仁義兩端
而已陽爲仁陰爲義自此推之四端偏謂禮
亦陽德仁之屬也智亦陰德義之屬也如火

木皆陽水金皆陰之類不識然否

此段無可疑者

德明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眞可以興也所疑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又見教讀書之說且云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不同夫温柔敦厚寬大平夷固詩之教求諸綠衣終風柏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删也耶所疑未得伏乞批誨

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

答廖子晦

熹頓首再拜便至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熹此諸況已具乎父書中矣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避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劉家大哥聞甚知好學宜教導之力感不可言此衰拙之任而[illegible][illegible]

當之其效又如此爲幸甚矣行期想有定論吳家叔姪意甚拳拳也問及學舍次第此間事既隔手又生徒希少殊不成次第無可言者然亦未嘗不告之以窮理脩身之事但無緣朝夕與之親接又其間知爲己求益者絕少故亦無以用其力耳論語集注已移文兩縣幷作書囑之矣今人得書不讀只要賣錢是何見識苦惱殺人柰何柰何余隱之所刊聞之已久亦未之見此等文字不成器將來亦自消滅不能管得也鄭台州奇禍可駭天意殊不可曉令人憂懼人還草此未暇它及惟千萬自愛不宣

熹再拜上問慈闈安問日至作書家事處置甚善示及疑義各以鄙見條析但宗法從來理會不分明此間又無文字檢閱恐只依鄭氏舊說亦自穩當也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旡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

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

只此心意便不定疲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瞥見無因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子晦所論始終條理甚善然去歲見三山上游諸論皆不可曉何耶豈同官所見不同難力爭邪巨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力也其它則所論皆善矣國材以仁喻心之說恐渠記之誤不應如此謬妄也理一分殊便是仁義之理不待行之而後為義

也以行之為義乃是告子義外之說自韓子失之矣大抵仁義禮智皆心之理而仁在其中又無所不包故孟子以人心言之如四端皆心之用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亦可見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竭力非不敢有其身又謂卒至於不敢慢語尤無序皆不必如此說四端一段甚好此義理之綱領能如此推明甚慰所望也說大人之義甚善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

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强恕皆蒙此句為義不可只說一截所謂反身而誠乃窮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為一處不可只以敬字盡之也

答廖子晦

巧言令色為失其本心此語非不是但近時說

者多因孟子之言遂以心字替却仁字此則不可當更於此思之得其說則凡言仁者皆可默識不但此章之義而已且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大凡辭色之間務為華飾以悅人之觀聽者皆是（上蔡語錄中說寫字讀書之類皆是）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曾子易簀非記者之誤所論得之

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鄭氏讀甸為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十六井也所云采聞七家出一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不必自為之說也

答廖子晦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

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畏其說以為何云 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聞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它厮捱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它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

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敗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持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又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意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遂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遂日拖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書長

壯丁亦不妨與它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前幅未盡鄙意故復布此試反復之當自有判決處

答廖子晦

伊川則中孚傳曰中虛為中孚之象中實亦為孚義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是誠之象中實為孚之義又曰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為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合與異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

焉蓋虛中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為實之體而實為虛之用雖曰體用又不可岐而為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生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質也無信也又不可忘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而動有遞為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夫天地之間一元之氣杳冥無迹豈非虛耶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耶然

物跡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豈能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與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耶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質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耶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一源內外交養豈不美哉恭讀易傳而有此疑義萬望詳教德明答云中孚之義微矣豈德明

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內外皆實而中虛者中心虛明而能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為信之質就所感而言則中虛為信之本又以澤風二象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之感皆所以為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也於信此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矣來諭謂虛中未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為虛萬物生成

為實其言竊恐有病精義云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沖漠無朕之際已不為虛矣況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得為虛乎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闢於正蒙之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為兩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唐臣問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疎

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

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者事
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
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
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
意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媿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此二條一以實爲
主一以虛爲主而皆收入近思錄看臣以愚
意度之盖以敬言實以事言以敬爲之主則
虛虛則邪不能入以事爲之主則實實則外
患不能入故程先生於有主則實下云自然

無事於無主則實下云實謂物來奪之詳此
二條之意各有所在不可併作一意看未知
是否德明答云有主則實有主則虛虛實二
說雖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謂以敬爲主也敬
則其心操存而不亂虛靜而能照操存不亂
外患自不能入虛靜而能照外物自不能干
無有二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敬則自
虛靜又曰敬勝百邪意亦可見只緣呂氏患
思慮多程子謂其中心無主所致如虛器入
水破室致寇故言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

入後來學者又欲盡屛見聞知思程子以爲
人心不能無感如鑑不能不照但涵養清明
則自無紛擾不待屛除也故言有主則虛虛
謂邪不能入各有收當皆是以敬爲主本此
而爲二恐非程子本意又前言有主則實則
是心有主也後言無主則實則是物來奪之
中心昏塞也辭雖同而意則異所言虛若亦
然
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
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

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甚矣分合則是論卦體
非爲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
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
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實泥實失虛皆極有
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
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
養於中爲虛應接於外爲實亦誤矣子晦之言
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
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
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

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廖子晦

所喻禮文此等事平昔不曾講究一旦荒迷又不暇問所以例多苟簡不滿人意然與其易也寧戚但存其大節使不失吾哀痛之誠心爲急此等雖小不備亦不得已也禮服制度見於儀禮爲詳諸家皆祖之而有更變爾若必欲致詳可細考也據今所急卜葬爲先葬後三虞卒哭而祔祔畢主復于寢以俟三年而後撤几筵此禮經皆有明文不必用它說改易也

答廖子晦

廟議當時只用荊公之說蓋伊川先生之意也所謂不備九廟之制蓋議者欲并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一室則自太祖而至孝宗纔八世耳(翼祖第一世)正使荊公之說未必當理宣祖亦未合在祧毀之限也此事不當私議然嘗見問故謾及之不必爲它人言也所問葬法大概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即鋪沙灰四傍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傍及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稍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之侵想佳須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入者亦嘗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嘗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槨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犯法意耳

答廖子晦

德明向者侍坐嘗問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爲私欲所撓耳其要在窒欲先生賜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見不盡時道中妄陳所見以及無極太極動靜陰陽五氣五性與夫萬事善惡之出因言大端人倫似只如此不審如何著工夫方見得盡先生云據說亦只是如此無可思索此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令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見得其偏

服至訓罔敢失墜玆者辱書又蒙諭以顏子
策居之際自能提撕不廢講習體驗之功則
與同堂合席朝夕講磨無以異矣其況書二
復不勝感發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僕
焉孳孳幾而後已因念顏子鑽仰堅高恍惚
前後喟然發嘆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
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于中有不容
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
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
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

昭而不可揜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眞知者哉
夫博文約禮先生所謂講習體驗之功也所
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
氏之眞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
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
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右論顏子之嘆大槩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
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
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

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
間斷亦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
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
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改使思索勞苦說
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
會貫通而與已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嘗說少從
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
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
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

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近時朋友漫說爲學然
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
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
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
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嘆也來喻蓋已
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間
斷久當自有其實見處也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
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
嚴蓋爲政以嚴爲本而以濟嚴之太過也其

向聞其語猶未深訂近讀蒙卦初九曰發蒙
利用刑人用脫桎梏而程氏傳曰聖王設刑
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
教化行治蒙之功若非威之以刑使之脫去
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其反覆深思
若威信不立誠不足以立政然猶有疑焉孔
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
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
意任威是蒙叟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
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故元爲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
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
惨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絕於刑者亦好
仁惡不仁耳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
刑罰失平枉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
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
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
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
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

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
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
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
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
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擁蔽
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
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
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
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
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

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
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
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登以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事訟人到官常告不得至覆具當許會案吏欲後得之便可見其渠故事不若可否失當外後知其錢失又如縣道送兩貌等上州署留皆有日限有違先則斜正之去耶然押用印給還今有發月不還辛守岸漫不加肯如此之類不可膀數以此爲寬不本孔子意裹遠如仁也
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
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
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鳴鳳

而生六律六呂之聲因思黃帝造律一事以伏羲畫卦大禹錫疇同功況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圓生矩繩直準平至於定四時與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夫黃鐘之管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林鐘之管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周旋十二律後生黃鐘而還相爲宮之義又一宮各生五聲總十二律凡生十六聲如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自然之理也然司馬遷律數與班固志不同者多未曉考其實亦無不同但司馬曆書微隱此等尤費思索耳如黃鐘長八寸七分或謂七字是誤蓋十分也是爲九寸此等不審然否十二律還相爲宮今考禮運疏義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終於中呂爲第十二宮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聲此數蓋本於司馬遷曆書然與黃鐘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羽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者不同其次大呂太

蔟終於無射應鐘凡十二律迭相爲宮其聲各有商角羽徵變宮變徵之聲向見書堂古絃琴準用此法以定清濁高下之聲但不知疏義各爲一說就是孰否其必各有所主也變宮變徵共十二聲清聲不知古律已用之否或後來增加之也至於埋律候氣一事尤所未曉書傳所載候氣之法置十二律於密室實葭灰管埋之地中一氣至則一律飛灰或疑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之何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或又按隋志之說曰律之長短不同各齊其上隨深淺入地中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鐘之管九寸故達此說似爲有理今因其說而推之十一月黃鐘管長九寸十二月大呂八寸四分正月太蔟管長八寸二月夾鐘長七寸推而下之其長者遞減至九月無射五寸十月應鐘四寸五分雖埋律之地方不踰數尺氣至無有不達然候管長短不同管長者氣必先達灰亦先動管短者氣達在後亦如所謂南枝春先到北枝差遲耳不審然否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向時所
撰序一篇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
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爲宮則太蔟
爲商姑洗爲羽林鍾爲徵南呂爲角是黃鍾一
均之聲也若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
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
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
定爲宮太蔟定爲商姑洗定爲羽林鍾定爲徵
南呂定爲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
應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

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
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
字即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
呼俗工問之自林鍾之宮而生太蔟之祉則林
鍾六寸而太蔟八寸祉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
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鍾上生太蔟而
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祉而得太蔟半律
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祉
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
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

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
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
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
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一律皆
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此[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子[illegible]
也者是）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有黃鍾大呂
太蔟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
變祉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
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
也如黃鍾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爲變宮第七

變得蕤賓爲變祉如林鍾爲宮則第六變得蕤
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祉是也凡十二
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
孝孫王朴之樂皆用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
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前書此說甚詳候氣
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
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
以方位而爲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
指掌間論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
事皆然皆須熟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耳

新書有此一段正此書意如
渭存他處考其到寫去看也

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

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誨

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易啓蒙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夫河圖無四隅之位截然四正而方謂之圓何

也又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注云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今考班固志天數始於一中於三終於二十五地數始於二中於六終於三十夫始中終蓋如此推之於剛柔律曆閏餘却有未深然者抑亦兩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乎然亦不合願求其說

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為圓矣注中三句本唐書曆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剛二耦故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

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十與九也閏餘之法以
十九歲爲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亦
附會當時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
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一句初理會不得今
讀集注參考左氏傳乃知武子當衛成公無
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
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饘賂醫薄酖免衛
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
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

如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夫子嘗曰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
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
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
蓋閔之也今觀論語一書於有道無道之世
屢致意焉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
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
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於害嘗聞先生誦

周子之言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夫伊
尹以天下爲己任者也治亦進亂亦進然使
成湯不與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豈施陳
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
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而爲己任非人
倫莫相卹也卒以謀踈見殺亦昧於夫子免
刑戮之戒矣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
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
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
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

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詎可不識時幾聊發狂言
以驗可否
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
愚則易而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
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
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
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
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
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

耳

答廖子晦

陳君全未有用心處相見殊未有益近時後生多只如此難可以向上直期望之只如老蘇但爲學做些小語言文字直將聖賢之言元然端坐終日讀了七八年今人說要學道乃不曾略拚得旬月工夫讀一卷書才曾成行記得如此而望有成吁亦難矣

答廖子晦

顔淵之嘆一段是顔子見處今無的慤證驗之

可言但以義理推之且得如諸先生及集註之說庶幾少病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見得此之舊時愈見親切不似鄉來無捉摸處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於其間據爲已物耳今此謂在顔子心目之間則是先來所見者不在顔子心目之間又以爲方是實見則前此非是實見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處吾輩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槩實說却於其中反覆涵泳認取它做工夫處做自已分上工夫久之自當心融神會默與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見附會穿鑿只要說得成就正使全無一字之差亦未有益況以近觀遠以小觀大又自不能無所失乎

心性一段大槩則然但中間方說心爲之主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可更思之

實見一段大意極善然非熹之說也程先生遺書中自有一段說得極分明章首云皆實理人知而信者爲難也云云卽此類也大學誠意章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亦是此意可并詳之

曾點一段集注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說記伊川先生與之語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如此見於外書可并檢看然則學者豈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已復禮之功却以顔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來喻大槩得之然其門

言語亦多有病其分根原學問為兩節者尤不
可曉恐當更入思慮也
禮書中青史氏之記見大戴禮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
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發之蜀漢之
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
即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說諸家之說亦有同
者此則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說抵牾處必是
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
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才說以

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
克商時便釋箕子因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
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
夫敬夫大以為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
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潮州王尚書持嘗識之其人勁正忠實有餘在
言路嘗論湯思退之姦而逐之但為人頗疎率
學問偏任已見諸經極有怪說立朝議論亦有
不到頭處然不害為一代正人今所得奏議煩
録一本見寄傳以初是其斯恐必有本旦夕當

寄書問之也
樂器圖譜甚荷錄示但尚未曉用樣次第此間
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偶以事冗未暇此固
未必盡合古制然未及百年而所廢已盡此是
可嘆也
韓文考異袁子質鄭文振欲寫本就彼刻版恐
其間頗有偽氣引惹生事然當一面錄付之但
開版事須更斟酌耳若欲開版須依此本則別
一本韓文方得又恐枉復勞費工力耳
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待聘禮以前二十餘

篇今錄其目附去彼中所編早得為佳此間者
已送福州令直卿與劉履之兄弟參校詳定成
本尚未寄來若有可增益處自不妨添入也然
因此得看禮疏一番亦非小補不然此等如讀
木札定無功夫看得也

答廖子晦

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
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
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
耶

答參子絢

前此屢蒙寄書有所講論每竊惟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曉其故只謂一時鄙見初不多熟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疏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加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

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一言說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

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

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則無一不善此說雖以無病然

詳其語脉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

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了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紬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

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顚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詳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

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但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考異

答嚴居厚　久當純熟明快（一作決）

答廖子晦　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一無不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濵老（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貺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欣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喻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騖於言意之表以是從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扣其詳耳通鑑之書

頃嘗與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尤所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檃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葉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於學

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潸然出涕往時見其遺文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爲姻戚之厚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閒一病亦甚可畏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檄冗修白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問講聞群從之美蓋以自慰然求不彼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

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言論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邑州使君往見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它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稍擇而力行之耳況如熹之愚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疎乍親吏事公私倥偬日不暇給尤覺荒澀不能一吐胸中所欲

言者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絆歸臥
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報款耳忠望善當且
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
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以慰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
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上壤而自先世流落
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
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官牒來官廬
阜同郡諸生聞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

先之三復誨諭甚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
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從容也然間嘗竊
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
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
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
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
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
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
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
持而拘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陷於

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
深爲陳胡二君言之而後敢以爲左右之獻不
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
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
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
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
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爲禱匆匆
不宣熹再拜

答方耕道耒

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

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
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
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
語默動靜之間日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
要以氣質變化爲功合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
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
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
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須憂微細
差忒也其它尚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菴不
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見此矣大抵學問之

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複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古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為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渠以徒然之敬為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當益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纔過愛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愛彼則為失其序耳若

自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方耕道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厲高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為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曾節夫 諤

所諭夷狄之云恐不當以此為比只此一語便是十數年洶洶之根願平心定氣徐以晴昔所聞於湖湘者若校此語所從來則於此其必有處矣不然舉日之言却似與此心此事不相入恐非亡友所望於賢者也

答呂士瞻 球

道一遠來甚荷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

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改便實得亦須接續功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示喻艮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如此曉會於道理功夫無不是處但近讀易見得彖辭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

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爲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删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梁

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勤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

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益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呂道一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

甚善日而趨於誠實也

答詹兼善

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般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槩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曾致虛 乙卯二月一日

南康從祀書象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宰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俯伏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闕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答朱曾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閑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而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其它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

答黄商伯 灝

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不本生之服祖父母之親

蹟去從不然蓋不問其說既而與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服恐伯叔父之妻於己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爲乎父道則妻皆母道況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此兩節幸更考之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愛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幸更思之也熹

嘗於大學治國平天下或問中極論此事此便遽未及奉寄旦夕別附致也

答黃商伯

熹請祠人未還計亦不出數日蓋其去已餘兩旬計程當歸已久必是已如所請乎候出救留滯耳萬一未遂恐卜所處正如來喻之云也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它望但願殘年飽喫飯耳往年遊豫章每至東湖之上未嘗不慨然有懷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然亦各行其志未知此深源若充如何耳示喻

向來喪服制度私固疑之幞頭四脚所喻得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幞頭又有四脚各爲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行固無一人來問以書扣禮官竟亦未報也至於直領襴衫上領不盤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爲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繞頸直過略作盤領之狀而不用斜帛接續盤繞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但禮官之意却未必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只是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耳竊疑直領者古禮也（司馬三禮可見）襴衫者今禮也（公如服之制有襴襴）乃必是故事中曾有兩說各用一說而今遂合爲一既矛盾而不合於是爲此杜撰之說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一項證之既有斜巾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一元之上并加四服此亦并令古今之誤蓋斜巾本未成服之冠如古之免帽却與四脚衫爲稱四脚即與襴衫爲稱冠即見三禮圖者當與直領衫裙爲稱今則并加四者而下服有欄有裙亦是重複而直領之衣遂廢只此一事使今人氣閎今辛有討論之命然亦未見訪尋士大夫之好

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著纏紙裹不成頭緒近
報作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且唐制本爲王
公以下豈國家所宜用耶禮器之失不但一爵
今朝廷所用宜和禮制局樣度雖未必皆合古
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
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
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關於禮寺而
盡易之乃爲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
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
亦莫能用也濂溪之祠郡將乃能留意如此并

及陶劉亦甚善此等事自世俗言之似無緊要
然自今觀之於人心政體所繫亦不輕如今日
荒政便與此事相表裏若如庚子年中守令見
識彼安肯作此事耶

答黃商伯

方喪無禫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說而遍檢諸
篇未見其文不敢輕爲之說但今日不可謂之
方喪則禮律甚明不可誣耳儀禮喪服傳爲君
之祖父母父母條下疏中趙商問答極詳分明
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

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左杜所記
多非先王禮法之正不可依憑要之三代之禮
吉凶輕重之閒須自有互相降厭處如顧命康
王之誥之類自有此等權制禮畢卻反喪服不
可爲此便謂一向釋服也心喪無禫亦見通典
乃是六朝時太子爲母服期已除而以心喪終
三年當時議者以爲無禫亦非今日之比也此
事本不欲言以自是偽學一事故及之切勿爲
外人道也頃坐近得楊子美書引僧人禮懺道
士宣科爲比彼蓋未嘗以爲難只是慣耳其說

亦爲得之皇祐祭式卻未之見如有本幸因的
便借及彼時所用只是開寶通禮此有其書欲
一參校也開寶與開元大暨相襲開元只有先
師二位無諸從祀或是開寶所增也位牌於法
亦只用之於地與獻官位版相似非此爲神位
也（今獻祀位方擬之以次而立之名者正此）
之想當時初加夫子王號即內出袞冕以被之
則爲有象不知何故祇搭如此豈所修禮書亦
姑以存古而實未必行耶而韓退之劉禹錫諸
廟學碑亦皆言有象本朝則因有之久矣可更

試考之也

答黄商伯

大學知止能得或問云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又曰能知止則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至能慮則又曰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程子則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多後脱然有貫通處妄謂一物既格則能知一物至善之所在而亦可得其所止然猶有定

靜安慮之四節學者必知止而用其力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以為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與程子所言格物工夫似若不同得非或問所指是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而言之歟

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脱然貫通者知至効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

中庸章句言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竊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賦健順五常之德理無可疑然自昔秪言五常而不及健順體之於心得非斂於為善者是其健循其自然者是其順乎然自昔秪言五常而不及健順何耶

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巳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

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生之謂性章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其猶■論性不論氣之說置沲日中之諭與章句或問同而集註仁義禮智之禀非物所得而全則以所賦之理亦異矣乞示開示以啓愚蔽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石氏集解引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一章竊謂此章先明理與氣不相離遂言氣質之性雖有善惡然性中元無此兩物相對而生其初只是善而已由氣稟有昏濁又私欲污

染其善者遂變而為惡當為惡時非別有一善性也故有惡不可不謂之性濁不可不謂之水之說似指成之者性以後而言與孟子拔本窮源性善之論不同然濁或不節則本體亦有時發見若能澄治則復其初矣至於水流而就下以為繼之者善則是以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皆指為繼竊謂須如易解之說在成之者性以前方是本善以濁比惡亦是專指欲動靜流之後竊謂須如大學集解之說因氣稟之不齊而又私欲生其間分比兩節然後精盡也未審是否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使就人性上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為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多須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性即語脈自分明矣

未發之前唯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之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

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此一心見此心為甚誤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心迫急危殆無科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為不同也

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

胡氏擬過知仁之說所以為不可行也
中庸第二十章之問語誠始詳明善學者所
以爲誠之基本者亦始於此章併言之偶有
觀乾九二九四與坤六二六三聖人論乾之修
爲易而坤只工夫緊貫似有聖賢之分大學
初說致知格物中庸首章惟言戒懼謹獨工
夫規模覺得似比大學爲高遠直至二十章
始言明善擇善與大學所以教者同亦以二
書隨學者器質爲教也
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本原極致
處巨細相涵精粗相貫皆不可闕非有彼此之

異也
五行各一其性宜五行亦各一其德而聞先
生說義理分界至處須要截然要貫通處又
自貫通竊謂仁發而爲愛愛而得宜便是義
有品節便是禮之類則體雖各立而亦相貫
通竊恐五行亦如此皆見人言五行之體質
便是土如木之堅則亦有金金之從革亦有
曲直之性也未審是否理有未明雖於事上
急亦不可終於不知冀乞賜教
曲直稼穡各是兩事餘亦合準此例潤下者潤
而下也炎上者炎而上也從革者一從一革互

相變而體不變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和靖語
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
則凝聚凝聚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
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
元昇卜南說五事庶證皆當依此爲序其言
有理當試推之
鬼神之理未易測識然學者亦欲循所見決
其是非祀先之義向來因聖人不言有無之
說竊謂氣散而非無者誠以格之則有感通
之理況子孫又其血氣之所傳則其感格尤

速也未審是否
二條皆著橫渠說五行數段甚精可并考之
陳勝私嘗說雷霆震擊其有邪物先生不答
次日乃言學者當於正理上立得見識然後
理之變者可次第而通若將理之變者先入
於心立爲定見則正理終不能曉矣竊嘗服
膺妄謂夫子所言與答宰我之問程子張子
之論無非正理但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
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
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瑩未審然否上蔡之
說或問以爲若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

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
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
必不如是其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
之恐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壇墠不致
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
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
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
所為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
曉所謂天地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
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狀妄意如此
殊未明徹乞指教

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
為近未至遠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為政
章論鬼神甚詳大槩亦如來喻恐可參攷也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
朋友講之間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
為中道之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
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
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也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為
念乃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
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甚佳

信州發來訓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
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
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
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更願勉旃有以卒副所
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再拜

答詹元善 體仁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為
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
知所與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歧天理
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
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
力不強未知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
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
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喻請祠之
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為辨此事否
若熹之意則以為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
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為自逸之計則
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
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為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
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為盜雖以

覆反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就富則莫之肯為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易而為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出於分義之所當為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覼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為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

出然亦不敢有志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未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此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為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又不值便以至于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霄壤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為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

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為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詖乖戾不近人理聞之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擬於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微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滿張

侍其小小首言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答詹元善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為曲盡但畀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

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但近至城中見羅養蒙之孫示及其祖事狀有此一條事與今日極相類今謾錄去恐更合措參禮律以盡情文之變乃爲盡善此非小節不可草草耳近日大除拜一番紛紜雖公議幸伸然自此中外之責愈重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猶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來書所賦蕩之卒章眞可爲流涕痛哭也進對之際言之不切不足以盡吾心而吾言雖切度亦未有轉移之勢不知明者又將何以處此也偶得黄子由奏疏謾錄去

其言至此不爲不切蓋已下到大承氣湯矣而略無動意柰何境外之事彼若爲萬全之計固不輕發但恐萬一狂謀輕襲而我之邊障未有以當之此則慮外之慮而所繫亦不小也故都之事不成乃是天幸知其不然道豹無故之疑梁武金甌之戒直可爲寒心不知今日諸公何以處之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務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其有讀

得楚漢孫劉揚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李通一出便覩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羇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此行所資亦足爲晚年休息之計元善篤於友誼固自不薄而張帥之傾蓋勝流今之君子亦鮮能及也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

湖間頗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度

邵子文記明道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擇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答潘叔度

所論標準擇取之戒極爲精密然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盡思夜度以已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損

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於一丸一歩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答潘叔度

來喻纏纏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覆亦是此意幸參考而互評之則其爲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

有味也

答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却似太閬大抵諸所誨諭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頗能云云熹近日從事於此稍加存養益以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始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江南之策恐自是慶曆元祐之功不當以此論也此話甚長非真旣大抵鄙見與彼非議論不同處非一而此爲其最是乃天理人欲之分直截剖判不相交雜處安得相與極論以冒至當之歸乎忽疾之意

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念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諭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醍醐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偽却在他人如何必得況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帶以此念橫在胷中也陳膚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已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眾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柰何柰何

答潘叔昌

熹竊聞僑寓為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淳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候多福熹從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問學為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為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脩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細讀來喻足見為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

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匈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靦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潘叔昌

示喻讀史曲折鄙意以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玩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

昨聞叔度兄頗為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却愧

悢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
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
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
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
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
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
進步之日遠而税駕之日踈也今若未能決意
自拔得且姑置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掃去雜博
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
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
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

何

答潘叔昌

承喻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
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
究得箇入頭處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
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
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
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眩議論之間所以頭緒
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

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
爲如何沈叔晦章跡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
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
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
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
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
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
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

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
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如所喻序論却
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
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
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柟者常言秦始
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
爲笑不謂來諭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
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着力
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
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

熹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已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為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處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為然即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却讓它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惜可惜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專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

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諸賢誠有過甚處然當時變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諸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釐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亦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潘叔昌

向來鄙論初無深旨來書論及足見不遺一善之意然所謂有主於中者亦只是此持守之意耳選首篇答李端伯之問者正是此意不可離此持守別想像一物以主乎中也

答潘叔昌 書廿生一論後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可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婿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顏公之智誠有所不足非獨蔣平原一弟比但仁義禮智信列於五常要之皆顯之以

爲教未嘗偏有所隱也今曰聖人獨顯仁義以
信以爲教而神智以爲幾不知何據而言若
果然則是仁義忠信乃無用之樸而智乃仁義
忠信之賊矣學術不正使人心顛倒如此甚可
哀憐不知老兄曾見此論否開其 於賓館必
嘗相與講學者幸有以警之毋使重衆宗旨轉
而爲權謀機變之學也

答潘叔昌

所示內外交養仍使偏枯間斷行之不必猶豫
此正今日應病良藥也薛氏書已領一概其用功
纖密良可歎服向昨得其論語及春秋却有難
曉解處豈其用力於彼者深固所謂蔽之至者
不兩能耶學者於此要當知所擇耳仁傳正類
南軒所爲鄙意亦所未安伯恭昨補外書羅浮
語錄問聖賢之言要切處思一段意思甚好
也陳鄂之文乃如此尤所不解亦嘗究其是否
微言既絕大義益乖甚可悼懼不覺傾倒至此
此紙不可以示人也只欲賢者知之不枉用心
耳

答劉叔文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
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
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
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
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只
看太極圖義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
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
不費許多閑說話也如此虛心理會不得時卻
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爲晚耳如或未能且放下
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或恐別因一事透
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漆之盆枉費心
力也

答劉叔文

細詳來喻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
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卻常在雖其方在
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
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
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
爲氣也來諭雖多只以此意思之便見得失如
云精而又精不可名狀所以不得已而强名之

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爲性之誤又引通書解云云亦是不察陰陽一字從形而下者便指爲誠不知此是誠之流行發用處不可便指爲誠也又引無極之眞以爲有固是理然必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凝此尤無理矣夫眞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豈有理自有氣又與氣合之理乎其間瑣細不暇一一辨論但更看太極圖解第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不待如此紛紜矣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衆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扣所存以自鐫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耶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胡伯逢

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旣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

答胡伯逢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胡伯逢

昨承喩及知仁之說極荷開曉之詳然愚意終

覺未安來諭大抵專以已知自治爲說此誠是
也然聖人之言有近有遠有緩有急論語一書
言知人處亦豈少耶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
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
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
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
之說横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
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
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竊
觀來教所謂苟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
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
可以施功而爲仁者亦可謂非聖賢之本意而
義理亦有不通矣熹於晦叔廣仲書中論之已
詳者今不復論請因來教之言而有以明其必
不然者昔明道先生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
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
半矣若如來教之云則自不必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第即夫怒而觀夫怒則吾之善端固已
萌焉而可以自得矣若使聖賢之門已有此法

則明道豈故欲捨夫徑捷之塗而使學者支離
迂緩以求之哉亦以其本無是理故爾且孟子
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者正謂精
思力行從容涵泳之久而一日有以泮然於中
此其地位亦已高矣今未加克復爲仁之功但
觀宿昔未改之過宜其方且悔懼愧赧之不暇
不知若何而遽能有以自得之耶有所知覺然
後有地以施其功者此則是矣然覺知二字所
指自有淺深若淺言之則所謂覺知者亦曰覺
夫天理人欲之分而已夫有覺於天理人欲之
分然後可以克已復禮而施爲仁之功此則是
也今連上文讀之而求來意之所在則所謂覺
知者乃自得於仁之謂矣如此則覺字之所指
者已深非用力於仁之久不足以得之不應無
故而先能自覺却於既覺之後方始有地以施
功也觀孔子所以告門弟子莫非用力於仁之
實事而無一言如來諭所云指示其方使之自
得者豈子貢子張樊遲之流皆已自得於仁而
既有地以施其功耶其亦必不然矣然熹前說
其間亦不能無病如云爲仁[illegible]人[illegible]皆[illegible]以今

觀之自不必更為之說，但以伊川和靖之說明之，則聖人之意坦然明白，更無可疑處矣。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喻，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為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丈論此尤詳於前（此書首章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已發之者善也[illegible]。道者亦非善惡不可得而名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

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為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illegible]）。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為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為仁為兩事也（[illegible]）。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為仁為一事也（[illegible]）

之與變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屨之不相近也苟或者因此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如或以竟言仁是以知之端爲仁也或以是言仁是以義之言仁用爲仁也大與其外引者之端義之用而要之以相爲仁之體則孰若以愛言仁爲不失爲長而要之以相須而可以類求也與其恐泥於求仁者之弊當然也察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爲仁之方從就此實下功夫問行知以驗其實而已便所可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深而行又以知與爲一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叙胸臆不覺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輩甚甚

答黃仁卿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尤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較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漬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促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分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黃仁卿

示諭食貧之狀深爲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凋敝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改葬之議既非人謀所及假卜筮以決之亦古人所不廢更詳思之如何蓋日助之章已批上旨喻以事不相關則是已經涯是矣遂謂避寵亦事之宜紛紛不已又似過甚今已甚得宜矣只用省刊令還故官更不再出致辯亦甚省事位高言廢又是上一等人今人則位未高時已無及物之志矣可爲深太息也此間亦知有在於汀

者書來說彼民望行經界尤切詔付歸諭趙書
亦請行之當軸頗難之彼於汀無利害只恐牽
連并及泉漳耳[redacted]之政且得如此亦善人固
難得每事皆善也漳人亦淳但淳者太淳故其
有勢力者得肆殘暴爲可憐耳向來繆政撫其
淳者甚至而治其豪猾不少貸亦有精力不及
而誤縱舍者然或者至今以爲嚴殊不可曉深
自愧恨不得如仁卿者爲寮友而規正之也

答黃直卿 榦

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
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
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
處不明寬而自覺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
思之

答黃直卿

子春聞時相過其善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
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
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
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
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

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
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
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
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
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
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内又
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
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
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
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
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循陵文字頗多嘗候
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嘗
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
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

却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巳別録去可更詳之

答黄直卿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説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説大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説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説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説耶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是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説陰陽動靜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乎否邪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處蓋既曰各具

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説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槩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且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胷中萬理洞然通

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答黄直卿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茍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善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説也可試

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李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説已略脩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答黄直卿

喪服補所説所以經傳破碎重複不相連屬不可行也此篇已略修定似有條理且其間有犯上條見

本條之類尚涉重複然去之又似太踈略可更
義之（或於本條下依重此例注之而逐條之下却皆削去亦自簡便）後有通例
一條甚好恐更有可入者當補之
喪服義
此篇都未編可更考之恐當以三年問一篇為
首蓋其言所以制服行喪出於人情之實最為
明切又包三年期功以下皆盡其後乃取諸篇
中論喪輕重意義者附之（若此類不多即不若依舊只附前篇作傳記亦得）
士喪禮上下

兩卷略定更詳之
士虞禮
當以士卒哭祥禫之禮附其後而於篇目下注
云祔卒哭祥禫禮附
喪大記上下
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若其送死之
節禮文制數則貴賤之等固不同矣今以天子
諸侯大夫之禮附於士禮之篇殊不相入自合
採集別為一篇但以世俗拘忌不敢別立篇名
故欲只因喪大記篇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放

士禮次第分其章段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則
依經例雜然與此篇相表裏凡記事實有議論
者則依記例似稍明白但恐其間尚有脫漏差
舛可更詳之其虞禮以下尚闕如天子九月而
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為下篇依士禮次
第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
主等說亦當附入其杜預邪說前輩已有掊擊
之者亦當載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其書禮
論語內說諒陰制度及左傳說天子諸侯喪事
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

世子皆為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章後幾華元樂
舉及仲幾對宋公楄柎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槨
窆葬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謚誄章
（如此類更精審求之可附即附）但顧命康王之誥恐亦不可遺
然又不可分只於篇末附入如何
奔喪
道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注云奔喪恐更有說
此所取似踈略可更考之
居喪記
問喪附此篇之　下依虞禮例

喪義

以檀弓哀戚之至一條為首（此條從以下分注兩皆誤分斷了今當合）其餘有通說喪禮或泛喪事如孔子早作子張疾幾等語皆合附入（別紙更有說）又剪下碎段一束恐亦可附（鄉黨以下大夫士生地藏子蓋之類喪不剝奠之類已剟去皆可入）

以上共十篇

重出例不須如來喻但於初見處注尾著圈而注其下曰後某章某章放此（喪服篇說中亦有一例依此可并詳之）

士虞禮記既封 至 除之此一項不入例可更詳之

上大夫之虞此條當入大記下篇

周禮喪車更詳之若是上下通用即入喪服通例經中若是王禮即入大記初用車處

凡已剪下重複碎段恐有漏落或當載者可更詳之所寄數卷若前此旋次得之即可子細看今并寄來又值事冗目痛只看得一兩卷子細自既夕以後多不及詳可更加功脩此數卷也

卒哭篇附虞禮後以本記補經

始死三日而殯 止 遂卒哭 注 用剛日曰哀薦成事（注將旦而附 止 辭一也）（注末云哀薦成事一句未知當附何處 註）

饗辭 止 之饗（註）

右卒哭○記云云

明日以其班祔 止 尚饗

右祔○云云　○祔杖不上於堂

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

右小祥○記云云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右大祥○記云云

中月而禫 止 未配

右禫○記云云

注中云見某篇云云者更契勘今所定本恐已刪去隨事改正

所論士廟之制雖未能深考然所論堂上前為三間後為二間者似有證據但假設尺寸大小無以見其深廣之實須稍展樣以四五尺以上為一架方可分畫許多地頭安頓許多物色而中間更容升降坐立拜起之處淨掃一片空地以灰畫定而實周旋俯仰於其間庶幾見得通與不通有端的之驗耳

若如此圖則堂基之上便分前段三間後段四

閒及兩邊夾室之位矣即不見得殿屋様棟從
甚處斷兩霤之分從甚處起又不見夏屋兩翼
如何似今之門廡又不見兩夾堂外既無墉亦
合有柱與否云有柱則於經無文云無柱則兩頭角懸空無據說如
又恐間架次第雖如所論其殿屋分四霤處亦
合如前來寄去之說但務得洗更稍向東當簷
滴水處耳夏屋亦須作次棟以覆兩夾但設搏
風版於兩夾之外次棟盡頭而設洗於其南如
此乃有門廡之狀先之說福州人所謂君門也蓋屋之前後
皆爲五間而中三間爲直棟旁兩間爲兩夾其

上椽或爲東西霤之上流或爲次棟而設搏
風於其外也若不如此則殿屋直棟反短於夏
屋之棟等殺不應爾也
古者降殺以兩恐士廟深廣當自天子制度三
降而得之又於其間細分間架乃見其實也
適又思之恐只是作三大間旁兩間之中爲墻
以分房室兩夾之界略如趙子欽說但門廡二
字未合耳可更考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朱文公文集四十六卷後考異

荅黃商伯問大學知止能得云云然後求得所止
也今或問云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
所在其釋知止之本文全體可謂當矣然恐
學者見其有天下字有皆字以爲必盡窮天
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如
程子所言格物工夫未足以知至善必待物
盡格知盡至始爲知至身脩以至天下平皆
得所止之效與所以繼綱目三語之後言之
蓋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與乞賜指教第十六版